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狼烟

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上午的颐和园门外，有两位大学生跳下了脚驴，跟两名赶驴的脚夫挥了挥手，说了声：“下午见！”就直奔票房，去打门票。

两名脚夫将两头脚驴拴到不远处的绿柳浓荫下，从腰带上抽出七寸韭镰，到远处的青纱帐中，割了两大抱鲜嫩的青草，抱来喂驴。然后，二人又到小饭摊上打尖；匆匆吃了几卷煎饼卷大葱，喝了两大碗小米水饭，便又回到拴驴的柳荫下。他们吸了两锅辛辣的旱烟，脱下脚上的洒鞋，垫在脑后，当做枕头，在柳荫下横躺竖卧，一会儿便扯起鼾声。

两位大学生从颐和园正门，也就是从东宫门进入园内，又从仁寿殿绕到高耸着戏楼的德和园，路过临湖的宜芙馆、玉润堂、乐寿堂等处，从邀月门踏上长廊。

盛夏，颐和园的湖光山色，正是全年最秀丽宜人的时节。但是，由于局势紧张，游人稀少，冷冷清清，只有有钱的达官贵人，寓居这里避暑消夏，有闲的红男绿女，逍遥此处谈情说爱。

这两位大学生，不像是有钱的人，也不像是有闲的人。他们虽然在长廊上漫步，却并不观赏枋梁上的油饰彩画，甚至不向昆明湖上的旖旎风光投去一瞥。他们走得虽然不急，但是步子很大，虽然装出悠闲神气，但是却看得出心不在焉，只想一步跨到长廊的尽头。

长廊东起邀月门，西至石丈亭，全长一里半，共分二百七十三间，中间有留佳、寄澜、秋水、清遥四座八角重檐的亭子。东段有一道短廊伸向湖岸，衔接着对鸥舫，西段有一道短廊伸向湖岸，衔接着鱼藻轩。鱼藻轩北面又有一段短廊，连接着八面三层的山色湖光共一楼。长廊两侧古柏夹道，花木繁荫，北依万寿山，南临昆明湖，蜿蜒曲折，穿花透树；在长廊的每根枋梁上，画工们用他们那支生花妙笔，绘制了一幅幅令人赏心悦目的彩画，有西湖风景，有山水人物，有花卉翎毛，共计一万四千多幅，将长廊装饰成五彩缤纷的画廊，真像一道九天落地的彩虹。

两位大学生终于走到长廊西端的石丈亭，他们没有在石舫停步，从清遥亭向北，穿过听鹈馆外茂密的翠竹，踱过劳桥，沿迎旭楼下的幽静石路，来到湖滨船坞。

在售票亭买了船票，他们走出栅栏门，沿石阶下到水边，跳上一叶扁舟，起了锚，轻打双桨，小船便向绿波荡漾的昆明湖划去。

这时候，他们不约而同地深深嘘了口气。两位大学生，一位已经二十五六岁，穿一件雪青色杭纺长衫，戴一顶巴拿马凉帽，清秀的脸儿，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，目光柔和而天真，显得非常文静，书生气十足。另一位二十三四岁，上身穿一件漂白布汗衫，挽着袖子，下身穿一条米黄色西装裤，脚下一双白网球鞋；他有一张黑红的圆脸，剑眉下两只锐利的眼睛，一笑龇出两只小虎牙，全身上下洋溢着火热的青春活力。

“林壑，你要把我引向何方？”身穿雪青色杭纺长衫的大学生，迷惑地笑问道。

“我今晚就要登车归里，心情拳拳眷眷，可没有游山玩水的兴致。”

“菖蒲，我要带你去见一位向导，”林壑神秘地笑眯着眼睛，“请他给你

指明回乡的正路。”

菖蒲四下张望，湖上碧波如镜，并无船踪人影。

他们这只小船，桨声咿呀，像一片飘萍，驶出港汊，进入了三千亩昆明湖的南湖。

抬头仰望，只见从北岸一座瑰丽的牌坊起，经排云门、排云殿、德晖殿层层上升，好像平步青云，直达万寿山最高的突出点佛香阁。七月的阳光下，佛香阁金碧辉煌，雄壮而富丽，四外古木参天，天上朵朵白云。

但是，小船并没有划向南湖湖心，林壑并不想陪伴菖蒲到南湖岛上游龙王庙，登月波楼，漫步湖上长虹十七孔桥，到全国最大的廊如亭上观光；而是用双桨拨转船头，转弯向西堤的玉带桥划去。

掩映在绿柳垂杨中的西堤，自南向北六座桥：柳桥、练亭、镜桥、玉带桥、幽风桥、界湖桥。玉带桥是六桥之冠，桥身用汉白玉和青石砌成，洁白的桥栏望柱上，雕刻着千姿百态向云中飞翔的仙鹤；弧形高拱，形若玉带，半圆的桥洞与水中的倒影，构成一轮透明的圆月，四周桥栏望柱的倒影参差水中，在轻泛涟漪的碧波中浮动荡漾，风景奇丽动人。小船穿过玉带桥北上，是一片湖中之湖的水泊，一只只红蜻蜓，落脚在枝枝绿荷上。小船轻轻、擦着荷叶划行，看看将到自风桥，突然从远远的天边响起了沉闷的隆隆声，蜻蜓惊飞而起。

菖蒲四顾茫然，自言自语地说了声“旱天雷！”

“你睁大眼睛看！”林壑暴怒地喊道。

话音未落，两架日本飞机带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啸声，从他们头上低飞掠过，机舱里驾驶员那骄横跋扈的神气，都清晰可见。飞机带起一股强风，吹得湖上荷叶沙沙，岸边杨柳摇动。飞机远去，还在湖面上留下久久不能消失的可怕回声。

“真是欺人太甚！”菖蒲忿忿地扣着船舷，“华北之大，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。”

“只怕很快就要安放不下一张饭桌了！”林壑心情沉重地说，“日本飞机低空侦察，炫耀武力，必将有所行动。”

他们沉默了，菖蒲接替林壑打桨，穿过界湖桥，就是后湖了。

二

万寿山后山和昆明湖后湖的风光景色，跟前山南湖大不相同，具有秀丽清新的江南色彩，充满鸟语花香的自然情趣。夏日，后山上下，树木葱茏，山花似锦，几座小巧玲珑的古寺、亭阁、红墙黄瓦，在万绿丛中时隐时现。忽宽忽窄的后湖，回环在山峦之间，两岸浓荫迎地，古树上爬满野花藤萝，碧水中倒映着岸边的柳丝花影，清风拂拭着层层片片的浮萍。后山后湖本来平日就人迹罕至，最近又常出没路劫游人的歹徒，所以连那些避人耳目的红男绿女，也不敢到此地幽会了。

菖蒲打着桨，林壑忽然噤起嘴唇，学了两声鸟叫，菖蒲正要笑他淘气，忽见湖水湾处，浓荫中有一只雪白的草帽挥动了三下。林壑抢过桨来，用力

击水，小船奔向前去。

花木丛中，一片青石，一位身穿白色西服，戴着宽玳瑁边茶镜的中年人，博士风度，正半躺半坐在帆布折椅上，手持一根名贵的鱼竿，静静地垂钓。在他身边，站立着一位俏丽而又腼腆的青年妇人，身穿印度绸的花旗袍，描出了她那娇小窈窕的身姿。她的头发乌黑卷曲，秀眉弯弯，一双笑吟吟的豆荚眼，右手拿着雪白的草帽，左臂育上挎着个小小的手提包。

“蔡先生，蔡夫人，我的朋友俞菖蒲，拜望你们来了。”林壑将小船靠岸，站在船上说。

静静垂钓的蔡先生，连忙站起身，双手伸向俞菖蒲，和蔼地笑道：“敝人蔡芳洲，很高兴结识你。”

俞菖蒲慌忙跳上岸，给蔡芳洲鞠了个躬，说：“蔡……蔡先生，我……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。”

“是吗？”蔡芳洲那苍白的脸上，浮漾起一个亲切的微笑，“令舅齐柏年先生，一切可都安好？”

“您是夏竞雄先生？”俞菖蒲惊喜得失声叫了出来，但是又连忙捂住了嘴，四下看了看。

那位蔡夫人莞尔一笑，说：“菖蒲，我们就更是熟人了。”

“芳姐，你终于和夏……蔡先生团聚了。”

菖蒲眼圈一红，声音哽咽，“小春草呢？”

“他寄养在朋友家里，已经上小学了。”

原来，化名蔡芳洲的夏竞雄，大革命时期是中共京东特委军事部长，跟俞菖蒲的舅父齐柏年，同是国民党京东党部执行委员。蒋介石背叛革命，大革命失败，夏竞雄的妻子和战友蔡菊心，又名叶兰，不幸被捕。叶兰是一位著名物理学家的女儿，写一手好文章，在京东知识界颇享盛名。老同盟会员出身的齐柏年，出于正义感，为营救叶兰奔走呼号，而叶兰本人更是坚贞不屈，不肯污污共产党人的清白，终于被害。叶兰留下一个几个月的儿子春草，被这位蔡夫人，当时名叫芳棺儿的农村姑娘收养。为了抚育烈士的遗孤，芳棺儿发誓不嫁。自己上了头，跟小春草假称母子，逃到城里，给富人家当女仆，受尽折磨和屈辱。一九二九年春，在中央军委工作的夏竞雄，奉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，从上海秘密回到京东，集合转入地下的同志，带他们到井冈山去。此时，齐柏年早已忿而退出国民党，回到他的原籍萍水县，创办日知小学，过着隐居生活。夏竞雄回到京东地区，就到齐柏年家落脚。隐蔽活动。夏竞雄不但集合了转入地下的同志，也找到了在富人家当女仆的芳棺儿和小春草，齐柏年就把他们母子收留下来。芳棺儿和小春草在齐家生活了三年，地下党来人把他们接走了，从此便查无音信。俞菖蒲早年丧父，从小在舅父家长大，所以也曾跟芳值几朝夕相处三年时光，非常钦敬这位品格高洁的芳姐；今日一见，悲喜交集。

这时，林壑插嘴说：“菖蒲，你跟蔡先生促膝长谈吧！我要游戈水上，给你们巡风。”

原名芳棺儿的蔡夫人，也微笑着说了声：“你们谈吧！”戴上雪白的草帽和墨镜，拎着小手提包，穿过树丛，到小路上散步去了。

“夏……蔡先生，你是怎么来到北平的？”俞菖蒲激动地问道。

“靠朋友帮助。”夏竞雄只回答了几个字。

夏竞雄到井冈山，一直在红一方面军工作，长征到达陕北。去年随军

渡河东征，在山西的一个战役中负了重伤；靠一位访问过陕北的美国友人相助，辗转来到北平香山疗养院治疗，化名蔡芳洲，名片上的头衔是这位美国友人考察中国农村状况的合作者。

“蔡先生，”俞菖蒲叫顺了口，“你准备回咱们萝江吗？”

“还没一定。”夏竞雄抖了抖鱼竿，将鱼线抛得更远，“所以我请你这位乡亲来，代我给家乡捎回一片心意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在北大上学？”俞菖蒲没等夏竞雄回答，便恍然大悟，“是林壑跟您讲的。”

林壑是北京大学工学院学生，俞富病是北京大学文学院学生，但是他们同住在沙滩附近的一所公寓里，结成了知己。菖蒲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，林壑是他的介绍人。

“我了解你一些情况。”夏竞雄望着俞菖蒲那天真热情的眼睛，“你从通州潞河学院附属师范毕业以后，在你舅父兴办的日知小学教了三年书。后来，齐先生为创办中学，又让你考入北京大学深造。现在，你大学毕业了，齐老来情催你赶快回去，担任教务主任，主持招生工作，今晚就要乘十点的夜车离平。是不是？”

“您真是了如指掌！”俞菖蒲笑着不住点头。“临行，更渴望得到您的指教。”

“你们的办学方针是什么？”夏竞雄问道。

“似乎是‘普及教育，造就人材’八个字。”菖蒲不好意思地一笑，“这是我舅父过去手订的方针，恐怕已经不合时宜了吧？”

“战争迫在眉睫，我们的周思来副主席上个月到庐山去见蒋介石，提醒他认清形势，要求他早做准备。”夏竞雄脸色严峻地说，“连日来，日军在北平附近进行作战演习，日军飞机在四郊低空侦察，这是不祥之兆，北平的空气中已经可以嗅到火药味了。面对战争即将爆发的局势，你们的办学方针不能再一成不变。”

“打起仗来，还办什么学！”俞菖蒲摇着头说。

“打仗更要办学！”夏竞雄把一只手拍在俞菖蒲的肩上，“办成培养抗日战士的学校。我给今舅写了一封长信，还有几份我们党关于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文件，请你一并转交齐老。”

“好！”俞菖蒲兴奋得紧握双拳，坐不住了。“我一定说服舅舅，改变办学方针。”

夏竞雄扭过头，向柳丛外喊了一声：“喂！”

“来啦！”蔡夫人快步走回来。

“你把送给齐柏年先生的礼物，交给菖蒲。”夏竞雄抬起鱼竿，从水面上钓起一朵落花。

芳馆儿打开小手提包，拿出一个纸卷，递给菖蒲说：“严密收藏，不要丢失。”

“请放心！”菖蒲站起身，接在手里，“我一定完整无缺地带回咱们的家乡去。”

西宫门口，响起汽车喇叭声，紧三慢二。

“疗养院派车接我们回去了。”夏竞雄收拾鱼具，“请转达我对齐先生的感念之情和深切希望。”

芳馆儿一边收拾帆布折椅，一边说：“更要替我问安。”

“一定一定”

汽车在不远处的石子路上停下来，不停地呼唤。菖蒲要陪同夏竟雄和芳棺儿走出树丛，夏竟雄拦住他，飘然而去。

林壑划船过来，说：“菖蒲，上船吧！”

听汽车鸣地一声开走了，他们打桨原路而回，到船坞交了船，算了账。俩人都无比兴奋，不忍早早离去，又畅游了听鹂馆以北半山坡上的画中游，出画中游后角门往北到湖山真意，极目远眺。然后，一走遍了铜亭宝云阁、智慧海、转轮藏、写秋轩、圆朗斋、瞰碧台、重翠亭、意迟云在、扇面殿、香岩宗印之间、多宝琉璃台、景福阁，最后下山到谐趣园，坐在巨石群岫的玉琴峡口，背靠青藤翠柏，看荷塘中莲叶田田，听玉琴峡水声淙淙。

他们休息了一会儿，就到知春亭吃饭。酒足饭饱，在亭畔岛边的白石雕栏间，找到两座虎皮石桌，上有绿荫如伞，躺下睡了个党。醒来，还想沿东堤南下，再游玩一阵；可是两名脚夫已经等得焦躁，一人看驴，一人进国寻找他们来了。

颐和园距离西直门二十四里，脚驴一路飞奔，赶到西直门外，已经万家灯火，再迟一步就关城门了。

三

黎明，火车到达廊坊，菖蒲下了车。从廊坊到他的目的地萍水县城，还要走八十里旱路。

两天前，他已将行李书籍托运，但是要等到八点以后才能提货，便在候车室临窗的一张绿椅上坐下来，借着灯光看书。

两扇百叶窗大开，窗外是一片花树，野外蛙声聒噪，天边一弯晓月。

忽然，他感到脖颈后面有一股热烘烘的气息烤人；惊回头，只见一个身穿白粗布汗褂儿的大汉站立窗外，面貌十分粗野，但是眼神里却流露着天真稚气。

“你喜欢读书吗？”菖蒲问道，“请进来坐。”

“字儿认得我，我不认得字儿。”大汉呵呵笑道，“满脑瓜子高粱花儿，肚子里没一滴墨汁儿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站在我的背后呢？”菖蒲警觉起来。

大汉脸红了红，说：“我想跟您打听一下，这书里说的是什么故事，讲的是什么道理？”

菖蒲听他出言不寻常，笑问道：“请教你老哥贵姓大名，做什么营生？”

“学士先生，您折我的寿哩！”大汉慌忙说，“小的姓熊，外号熊大力，赶脚为生。”

“我叫俞菖蒲。”喜蒲走出候车室，“我正要萍水县城去，你送我一趟吧！”

“您在哪一行发财？”

“我刚从大学毕业，想在萍水县城办个抗日学校。”

“好先生！”熊大力大叫一声，跪在菖蒲面前。

菖蒲被他这个突然的举动惊呆了，发慌地说：“不要这样，快请起！”他想把熊大力拉扯起来，熊大力却像铁铸在地上，他用尽气力，纹丝不动。

“好先生，您得答应我，扯旗招兵打鬼子，收我在您帐下当敢死队，我才起来。”熊大力眼泪汪汪，可怜巴巴地说。

菖蒲深受感动，从衣兜里掏出未婚妻殷凤钗送给他的那柄檀香扇，一折两断，说：“言而无信，有如此扇！”

熊大力又叩了个碰地响头，才站起身。

原来熊大力本是关外人，两膀有千斤膂力，春天耜地他一个人拉铁犁，秋天轧场他一个人拉石碾，跑起来半天不歇口气。他饭量大，吃得多，地主家都不雇他扛长工，可是一到农忙时节，却又争着雇他打短。所以，他家常常揭不开锅。千斤膂力挣不出一个人的吃喝，老娘一年到头挎着竹篮子讨饭。日本鬼子占领他的村庄，设立巡警所，警官是个过去贩卖海洛英的日本浪人。这个家伙是个三寸丁的小矮子，却喜欢骑一匹高头大洋马，强迫中国人给他当上马石。中国人手脚落地，脊梁朝天，小鬼子的铁钉大皮靴踏在中国人的脊梁上，爬上马去。熊大力咽不下这口气，闯入巡警所，刀劈了这个骑在中国人头上的恶棍，然后背着老娘逃走。半路上，鬼子和伪军四面包围了他，老娘死在枪弹下，他拼死搏斗，抢了一匹战马，逃进了关。

几年来，就在廊坊到萍水的古驿道上赶脚糊口。一年又一年，忠心的马儿一年年瘦下去，老下去；他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冬住破庙，夏蹲房檐，真是古道西风瘦马，断肠人在天涯。

菖蒲在候车室窗外的花树下，听熊大力倾吐苦情，不知不觉天光大亮。菖蒲从胸中吁出一口闷气，说：“好朋友，咱们先去吃饭。”熊大力到车站栅栏外的草地上去牵他的老马，到土井饮牲口。出车站不远，一家小饭铺正在下板，菖蒲便一直走了过去。小饭铺的老板娘是个很会做生意的女人，眉开眼笑欢迎贵客，服侍菖蒲刷了牙，洗了脸。

菖蒲点了几样吃食和炒菜，熊大力饮了牲口回来，把老马拴在路边的一棵树上，菖蒲隔着纱窗招呼他进来吃饭。

在生人面前，熊大力十分口羞，低着头，小口小口咬着大饼。菖蒲不住给他夹菜，劝他不要客气，他更是张不开口，满头淌下黄豆粒大的汗珠。

“好先生，您放我一个人到外边去吃吧！”熊大力哀求地说。

菖蒲知道勉强挽留他反倒害得他吃不饱，便笑道：“方便就好。”

熊大力抓起两大张烙饼，大步走出小饭铺，到他的老马身边，盘膝打坐在青草上，风卷残云般地吃起来。

菖蒲要给他送两盘炒菜去，老板娘忙拦道：“公子，这不太失了身份了么！我送去。”

吃过饭，已经快八点了，菖蒲掏出皮夹子，喊老板娘算账。

老板娘吃吃笑道：“那个愣大个儿交过钱了。”

菖蒲血涌上脸，急急跑了出去，喊道：“大力，这怎么使得！”

“先生，咱们上路吧！”熊大力笑咪咪地说。

“你辛辛苦苦才挣几文钱，怎么能花你的钱吃饭？”菖蒲把一张钞票塞给他。

熊大力甩着手不肯接钱，满脸委屈的神色，说：“好先生，您这是瞧不起我，不赏我的脸。”

菖蒲一阵心酸，含着泪说：“好朋友，等回到我的家里，我再一表心意

吧。”

他们来到车站，从托运处提取了两只大木箱，一只木箱装的是书籍，一只木箱装的是行李，都用稻草绳包扎结实，非常沉重。熊大力一弯腰，两手一抱，就举在了肩上，扛出门去，装在马背的大驮筐里。

离开车站，菖蒲上了马背，坐在驮筐的蒲垫上，一手挽着给绳，挺直了腰板。老马被熊大力吆喝一声，放开四蹄奔走起来。

这是明清两代遗留的一条驿道，沿路常有遮天蔽日的参天古树。一处处驿站早已化为一片片废墟，但是十里八里就有一座草亭，草亭下有卖茶水的、有卖吃食的、有卖瓜果的。正是暑伏时节，天气热得像扣了屉的蒸笼，首蒲每到一座草亭，就要买个西瓜，到古树荫凉里，下马歇一歇脚，吹一吹风，解一解渴。上马下马，都是熊大力张开双臂，将菖蒲抱上抱下。走一亭吃一亭，熊大力也渐渐不口羞了。

四

走出四十里，三岔路口有一个大村落，名叫太子镇，流水一般的行人，从四面八方，从青纱帐中的大道小路上，涌向太子镇去。绿树葱茏的太子镇里，传出一阵阵紧锣密鼓的喧响。

“老乡，镇里在求雨吗？”菖蒲向奔走不停的行人问道。

“柳家班在南镇口跑马戏！”行人回答，更加快了脚步。

菖蒲兴致勃勃地说：“大力，咱们也去一饱眼福。”

他们进入南镇口，只见人山人海，将一座大场围了个风雨不透，水泄不通。大场墙头上，坐满了一家老小，场边大树的层层枝桠上，果实累累一般挂满了人。菖蒲挤不进去，只得停在人群外面，站在马背上观看。

锣鼓声戛然而止，人山人海的喧哗声也一下子静下来。陡地，啪！一声清脆的鞭子响，从被苇席遮住的棚圈里，用出一匹不戴笼头，不备鞍鞴的雪里钻白马，暴跳腾跃，嗷嗷嘶鸣，绕场奔驰，吓得观众惊叫着连连后退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英俊少年，叹地一声，从苇席后面一跃而起，春燕三剪水，跳上马背，观众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喝彩声。跟着，这位少年一按马背，在喝彩声中，头下脚上，直溜溜竖起蜻蜓，任马飞腾。观众正瞠目结舌，看得惊呆，冷不防一匹枣骝驹又蹿了出来，骑在上面的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；桃红小村，葱心绿灯笼裤，梳一条乌溜溜粗大辫子，鬓角斜插一大嘟噜茉莉花，手持一把寒光闪闪的青锋剑，突然一个偷袭，挥剑照那个竖蜻蜓的少年砍去。观众失声惊呼，那少年却一个镗里藏身，闪过致命的一击，从背后抽出马刀，二马盘旋，砍杀起来。正杀得难解难分，又冲出一匹灰兔儿马，马上是一个身穿黑粗布裤褂的瘦老头子，只见他挥刀隔开这一男一女，不问青红皂白，谁是谁非，一口刀砍向这两个人。于是，三个人，三匹马，三口刀，风车般打转，只见刀光剑影。观众吓得心惊肉跳，哪里还喝得出彩声。

忽然一道闪电相似，那如花似玉的女子飞出马背，抓住场边柳树那摇曳的枝条，在南风中荡起秋千，看那一老一少厮杀。

那一老一少厮杀的人，也住了手。菖蒲看见，那英俊少年不过十七八

岁，上下一身白，很有点锦衣马超的风采。那穿黑粗布裤褂的瘦老头子，五十岁左右，左脸颊上有一道刀痕，显得刁狠而又滑稽。

“三老四少，仁人君子！”瘦老头子高高抱拳，连连拱手，拜了四方。‘在下柳摇金，世代卖艺为生，今日三生有幸，带领小女黄鹂儿，犬子长春，借贵方一块宝地，表演几样家传小技，混口饭吃。列位看官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艺无止境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还望门里行家多多指教。刚才这一场下来，虽说成色不高，总算没有出丑，我们爷仁也就厚着脸皮，求列位看官有钱的帮个钱场儿，没钱的帮个人场儿。”

说罢，他打了个手势，那个在柳枝上荡秋千的柳黄鹂儿吹了声口哨，真像燕啭莺啼，枣骝驹乖乖走到柳树下，她又跳回马背上，手拿一只小柳条筐，沿着场圈打钱。那个英俊少年柳长春跟在姑娘身后，有人扔了几个钱过来，柳长春便响亮地喊一声：“谢爷台思赏！”

柳黄鹂儿渐渐临近了，菖蒲发现，这个女子不但容貌如花似玉，而且神采清高傲岸。

她端坐在马背上，姿态端庄，目光凝重，眉宇间正气凛然。俞菖蒲不禁一阵感动。而且产生了敬意，忙掏出一张钞票，举在手上。

柳黄鹂儿看见了菖蒲，但是手中的小柳条筐不递过去，淡淡地说了声“多谢了！”昂然而过。

“大力，你给送上去！”菖蒲说。

熊大力攥摆着钱，横冲直撞，挤进场子，喊道：“姑娘，站一站，我家客官的赏钱！”

柳黄鹂儿回过头来，远远地向菖蒲投来含笑的一瞥，然后轻声命令柳长春：“收下吧！我谢过了。”

打够了钱，柳黄鹂儿和柳长春回到苇席后面，又是一阵紧锣密鼓，又是冥然而止，又是一声响鞭，三匹马在场子里像流星赶月。忽然，柳摇金掏出一根游丝一般的红绳，抛给了柳长春，爷儿俩一人扯住一端，旋转飞跑，拉直了，绷紧了。陡地，柳黄鹂儿又飞离她的马背，双手抓住拉直绷紧的红绳，一个鹞子翻身，站立在红绳上。她手里没有撑伞，也没有舞动手帕，只是舒展两臂，便在红绳上袅袅婷婷地走来走去。柳摇金和柳长春的马越跑越快，而柳黄鹂儿在红绳上仍然婀娜多姿，像风摆荷叶，悠然自得。“好！”“好呵！”喝彩声山崩地裂。

这一场完了，柳黄鹂儿就不再露面。柳摇金和柳长春又各演了一个节目，便响起了收场的锣鼓。

‘咱们走吧！’熊大力催菖蒲道。

“我想见一见柳家爷儿仁。”菖蒲仁立不动，若有所思。

人群散去，大场上只剩下那个英俊少年柳长春，一个人在遭马。

菖蒲向他走过去，和蔼地问道：“老弟，你父亲呢？”柳长春女孩子气，一见生人就脸红，惊慌地叫道：“姐姐！”

从苇席后面，走出了柳黄鹂儿。她换上了一身打满补钉的蓝花土布褂子和黑布裤，双手沾满玉米面，下场之后正在做饭。

“先生，您有什么事吗？”柳黄鹂儿手指卷着衣角儿，羞怯地问道。

菖蒲微笑道：“我想见一见令尊。”

“我爹到镇董家交地皮钱去了。”柳黄鹂儿低垂着眼皮，“有什么话，您吩咐我吧。”

“你们的技艺高强，我想请你们到萍水县城去表演。”

柳黄鹂儿却摇摇头，说：“我们不想去。”

菖蒲感到失望，问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惹不起城里的大兵、警察、地头蛇。”

菖蒲忙说：“你们跟我去，他们不敢欺侮你们。”

柳黄鹂儿吓得倒退一步，睁大眼睛，恐惧地问道：“您……是什么人？”

这时，熊大力牵着马走过来，笑呵呵地说：“俞公子是大学毕业生，回萍水县城来办抗日学堂。”

“县城里的大兵、警察、地头蛇都怕您吗？”柳黄鹂儿问道。

“他们并不怕我。”菖蒲沉吟了片刻，“我的舅父齐拍年老先生，在地方上有一点声望，这些人都敬畏他三分。”

“原来您是老举人的外甥！”柳黄鹂儿跟熊大力同时喊出来。

“你们见过他老人家吗？”菖蒲惊奇地问道。

“虽没见过面，可忘不了他老人家的大思大德哩！”熊大力大喊着说，“当年我们从关外逃到萍水县，官府本想把我们赶走，多亏他老人家立起东北难胞救济会，收容我们，替我们说话，才在萍水县落了户。”

“我们一家人更忘不了他老人家的思德。”柳黄鹂儿接着说，“他老人家惜老怜贫，还立起了贫民救济会，年年数九隆冬，天寒地冻，我们卖艺糊不了口，就到救济会的粥场打粥喝；前年我娘死了，还是救济会施舍了一口棺材，才算安葬了。”说着眼圈一红，抽泣起来。

正在这时，柳摇金踉踉跄跄从镇里回来，沙哑着嗓子嚷道：“黄鹂儿，怎么还不做饭？”

“我跟俞公子说话哩！”柳黄鹂儿回过头，抹着眼泪说。

“柳师傅！”菖蒲尊敬地向他点头行礼。

“好你个花花公子！”柳摇金喷着酒气，醉眼朦胧，“想勾引我的女儿吗？”

“住嘴！”柳黄鹂儿红着脸喝道，“人家俞公子是县城老举人的外甥。”

“那就请俞公子多多恩典！”柳摇金作了个大拇，“凭您的面子，跟镇董讲讲情，少收我们两成地皮钱。”

菖蒲问道：“那个镇查收几成？”

“他坐收七成，我们只剩三成。”柳摇金照地上啐了口唾沫，跺了几脚，“天打五雷轰他！”

柳黄鹂儿忿忿地说：“咱们离开这儿，跟俞公子到县城去。”

菖蒲掏出钱来，打发熊大力到镇里饭馆，买来两大荷叶蒲包馒头，大家吃了个净光，一同上路。

“等一等！”柳黄鹂儿跑到苇席后面去。走出来，如花似玉的女子变成了蓬头垢面的男儿。柳黄鹂儿把蓝花土布褂子换上了一件破旧肥大的男人短布衫，脸上抹了两大块锅烟，粗大的辫子盘在头上，扣了一顶压到眉梢的大斗笠。

她跟菖蒲并辔而行。

四四方方的萍水县城，四面是生满绿苔的青砖城墙，城墙四面是清澈碧透的萍水河。

东西南北四座城门，四座城门上四座城楼，四座城门外四座石桥。城内，一半都市风光，一半乡村景色。

一千年前，儿皇帝石敬瑭将燕、云十六州割与辽主耶律德光，萍水当时还是一个只有千八百人口的城池，男女老少死守不降。他们并不坐吃山空，拆毁一半住宅，开垦农田，播种五谷。坚守三年，死亡过半，又遇大旱，颗粒不收，城池才被攻破。千年之后，萍水县城仍然保持着千年之前的历史特色。

老举人齐柏年的宅院，就座落在乡村景色的南城。

居住南城的大多是贫寒人家，有的种菜园，有的种果园，有的当苦力。齐柏年出身于穷苦的菜农家庭，自幼丧父，寡母种园卖菜，含辛茹苦将他拉扯成人。十年寒窗，磨穿铁砚，齐柏年十七岁考上秀才，二十二岁又中了举人。他没有做官，先在萍水县开办囊萤学塾，后又到通州创立映雪书院，无非是想了教育救国。恨朝廷腐败，忧国家危亡，他在讲学中常发愤世之论，于是遭到迫害，亡命海外，加入了同盟会。辛亥革命发生，宣告成立中华民国，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。不久，京东宣布独立，拥护共和，成立军政府，齐柏年被公举为军政府教育司长。他上任的第一道命令，就是改寺庙为学堂，将囊萤学塾改为萍水县立小学，映雪书院改为通州师范学校。孙中山先生将大总统的职位让给摇身一变的袁世凯，京东军政府也被袁世凯的爪牙鸠占鹊巢，他改任通州师范学校校长。他一直不过问政治，大革命时期才又重新加入国民党。蒋介石背叛革命，屠杀劳苦大众和革命者，他的不少学生和友人倒在血泊中。于是，他忿而退出国民党，发誓不但不当国民党的官儿，而且不任国民党政府的任何公职；举家离开通州，迁回故乡萍水，自办日知小学。他是革命元老，又是一位桃李满京东的教育家，在萍水县德高望重，备受尊崇。

齐柏年的宅院，名曰获庐，是为了纪念他那位年轻守节而教子成人的母亲的。宅院四围是柳篱泥墙，墙外杨、柳、榆、槐，墙内桃。杏、梨、李。进门一块菜园，种的是黄瓜、豆角、茄子、青椒、白菜、南瓜。菜园里有一眼砖井，井上有一架辘轳。三进院子，虽不是茅屋草堂，也算不上青堂瓦舍。很像乡村的小康人家。

齐柏年每日黎明即起，披星戴月，打拳舞剑、汲水灌园。吃过早饭，步行到日知小学，出席小学生的朝会。上午办公上课，中午回家。午饭后休息，下午会客。谈笑往来的有饱学名流，也有目不识丁的小民百姓。晚间闭门读书，三更才肯上床。一年四季，持之以恒。

他是个清瘦的大高个儿，花白光头，紫棠面色，粗手大脚，身穿半旧发黄的夏布衫子，脚穿家做布鞋，夏日炎炎，头戴一顶竹筏斗笠，神态和风度都不像誉满京东的名儒，倒像个淳朴土气的田舍翁。沿路行人相遇，都满怀崇敬地向他问好，他也和颜悦色，含笑点头致意。遇到比他年高的老人，他便垂手让路。

这天中午，他回到家，只见门外停放着一辆翠盖红富金漆彩画的高篷马车，门口站立着两名警士。他知道必是县长殷崇桂来访。

走进外院，外院只有东西各两间鹿顶，老仆人门吉正在院子里泼洒清水，一见主人回来，忙说道：“殷县长在客厅里，夫人和梅姑奶奶在陪客。”

正院是个月亮门，迎面是一座影壁，影壁后面是一座假山，假山石上爬满青藤和开满野花；正房五间，东西各三间厢房，泥土院面，有一架葡萄，一架藤萝，清静而幽雅。

齐柏年刚拐过影壁，殷崇桂就从客厅里跑出来，连说：“大事不好，大事不好！”

殷崇桂五十一岁，身穿长袍马褂，圆口缎鞋，肥头大耳，八字黑胡，戴一副金丝眼镜，镜片后面有一双闪闪烁烁的小眼睛。

齐柏年见他仓皇失色，皱着眉头问道：“殷公，何事如此惊慌？”

殷崇桂抖抖索索地从衣兜中掏出一封电报，说：“连接上峰三封急电，驻扎北平郊外的日军，昨夜十时突然占领卢沟桥，炮击宛平县。”

齐柏年一惊，啊了一声，但是马上又恢复平静，说：“倭寇亡我之心不死，此是意料中事。”

殷崇桂又摸出第二封电报，说：“日军已包围宛平，威胁南苑机场。”

“请到藤萝架下坐！”齐柏年已经满面阴云，走到藤萝架下，心情沉重地在石凳上坐下来。

殷崇桂打开第三封电报，说：“日军正从关外调兵，有进攻北平之势；望沿途各县，处变勿惊，不可轻举妄动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齐柏年追问道。

“学生也不得其解。”殷崇桂愁眉苦脸地说：“驻军金雄飞营长接到的电报，内容大致相同；但第三封电报附有军令，不得拦截，伏击日军军车，对日军的挑衅行动，暂取忍让态度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齐柏年勃然大怒。

“上峰含糊其词，下属不知所措。殷崇桂唉声叹气，“所以学生前来向您请教。”

这个殷崇桂，在齐柏年任京东军政府教育司长时，曾在教育司里当一名小科员；齐柏年改任通州师范学校校长，保荐他到民政司当了一名股长，才算步入官场。多年来，他跟齐柏年并无交往，直到他升任萍水县长，才又跟退隐萍水的齐柏年久别重逢。殷崇桂当官是为发财，所以十分珍贵他头上那顶七品县令的乌纱帽，唯上峰之命是听。但是他也知道，齐柏年名高势众，对于他的官运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非但不能得罪，还必须八面玲珑，多方讨好。所以他一遇到疑难事项，都要探一探齐柏年的口气，听一听齐柏年的见解，虽然并不言听计从，却也表现出对于前辈长者的充分尊重，因而连任五年萍水县长，左右逢源，上下取巧。

“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；守上安民，责无旁贷！”齐柏年慷慨激昂地大声说。“请段公邀集驻军金营长，警察局长和保安队长，会商御敌大计。倘倭寇犯我县境，应予迎头痛击。”

“先生所言极是，所言极是。”殷崇桂仍然愁容满面，“学生所最感不安者，是贵甥菖蒲公子，不知是否已经离平？内子和小女，更为忧心如焚。”

菖蒲的未婚妻殷凤钗，就是这位殷崇桂县长的千金小姐，而且已经择定举行结婚大礼的佳期吉日。

齐柏年沉吟着说：“前几天，这个孩子曾来一情，言定如期而归，请尊夫人和凤钗姑娘，不必过虑。”

殷崇桂苦着脸儿说：“他在给凤钗的信中也没有确定日子，不然我可以派遣保安队到廊坊火车站去迎接他。”

齐柏年摇头说：“他是不会喜欢这种排场的。”

殷崇桂问道：“如果北平被围，菖蒲公子困在北平，他和小女的婚期，您看……”

齐柏年说：“这要请舍妹酌定。”

殷崇桂忙说：“方才学生已经问过亲家俞老夫人，老夫人十分开明，要我转告小女，由小女作主。”

“也好，也好。”

“那么学生告退了！”殷崇桂深施一礼。

六

齐柏年送客回来，老女仆常妈已经在西厢房南间摆好饭菜；菖蒲的母亲梅姑奶奶在后院用饭。

齐柏年的老妻，也是贫寒人家出身。当年，齐柏年的老母亲为了家里多一把手，在他十三岁的时候，给他娶了个大六岁的妻子。进门之后，齐夫人跟婆母种园，还要纺纱织布，供给丈夫上学，十分勤劳贤慧。齐夫人不能生育，齐柏年考取了功名，她多次劝丈夫纳妾，齐柏年金石品性，不肯依从。膝下无儿，冷清寂寞，所以菖蒲母子前来投奔，老两口就把全部慈爱，倾注在菖蒲身上。

平日，他们的生活十分俭朴，齐柏年很喜欢吃粗粮青菜。老两口对面而坐，炕桌上一荤一素。已经是风烛残年的齐老夫人，显得比齐柏年衰老得多。他们吃饭时，不用女仆服侍，齐夫人行动不便，盛汤端饭，都由齐柏年亲自服侍。

齐柏年给老妻盛了一碗绿豆稀饭，齐夫人吃了两口，便吃不下去了，手举着筷子发呆。

“你是挂念菖蒲吧？”齐柏年低声问道。

齐夫人点点头，心事重重地说：“孩子要是困在北平，打起仗来枪子儿满天飞，怎么能叫人放心？”

“你过虑了。”齐柏年安慰老妻说，“我看菖蒲在京城这几年，很长才干，我们可以放心了。”

齐夫人咬了一口小米面发糕，又说：“再过几天，就要办喜事，是大办还是小办呢？”

“且看梅姑奶奶的意思吧！”

“梅姑奶奶听儿媳的。”齐夫人发愁地说，“我看殷家的小姐，不是个过日子女孩儿，当初还不如找个寒门小户的姑娘。”

“要信得过菖蒲。”齐柏年又安慰老妻，“我想菖蒲自有主张，凤钗姑娘会听他的话。”

吃过饭，齐柏年回他的卧房午睡。但是，国事令人烦恼，家事也颇乱心，身下的凉席竟像火烤一样，难以入睡；而院外树上的鸣蝉，更吵得他不

能成眠。下午，他不得不闭门谢客。

晚上，齐柏年正跟夫人坐在院中乘凉，忽听院外阵阵马嘶，跟着便响起一阵敲门声。

他一边喊：“门吉，出去看看！”一边也跟在后面走出来。

街门大开，菖蒲带领一支人马鱼贯而入，叫了声：“舅舅！”跑上来行礼。

“几点的火车，怎这么晚才到家？”齐柏年问道。

菖蒲笑道：“我一路上幸会几位相识，所以回家晚了。”

熊大力、柳摇金、柳黄鹂儿、柳长春、四匹马和文武场的那几位，远远站在菜园-篱墙那里，不敢上前。齐柏年问菖蒲道：“他们都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大力，过来！”菖蒲喊道。“他在关外砍死日本警官，逃进关来，赶脚为生。”

熊大力跨前一步，扑身拜倒，说：“小的熊大力，给恩人老举人叩头！”

“菖蒲快把他搀起来！”齐柏年急忙说，“我不是官儿，你不要跪拜；就是见到做官儿的，也不要低三下四。”

“柳师傅！”菖蒲又叫柳摇金，“他是柳家马戏班的班主。”

菖蒲刚把熊大力扯起来，柳摇金又要跪下，他忙又伸出胳膊把柳摇金拦住。怕见生人而又女孩子气的柳长春，躲藏在姐姐身后，柳黄鹂儿还没有换下男人的衣裳，也怯生生地不敢抬头。

齐柏年喜爱年轻人，他走近两步，抬起柳黄鹂儿的下巴颏儿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“柳……柳黄鹂儿。”

“原来你是女孩子！”齐柏年抽回了手，怔住了。

“他们爷儿仁都有一身好武艺。”菖蒲又从柳黄鹂儿身后扯出柳长春。“我带他们到县城来，想请他们在日知小学操场表演马戏，不收地皮钱。”

齐柏年答应道：“小学后天放假，就可以在操场表演他们的绝技。”

菖蒲又说：“我还想把大力留在身边，将来有所倚重。”

“很好，很好。”齐柏年吩咐老仆人们吉，“你给众位客人安排食宿，不可怠慢。”

菖蒲搀舅舅回院里去，齐夫人已经在正院月亮门口，拄杖等候多时了。

“舅妈，您又为我提心吊胆了吧？”菖蒲嬉笑着问道。

“儿行千里母担忧呀！”齐夫人一块石头落了地，深深叹了口气，“还不快到后院看你娘去。”

菖蒲将舅父和舅母送到乘凉的假山石下，才到母亲居住的后院去。

后院，五间大房，两间小屋，院里有一棵怪松，几株老梅，数竿翠竹，两畦杜鹃花，还有一对古色古香的彩釉鱼缸，养几尾鱼和几蓬蓬，满院流荡着一股淡淡清香。

菖蒲的母亲并不是齐柏年的胞妹。齐柏年二十二岁考中举人，随母亲到城郊去祭祖，路遇从外地逃荒的一家三口。归途，那一对走投无路的夫妻已经双双吊死在路旁的歪脖树上，五岁的小女孩跪在父母的尸身下哀戚啼哭。齐老太太心如刀割，把小女孩搂在怀里，打发齐柏年买来两口棺材，请来地保，装殓掩埋了小女孩的父母，把小女孩带回家去。

齐老太太年轻守寡，只有一个儿子，于是就把这个孤女收为女儿，十分疼爱，取名齐梅，全家上下都叫她梅姑娘。梅姑娘聪慧超人，齐老太太让

齐柏年教她读书；十八岁时，不但读完四书五经，而且通晓诗词歌赋。

齐老太太去世，梅姑娘跟兄嫂一起生活。齐柏年比她年长十六岁，齐夫人更比她大二十二岁，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，兄嫂更是疼爱她。后来，齐柏年为她挑选了一位品学极高的青年才子；谁想红颜薄命，嫁过去没有几年，那位才子不幸身亡，梅姑娘带着孤儿菖蒲回到了娘家。齐柏年夫妇十分悲痛，觉得一生对不起小妹，也负罪于九泉之下的老母。这时候，齐柏年已经有了一点家产，就写下文书，将全部财产归于梅姑娘所有。

二十年过去，小菖蒲已经是二十几岁的北京大学毕业生，而当年二十几岁的梅姑娘，也已经是年过半百的梅姑奶奶了。

梅姑奶奶幽居后院，每日浇浇花，看看书，写写字，画松、竹、梅、莲，很少抛头露面；她的字如其人，画如其人，风骨峻秀，品格清高。

菖蒲快步走进后院的小门，大喊着：“娘，我回来啦！”

梅姑奶奶闻声从屋里走出来，身穿飘飘然的白绸衫和黑绸裤，手拿一柄缟素团扇，神态端庄深沉，恬静优雅。

“啊，又长高了！”梅姑奶奶微笑着，“学问呢？”

“明天再请您‘殿试’！”菖蒲压低声音、神秘地说：“娘，您猜我遇见谁啦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您最喜欢的人，常常挂念的人。”菖蒲望着母亲的眼睛。

梅姑奶奶的眸子一亮：“难道是她？”

“她又是谁？”蒲明知故问。

“是你芳信儿姐姐？”

“娘真料事如神！”菖蒲笑了。“她跟夏竟雄先生秘密住在北平香山，约我在颐和园见了面。”

“对你必定有所教诲吧。”梅姑奶奶欣喜地问道。

“训导甚多，大受教益。”菖蒲兴奋地说，“夏先生还让我给舅舅捎来一封长信，希望将学校办成训练抗日战士的地方。”

“快给你舅舅送去！”梅姑奶奶催道。“今天下午，殷县长带来三封电报，听说倭寇兵犯北平城，战事吃紧，你舅舅十分心焦。”

“唉呀！”菖蒲全身像着了火。“昨天夜晚火车经过卢沟桥，走出二三十里，隐隐约约听见枪炮声，原来是日军发动了战事。”

“快到书房去，快到书房去。”

菖蒲扭头就走，忽然又转过身，说：“娘，我在路上结识了几个人，其中有个跑马戏的女孩子，不但有很高的技艺，而且有很好的人品，您愿意见见她吗？”

“请她来吧！”梅姑奶奶说，“常妈，跟菖蒲去。”

菖蒲和常妈来到外院，只见柳黄鹂儿正调拌芝麻酱，切黄瓜丝儿，给大伙儿抻游丝面吃。

“对不起各位！”菖蒲连连说，“仓促之间，只有粗茶淡饭，先吃一顿吧！明天再设宴招待。”

“公子，您太礼重了！”熊大力和柳摇金捧碗过头，感激地说。

菖蒲向柳黄鹂儿走过去，笑着说：“姑娘，我母亲想见见你，你跟常妈走一趟。”

“姑奶奶赏脸，黄鹂儿快去！”柳摇金高兴地说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柳黄鹂儿背转身，“我不敢，我见不起。”

“去吧，黄鹤儿！我母亲会喜欢你的。”

柳黄鹂儿瞟了他一眼，脸上飞红，低着头跟常妈走了。

菖蒲又一再请大伙儿吃饱，才到舅舅的书房去。

正院五间正房，三间藏书，一间客厅，一间书房。书房里，燃着一支蚊香，灯光下齐柏年正审阅小学一年级和六年级毕业班的期末考卷；他一生主张贯彻始终，所以亲自掌管这两个班。

门声一响，菖蒲还没有来得及问好，齐柏年便心急地问道：“你可知道，北平城下已经燃起战火？”

菖蒲在舅舅面前坐下来，说：“夏竟雄先生跟我谈话之后，我也就不感到意外了。”

“你见到了夏竟雄！”齐柏年喜出望外。

“也见到了芳信儿姐姐。”说着，菖蒲把芳信儿给他的纸卷递过去，“这是夏竟雄先生给您的长信和共产党的几份文件。”

齐柏年急不可待地打开长信，捧读起来。但是，看完之后，却把长信拍在案上，气恼地说：“流了那么多血，死了那么多人，怎么还想跟蒋介石合作？”

“您不同意国共合作，共同抗日？”

“这只不过是共产党一厢情愿。”齐柏年低沉地说，“蒋介石如果有丝毫抗日之心，也就不会将东北四省拱手让给倭寇，继而又接连签订丧权辱国的《淞沪协定》、《塘沽协定》和《何梅协定》。”

“那么，您也就不接受他在信中的主张？”菖蒲失望地问道。

“把日知中学办成抗日学校，我愿意的。”齐柏年又拿起夏竟雄的信来看，“而且欢迎他来担任校长。”

“他一时还不能到萍水来，还得我们先自己动手。”菖蒲又兴奋起来。“我想，抗日学校录取新生，主要招收有胆量、有强力的热血青年，不必计较文字上的学识。”

“教育科未必准许。”齐柏年一挥手，“不过，我们不管它！”

“我还打算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。”

“应该有所作为。”

“还应该成立各界救国会。”

“我来出面。”

“办小报，进行街头讲演，开展抗日宣传活动。”

“都很好！”齐柏年笑着，“等你办完喜事，立即着手筹备。”

“当此民族危急存亡之秋，我不想结婚了！”菖蒲突然说。

“那怎么行？”齐柏年脸一沉，“兵慌马乱，凤钗是咱家的人，岂能置之干娘家而不顾？”

“国难当头，不宜铺张。”

“这要尊重女方的意见。”齐柏年戴起老花镜，在桌案上摊开另外那几份文件。

“你明天早起，就去拜望你的岳父岳母，言语不可失礼。”

菖蒲从舅舅的书房出来，又到后院去请示母亲。

后院，梅枝上挂起两盏灯笼，柳黄鹂儿陪着梅姑奶奶在荷花鱼缸旁闲话。她换上了梅姑奶奶山图之前的一身衣裳，灯影中显得十分娇艳。她一见

菖蒲，慌乱地站起身，说：“公子，请坐。”

“娘，您很喜欢黄国儿姑娘吗？”甚蒲笑问道。

“她比你可人疼。”梅姑奶奶忍不住牵起柳黄鹂儿的一只手，心爱地摩娑着。“跟你舅舅谈过了吗？”

“舅舅接受了夏竟雄先生的主张。”菖蒲沉吟了一下，问道：“娘，舅舅要我到殷公馆去，您对我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梅姑奶奶摇摇头，说：“你已经大学毕业，难道不比娘更明理吗？”

菖蒲告退，常妈已经睡去，柳黄鹂儿跟在他身后去插门。到门口，柳黄鹂儿忽然柔声问道：“公子，您这几天就要成亲了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菖蒲苦笑了一下：“真不是时候。”

“梅姑奶奶有常妈妈侍候，您收下我服侍少奶奶吧！”柳黄鹂儿仰起脸，目光里充满依恋。

菖蒲的心一阵发沉，回答不出，急忙离去。

七

第二天早晨，菖蒲走出家门。到殷公馆去。天色阴暗，乌云任城，就像一口铁锅扣在萍水头上。远方的雷响，就像是卢沟桥的炮声，明灭的闪电，就像是宛平城外的火光；菖蒲的心上，也像被沉重的乌云压住。

出门一箭之外，只见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一个个木桩似的驻军士兵，荷枪持刀，布满大街小巷。

菖蒲正感到奇怪，马啼声中有人喊他：“菖蒲兄，衣锦荣归了么？”

菖蒲望去，原来是驻军营长金雄飞。这是一个自命不凡的青年军官，戎装佩剑，锦鞍骏马，姿势优美。

“金营长，你是在严阵以待么？”菖蒲站住脚问道。

金雄飞从马上跳下来，脱下白丝手套，跟菖蒲握手，小声说：“接上峰命令，时局紧张，实行戒严，防止发生任何越轨行动。”

“何谓越轨行动？”

“诸如集会演讲、游行示威……等等，一律严厉禁止。违令者军法从事。”

“这是哪个卖国贼的命令！”菖蒲愤怒地呼喊起来，“日寇已经举起了屠刀，这些卖国贼却下令中国老百姓引颈就刑。我恨不得食其肉，寝其皮！”

“嘘！”金雄飞把手指按在嘴唇上，“这是委员长的圣旨。委员长不想把事态扩大，正在通过外交途径，谈判解决中日争端。”

“金营长，难道你是冷血动物么？”

“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”金雄飞嘻嘻哈哈，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。“六年前，‘九一八’事变时，我也曾热血沸腾，痛骂不抵抗命令，被关了三个月禁闭，降了两级，差一点儿送军法处条首示众。胳膊扭不过大腿，放出来之后，我跑遍天津日租界，逛遍了每一家日本窑子，也算报仇雪恨。”

“金营长，我一定要跟你谈谈。”

“不敢耽误你跟殷凤钗小姐的宝贵时间！”金雄飞挤眉弄眼敬了个礼，上马匆匆而去。

菖蒲的心情更加烦躁，他从乡村景色的南城，进入都市风光的北城，只见街上行人车辆稀少冷落，商店都半开着门，柜台里的商人忐忑不安地张望着门外，就像大雷雨前躲避在树洞里的麻雀，骨碌着滴溜溜的小眼睛。

他穿街过巷，来到段公馆的后花园外，只听从高墙里飘出一阵笙、管、笛、箫的乐声和缠绵柔婉的《长生殿》歌声：……

话绵藤，花迷月暗，分不得影和形。

香肩斜靠，携手下阶行。

一片明河当殿横，罗衣陡觉夜凉生。

惟应和你悄语低言，海誓山里。

问今夜有谁折证？

有这银汉桥边，双双牛、女星。

菖蒲皱了皱眉头，只觉得乐声和歌声都非常刺耳。他想起了唐朝杜牧的两句诗：

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”

殷公馆本是前清县太爷的官邸，虽不是侯门深似海，却也是高墙大院。正门四棵龙爪槐，两头石狮子，汉白玉高台阶，金碧彩绘门楼，两扇朱红大门。

菖蒲走到大门下，扣动黄铜兽环，门上小窗露出两只恶眼，刚要开口问：“找谁？”忽然眼光一变，叫了声：“原来是姑老爷！”忙将朱门大开，打千问好。

“殷年伯起床了吗？”菖蒲问这位恶眼门子。

“老爷一夜未归。”门子答道，“老爷昨晚就住在了电报局，随时恭候上峰的电报。”

“太太呢？”

“太太打了一夜麻将，刚刚睡下。”

殷崇桂的太太外号二皇娘，是萍水县垂帘听政的太上皇。

殷崇桂家里原有妻子，后来官当大了点儿，就看不上原配的黄脸婆了。这时候，他正给省政府警察总监当秘书；总监的女儿淫乱成性，怀了身孕，男方是个唱昆曲的小生。

总监当然不能把女儿嫁给身价低下的戏子，正愁得像磨扇压手，急得像热锅蚂蚁，殷崇桂挺身而出，甘愿休了原配，娶这位残花败柳的小姐，扯一床锦被给总监遮羞。婚后生下一个女儿，就是殷凤钗。殷崇桂保住总监的脸面，总监也就保这位快婿步步高升。殷崇桂扯着裙带向上爬，对于这位太太也就不敢不俯首贴耳。于是这位太太得了个二皇娘的浑名。

来到萍水县，殷崇桂公开标榜清如水，明如镜，沽名钓誉。可是二皇娘在殷公馆，却是前门招财，后门进宝，唯利是图。夫妻阴阳两面，名利双收。

菖蒲讨厌殷崇桂，更憎恶二皇娘，要不是跟殷凤钗的恋情千丝万缕，他才不登殷公馆的门。

“小姐呢？”菖蒲又问门子。

“在后花园。”门子问道：“用我通禀吗？”

“不必了。”

说罢，菖蒲穿游廊，过角门，到后花园去。

小小花园，不但有花有树，也算有山有水。园中一座四角重檐的花亭，

花亭左边点缀着山石，四外有玫瑰、海棠、石榴、夹竹桃，花亭右边是一片水池，池边丛生着野草闲花，水中有几根芦苇，几片浮萍，几缕绿藻。亭上可以乘凉、赏月、饮酒、听曲，亭畔可以观鱼垂钓。

菖蒲走进花园，只见花亭上有六个戏班里的小女孩子，四个人吹奏笙、管、笛、箫，两个人一对一答地唱《西厢记》，殷凤钗倚坐在铺了一张彩席的山石上，凝神沉思地谛听着这感人动听的歌唱。她没有发现菖蒲，菖蒲却一进花园就看见了她。殷凤钗是一个丰腴丽艳丽的姑娘，鸭蛋脸儿，一头青丝梳成个仕女的发誓，两道弯弯的峨眉，双眼皮，长睫毛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鼻洼上有几点细碎的雀斑，红红的嘴唇像刚刚咬破了樱桃，脸颊上不施脂粉，天生的桃花颜色。菖蒲凝望着殷凤钗那娇媚的神态，感情一阵冲动，心怦怦地跳起来。

五年前，菖蒲还在日知小学教书，殷崇桂带着二皇娘和凤钗来萍水上任。当天，殷崇桂执弟子礼，来到获庐拜望齐柏年。齐柏年留下殷崇桂吃饭，菖蒲陪座。酒席间，殷崇桂非常称赞菖蒲的人品和学问。礼尚往来，第二天，齐柏年派遣菖蒲代他回访了殷崇桂。殷崇桂留菖蒲在殷公馆吃饭，同席的不但有二皇娘，而且有凤钗。那年月，只有开通人家，男女才能同席，因而被旧礼教常年束缚的青年男女，很容易一见倾心。菖蒲在舅舅的管教下，从来没有跟年轻的异性有过直接的接触。因此，跟凤钗同桌吃了一顿饭，饭后殷崇桂和二皇娘有一桩名利之事要办，凤钗又陪他到后花园散了一会儿步，说了一会儿话，于是凤钗那丰腴丽艳丽的面影和身姿，就保留在了他的心上。

殷凤钗只念过小学。殷崇桂本想不惜高昂的代价，送她上中学、大学，甚至出国留学。但是凤钗对于上学极感乏味，因此念完小学之后，就像囚犯逃出了监牢，再也不想进学校受罪了。于是，就在殷公馆里，过起千金小姐那锦衣玉食的生活。不过，她到底识字，无聊时就看看小说解闷儿。然而，她的艺术欣赏能力有限，大作家的名著，她看不懂，引不起她的兴趣。正像她看才子佳人戏一样，她也最爱看劣等文人炮制的才子佳人言情小说，而且入了迷。她正是豆蔻年华，情窦初开，所以非常渴望自己也像戏中和书中的佳人，巧遇落难公子或欣逢风流才子，后花园私订终身，凤求凰双飞双宿。所以，她一见文雅清秀的菖蒲，就一下子掉在了自己早已织就的情网里。

殷崇桂很高兴，他觉得跟菖蒲家结亲，不但门当户对，甚至还有点高攀。这是因为菖蒲的舅舅齐柏年乃是京东屈指可数的知名人士，而菖蒲的人品学问，前途不可限量。

但是，二皇娘不乐意。二皇娘一心想把她这颗掌上明珠嫁给省长的少爷，司令的儿子，至少也得嫁个大银行的小老板。可惜，她只知前思，不知后想，她所渴望巴结的那些大富大贵人家，却又看不起她二皇娘的女儿了。

二皇娘不乐意，菖蒲也就冷却了对于凤钗的热情。但是，凤钗满头满脑的才子佳人的故事，不亲自扮演一下，尝一尝此中甜蜜，是不甘心的。于是，她就模仿那些多情的佳人，接二连三地给菖蒲写信，打发她家的老妈子传书递筒。菖蒲盛情难却，也就不能不投桃报李。故事的结局，也是凤钗照搬才子佳人戏和才子佳人言情小说那一套，菖蒲应邀潜入殷公馆，到凤钗的闺房相会，二皇娘破门而入，但是并没有发生惊人之举。因为二皇娘虽是一只母老虎，在独生的宝贝女儿面前，却是一只温柔的猫儿。无巧不成书，菖蒲又考取了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。这在只有两三万人口的萍水县城，就好比中了进士，点了翰林，二皇娘也就破涕为笑，皆大欢喜了。

菖蒲进入北京大学，每月跟凤钗通一次信。凤钗文理不通，只能仿照才子佳人小说里的情书，补缀成篇，并不能表达真情；但是，她每月都从二皇娘的腰包里勒索一笔钱，准时寄给菖蒲，却是出自实意。菖蒲考取的是公费生，母亲每月都寄给他一些零用钱，而且他一向生活简朴，并不需要凤钗的资助。于是，他就用凤钗的这笔钱支援了好几个穷朋友，办了个小小的文学杂志《拂晓》，在青年学生中产生过一定的进步影响。

上了大学，菖蒲增长了学问，开阔了视野，又得到进步师友的引导，也接触了不少新女性，越来越感觉在思想和情趣上，跟凤钗都很不一致，凤钗并不是他理想的伴侣。

但是，他自幼深受舅舅的熏陶，旧道德观念很强，所以虽然很有几位新女性向他表示好感，他却从没有对凤钗产生三心二意。

八

现在，他站在后花园门口，在阔别几月之后，又看见了凤钗那娇艳而慵懶的神情体态，便禁不住一阵强烈的冲动和心跳。

等歌声停住，他的心情也平静下来，叫了声：“凤钗！”含笑向她走去。

“菖蒲！”凤钗从山石上跳下来，差一点儿被一长藤萝绊倒。她挥手驱赶那六个戏班里的小女孩子，“去吧！回班上还要排练；到那一天要是走了板眼，不光没有赏钱，连包银也不给。”

六个小女孩子答应一声：“是！”一边鞠躬一边退出去。

凤钗又跑过去把园门关上。还找了根杠子，顶住了门。然后，带着一股浓郁的芳香，扑到菖蒲怀里。

“想死我了！”她像一长藤萝缠绕在菖蒲的身上，水灵灵的大眼睛泛起了柔媚的春光，桃花色的双颊更显得红晕，藕荷色的旗袍下那丰满的胸脯剧烈地起伏。“听说北平打了仗，又不见你回来，昨天黑夜我做了一连串的恶梦，吓死人了，吓死人了。”

菖蒲一想起北平的局势，火热的感情冲动也就降了温，低沉地说：“如果在我上车之前，卢沟桥响起了炮声，我就不肯离开北平了。”

“那得把我急死，愁死，你这个狠心的！”凤钗用她那白嫩的手指，戳了一下菖蒲的额角，“你什么时候到家的？”

“昨天傍晚。”

“为什么不赶快来看我？”

“我要跟母亲和舅舅说话。”

“说些什么呢？”

“国事，家事。”

“家事说了些什么呢？”

“咱们的婚礼，是大办还是小办。”

“终身大事，当然大办！”凤钗那樱红的小口喷着芬芳在菖蒲耳边叽叽喳喳。“你那皇娘岳母的腰包里，又有银行存款，又有金银珠宝，又有房契股

票，我逼得老太婆一片一片地割肉，榨出来好大一笔陪嫁，够咱们富贵一辈子的。”

“你打算怎么大办呢？”菖蒲的眉头皱了皱。

“搭高台彩棚，演三天堂会，摆三天喜筵。”凤钗沉浸在幸福的陶醉中，“三班鼓乐，八对红罗伞，十六人抬大花轿周游全城……”

“办得太大了！”菖蒲摇着头。

“你想小办？”凤钗睁开了沉醉的眼睛。

“我想不办。”

“啊！”凤钗松开了箍在菖蒲身上的双臂，“你想推迟婚期？”

菖蒲牵着她的手，走上花亭，一只胳膊拢住凤钗的身子，低声柔气地说：“日寇已经发动了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；我们都是热血青年，怎么能忍受在国难当头时刻灯红酒绿地大办喜事呢？”

凤钗扭摆着腰肢，挣脱菖蒲的拥抱，哽咽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变心了！”就双手蒙住脸，一抽一噎地啜泣起来。

菖蒲正要安慰她，花园门被拍得山响一个水鸭子叫似的女人声音：“开门，开门！”

菖蒲：“让我看看你！”那是二皇娘。菖蒲只得丢下啼哭的凤钗，走出花亭去开门。

门一开，二皇娘花枝招展地出现了。

原来，二皇娘打了一夜麻将，天亮前才睡下。睡了一个觉，口渴醒了，喊丫头送茶水。喝了一小壶香茶，还想接着睡下去，可是一听说菖蒲来了，连忙起了床。贴身老妈子侍候着梳头洗脸，浓妆艳抹，便急急忙忙到后花园来了。

二皇娘虽已徐娘半老，却真正是风韵犹存，而且一心要跟正值妙龄的女儿争妍斗艳，所以十分讲究穿着的摩登，打扮的人时。但是，脂粉的红颜，到底比不了青春的秀色；更何况她淫荡贪婪、暴戾成性，绫罗绸缎和上等宫粉包裹不住也掩饰不了明显的色衰。

然而拍马屁的人异口同声夸她跟女儿就像一对双生姊妹花，更助长她搔首弄姿作小女儿态，把肉麻当有趣儿，越发令人作呕。

对于这位面目可憎的丈母娘，菖蒲克制住心理和生理上的厌恶，努力装出恭敬的样子，强笑着问了一声：“伯母好。”

“好嘴硬！”二皇娘娇嗔地瞪了他一眼，“到了今儿晚，还不该改一改称呼，叫我一声娘吗？”

花亭上，凤钗听母亲来了，哭声更高。

“唉哟，我的儿！”二皇娘大吃一惊，一阵风上了花亭，“大喜兴的日子，为什么哭天抹泪？”

“他……他变了心！”凤钗偎在二皇娘怀抱里，哭成泪人儿。“终身大事，他不许红红火火地办一办，叫我一辈子窝心，脸上无光抬不起头。”

“一定是老举人舍不得花钱，梅姑奶奶又做不了老举人的主。”二皇娘不成不淡地说，“菖蒲，你也不要为难，娘抽骨头拔筋，给你们办。”

“不！”菖蒲恼怒地说：“国难当头，我们不能无所顾忌，惹萍水县老百姓唾骂。”

“老百姓管得着吗？”二皇娘那被烟薰得沙哑的嗓子，又水鸭子叫一般地嚷起来。

“我有钱，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爱怎么排场就怎么排场，谁敢背后嚼舌头根子，叫警察局把他抓起来！”

“这是胡作非为！”菖蒲也火了起来，“我可不想在家乡留下骂名。”

“由不得你！”二皇娘两手叉着腰，露出了泼妇本相。“女儿是我肠子里爬出来的，钱是我荷包里掏出来的，你管不着，拦不了。”

菖蒲冷冷一笑，说：“那就从长计议吧！”说罢，转身就走。

“狠心的，你不能撒下我！”凤钗哭喊着追上去，扯住菖蒲的胳膊不放。

花园门口，殷崇桂正面如死灰，仓仓而来，一见这个光景，又打手又跺脚，带着哭腔儿说：“吵什么，吵什么呀？日本兵就要打到萍水了。”

“啊！”二皇娘、凤钗和菖蒲都失声叫起来。

殷崇桂掏出两大把揉皱的电报，说：“北平西郊的蒋家村、青塔寺、古庙等处，正在激战；日军坦克从京东的通州开到北平朝阳门外大桥，企图冲入城内；南郊，日军向永定门外的大红门发起进攻，又从丰台经南苑的团河，进攻二十九军军部……”

“不办了，不办了！”二皇娘吓得面无人色，“你快送我跟凤钗到天津租界躲一躲。”

“我身为一县之长，不能擅离职守。”殷崇桂急得团团转，“菖蒲，你陪她们娘儿俩到天津去，就在我那所小洋楼里举行婚礼。”

“我要与萍水民众共患难！”菖蒲庄严地说。“凤钗是我的妻子，我要把她接回家去，一切由我负责。”

“我的女儿，不能交给你！”二皇娘急赤白脸地说。

菖蒲不动声色，说：“凤钗有她的人身自由，由她自主。”

凤钗看看她娘，看看她爹，又看看菖蒲，眼泪汪汪，左右为难。她感到一阵气虚，扑到她娘身上。

“我的儿！”二皇娘笑了。“跟娘一条心。”

凤钗打了个寒噤似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先到他家去吧！”

九

这是一个冷清清的花烛之夜。

洞房里早已经熄了红烛，但是小小的后院里，梅枝和竹梢上，还挂着八盏灯笼。阵阵风来，将梅影竹斑和摇曳的灯光，送进绿纱窗内，投映到新人的喜床上。

床上，菖蒲并没有睡去，他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室内一片朦胧。在他身边，凤钗像一株春雨海棠，身上掩住一条大红湘绣的合欢夹被，半边脸儿埋在鸳鸯戏牡丹的绣枕上，口角噙香，发出轻细的鼾声。

他没有感到欢乐，只有烦恼。今晚，宵禁之后，街上路断行人，一顶小小的花轿将凤钗悄悄抬进门来，一直送到后院。草草拜了天地，拜了高堂，夫妻相拜，柳黄鹂儿搀扶着新娘子进入洞房。他揭下了凤钗头上的红巾，凤钗满头金驯、玉簪富贵绒花，但是脸上带着泪痕，没有一点喜色。而且，她一眼看见端进长生面的柳黄鹂儿，目光忽然一惊一疑，眉梢挂上了怒气，只吃了一着，就把筷子摔在了桌上。

夜深人静，菖蒲听母亲房里已经安歇，便吹熄了梳妆台上的一对红烛。回到床边，他想拥抱着凤钗谈一谈心，却发现凤钗趴在床上啼哭。

“你……你这是做什么呀？”菖蒲想把她抱起来，但是搬了几搬也搬不动凤钗那丰腴的身体，只得换在她身边躺下，“今天总算吉日良辰，你哭什么？”

“我的命比黄连还苦！”凤钗抽泣着说：“一顶四人抬的小花轿，就像从人市上买来一个收房的丫头，把我抬进了你们家，往后谁看得起我。”

“你要明大理，识大体，想一想眼前的时局多么险恶。”菖蒲婉言劝道，“咱们是患难夫妻，更为情深义重。”

毕竟是花烛之夜，新娘子的怨气很快就消散了。但是，当菖蒲给凤钗的香罗衫解到最后一个丁香扣绊的时候，凤钗又拨开菖蒲的手，突然低低地、严厉地问道：“那个俊俏的丫头是个什么人？”

“我家哪儿来的丫头？”

“就是那个撵我进房的小狐媚子。”

“那是我家的客人，是母亲收留她住下的。”

“把她赶走！”

“母亲喜欢她，做儿女的怎么能赶走母亲喜欢的人呢？”

“不是你母亲喜欢，是你爱着她！”凤钗又哭了。“我早猜到你背着我拈花惹草，果然不错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菖蒲发了怒，“不要学你娘，要做一个贤慧的妻子。”

“好！”凤钗从鼻孔里笑道，“明天我求母亲把她给你收房，家花没有野草香呀。”

“你竟敢污辱一个清白的少女！”菖蒲气得浑身冒火，“过几天黄鹤儿就要进日知中学，你要讲点道德。”

凤钗一听柳黄鹂儿过几天就要进日知中学去，又转怒为喜，千娇百媚地揉搓着菖蒲，软言柔语，低声下气，把菖蒲哄笑了。

现在，凤钗甜蜜地睡去，却不知道她在丈夫的心上，留下浓重的阴影。菖蒲睡不着，他已经看得很分明，他跟凤钗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爱情，一点也不知心。他轻轻地下了床，走到窗前，点起了一支烟，陷入了苦恼的沉思。忽然，他听见窗外一声轻柔的叹息，掀开窗帘一角望去，只见荷花缸旁，梅影竹斑和摇曳的灯光中，柳黄鹂儿披着母亲的一件斗篷，坐在藤椅上，手托着腮，正在守夜，怕灯笼失火。她是那么恬静，那么孤单。菖蒲想起凤钗刚才对于这位清白少女的污辱，深深感到一阵内疚，想走出去，劝她回房去睡。

他刚要开门，凤钗又醒了，并没有睁开睡眼，只是伸出一只雪白的胳膊，在床上找他，他只得又退回去。

后来，他刚刚朦胧欲睡，却又被一阵紧急的敲窗声惊醒。

“俞公子，老举人请你马上到书房去。”是柳黄鹂儿在窗外呼唤他。

凤钗在梦中吓得尖叫：“日本兵打来啦！”

菖蒲匆匆穿上衣裳，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

“你别走，我怕！”凤钗死死抱住他。

“让黄鹂儿陪你。”

“不许她进来！”凤钗慌忙倒在床上。

趁这工夫，菖蒲快步走出去。一出后院小门，只见正院树下站立着好几个大兵，不禁一阵心惊。书房里灯火通明，他推门进去，只见舅舅披着一

件长袍，正跟金雄飞和殷崇桂谈话。殷崇桂那沮丧的神气，就像被寒霜打蔫了的枯藤。

“菖蒲兄，打扰了你的美梦！”金雄飞嘻皮笑脸，“兄弟奉命撤离萍水，特地前来辞行。”

菖蒲血涌上脸，悲忿地问道：“还没见日本兵的影子，你们就望风而逃么！”

“军机不可泄露。”金雄飞看了一下手表，“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拔。齐老先生和菖蒲兄，我劝你们速离此地，如果愿意跟我们同行，我可以推迟一个小时行动。”

“萍水是我生身之处，葬身之所，我要与萍水共存亡。”齐柏年拱了拱手，声音悲怆。“金营长，我看你还是个热血未冷的青年，大丈夫当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还，愿你不负军人应尽之天职。”

“金营长，你这一走，我的日子可怎么过？”殷崇桂可怜巴巴地说，“我要电请上峰收回成命，你暂且不要开拔。”

“军令如山，令出必行。”金雄飞拍了拍殷崇桂的肩膀，“殷县长，你手下还有二十几名警察和一个保安队，我再拨给你三十条枪和一万发子弹，扩充队伍，维持治安，如何？”

“我要这些劳什子有屁用呀？”殷崇桂拉着哭声说，“如今要跟日本兵打仗，谁肯吃这份送死的钱粮？”

“金营长，送给我吧？”菖蒲说，“我们正要把日知中学办成抗日学校，这些枪支子弹正可以武装学生们。”

“给谁都一样。”金雄飞满不在乎地说，“反正我们要轻装，不想带走，没人要就得毁掉。”

“那就毁掉，毁掉！”殷崇桂连连说，“兵刃乃是凶器，不能流散民间，以免滋生事端。”

“殷县长，这叫什么话！”齐柏年大怒“日寇入侵，民众正该揭竿而起，你反而要销毁抗敌的武器，这岂不是汉奸行为？”他向金雄飞深深作了一揖，“金营长，请以国家民族为重，把这三十条枪和一万发子弹，借给我的学校。”

金雄飞到底还是个年轻人，能够激起五分钟的热情。他一挥手，说：“菖蒲兄，你带人去跟我取枪。”

于是，菖蒲到外院喊醒熊大力、柳摇金和柳长春，牵着四匹马，跟着金雄飞走了。

从这一天起，菖蒲就东奔西跑地忙起来。座落在郊外古庙里的日知小学门口，挂起了中学的牌匾，十字街头，三岔路口，草亭茅店，渡口车站，张贴了招生简章。熊大力、柳摇金、柳黄鹂儿、柳长春带着他们的四匹马，搬到学校去住，不几天就有几十名青年报名。

柳黄鹂儿离开齐宅，凤钗非常高兴，但是菖蒲一天到晚在外边跑，而且竟有两夜不回家，抛下她伴孤灯守空房，又气得她连哭了十二个时辰。

这一天晚上，菖蒲从学校回来，身上挎着一支驳壳枪，兴冲冲走进新房。凤钗正坐在银烛台下，两眼痴痴呆呆失神，一对儿一对儿掉眼泪。菖蒲站在屋门口，她也没有发觉，菖蒲也不惊动她，只是微笑着欣赏她那娇媚的神态。新婚燕尔，凤钗显得有些‘憔悴，但是也并没有褪尽海棠春色；那一对儿一对儿的眼泪就像清晨的露珠，从花瓣儿上滴落下来。

菖蒲见她哭得伤感，便轻轻咳嗽了一声。凤钗转过脸儿，泪眼中只见

闯进一个带枪的人，毛骨悚然地尖叫了一声：“强盗！”扯过合欢被，蒙住了头。

“凤钗，是我！”菖蒲走到床前，想拦腰抱起她来。

“别碰我！”凤钗躲闪着。

“你不愿理睬我吗？”菖蒲问道。

“枪！”凤钗在合欢被里叫着，“扔出去。”

菖蒲摘下枪，放在梳妆台上，笑道：“我没有轧子弹。”

“扔出去，我怕！”凤钗在床上乱踢着。

菖蒲并没有把枪扔出去，坐在椅子上，沉默着。后来，他一跺脚，站起身，说：“你睡吧，我还要出去走一趟。”

“不许走！”凤钗掀开合欢被，拦住了菖蒲。

菖蒲在床边坐下来，脸色非常忧郁。凤钗胆怯了，靠在丈夫的身边，拿起他的一只手，偷眼觑着丈夫的脸色。

“明天是回门的日子吧？”菖蒲低低问道。

凤钗点头一笑，说：“多谢你还记得，你得陪我回娘家住两天。”

菖蒲沉重地摇摇头，说：“明天我得四出募捐。”

“募捐做什么？”

“好几十口人，都要吃饭。”菖蒲心情沉闷地说，“本来，日知中学的校董们都答应出钱，可是金雄飞撤离萍水，他们也都纷纷出走，到哪里去找他们要钱？这些天，吃的都是舅舅过去的那一点积蓄，至多也只能支持三五天了。咱家一无土地，二不经商，眼看自家也要吃不上饭，所以不得不到社会上募捐。”

“咱家吃饭，你不必发愁。”凤钗在他的手上捏了捏，“带来的压箱子钱，还够咱家开销一些日子的。”

菖蒲突然涨红了脸，不好意思地问道：“凤钗，你……你有多少陪嫁？”

“不是早就跟你说吗？”凤钗笑眯着眼，“我一片一片割你那皇娘岳父母的肉，足够咱俩富贵一辈子。”

“为了抗日，你能不能捐献出来？”

凤钗像被捅了一刀似地叫起来：“你绕来绕去，你是要割我的肉喂鹰呀！”

“想一想，亡了国，钱有什么用？”

“难道榨干了我的陪嫁，就亡不了国吗？”

“拿出一部份，行不行？”

“一文也不给！”

这一夜，新婚夫妻同床异梦了。

十

第二天早起，凤钗还没有睡醒，菖蒲就起床走了。等凤钗梳洗完毕，她家那翠盖红窗金漆彩画的高篷马车，早已经恭候在齐宅门口，来接她回门了。

凤钗拜别了婆母和舅婆夫人，就像鸟儿飞出了笼，登上车，跺着脚催把式赶路。

但是，高篷马车刚刚拐上南关大街，就被一条绳索拦了路。

“谁敢拦我的道？”凤钗掀开窗帘，问道。

“我们是日知中学募捐队，为了抗日救国，请捐一点款吧！”

拦路的是柳黄鹂儿。她身穿梅姑奶奶送给她的素雅的衣裙，一手拿着一面小旗，一手抱着一只扑满，是那么庄严，那么优美。

柳黄鹂儿的目光，和凤钗那充满妒火的目光碰在一起，柳黄鹂儿的脸一红，鞠了个躬，叫了一声：“少奶奶！”

“啊！原来是柳姑娘！”凤钗酸溜溜地说，“真像个中学生了，不卖艺了吗？”

柳黄鹂儿并不畏怯，眼睛眨也不眨，说：“下午，我们要在十字街头的大空场上跑马戏，俞公子还要讲演，少奶奶来听吗？”

“俞公子的讲演我比柳姑娘听得多，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。”凤钗尖声地嘲笑，“要是柳姑娘教会他耍几套马戏，我倒想看看。”

柳黄鹂儿脸一阵白，忍了忍才说：“为抗日救国，上阵打仗，俞公子这些日子一直练马。”

“拜柳姑娘为师吗？”

“不敢当！俞公子初学乍练，是我侍候他。”

“骑的也是柳姑娘的马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我替我的男人交学费！”凤钗掏出钱包，从窗口抛了出去，“也买下你的马，供他骑。”

拦路的绳索解除了，高篷马车又向前驶去。到十字街头，刚要拐上东西大街，又被一条绳索拦住。

“我们是日知中学募捐队，为抗日救国，请捐一点款吧！”是一阵唱歌似的声音。

凤钗隔窗一看，原来是戏班里的六个女孩子，她暴怒起来，厉声说：“把式，拿鞭子把她们赶开。”

老把式只得在半空中打了几个响脆的鞭花。

但是六个女孩子并不散开，也不后退，仍然像唱歌似地异口同声：“为抗日救国，捐一点款吧！”

“抽她们！”

老把式叹了口气，从怀里摸出几个铜板，含泪递给了那几个女孩子。

高篷马车将凤钗送到殷公馆门前，凤钗下了车，老把式又赶车到县衙门去侍候殷崇桂。

离开娘家几天，凤钗感到十分陌生，也觉得门前非常冷落，龙爪槐七折八断，石头狮子低了头，大红门伤痕斑驳，满街的砖头瓦砾。她踮着脚尖走上台阶，门开一缝，门子鬼头鬼脑，连连招手：“小姐，快进来！”

凤钗侧着身子挤进去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儿？”

门子急忙关上大门，连上了三道铁门，心有余悸地颤声说：“昨天下午来了一帮学生到门前请愿，老爷不见，他们就堵住门口，提着老爷的名儿骂，到了晚儿还是保安队把他们赶走了。”

凤钗打了个寒噤，慌忙走进院里。大院一片死寂，阴阴森森，凄凄惨

惨，她一阵心惊肉跳，恐怖地叫起来：“娘，娘！”

沉了一会儿，披头散发的二皇娘才从正房门口探出半个身子，鬼鬼祟祟地跟她打手势。

凤钗走进她娘的卧室，只见关死了窗户，拉严了窗帘，撬开了地面上的方砖，扒出了两堆泥土，露出了几个陶瓷罐子，满装的是金银珠宝，银行存折和股票房契。

“这是干什么呀？”凤钗浑身发冷，打着哆嗦。

“轻声！”二皇娘那水鸭子叫的嗓子，压低得像蚊子哼哼，“今夜晚逃到天津租界里去。”

“也带着我吧！”凤钗趴到二皇娘的肩上，抽泣起来。

“菖蒲那小畜牲虐待你了吧？”

“他的心……挂在了马戏班的女戏子身上。”凤钗伤心地说，“还存心不良，想骗我把陪嫁捐献出来……”

“你这个养汉精，就乖乖地倒贴给了他？”二皇娘心疼得要昏死过去。

凤钗忙从汗巾上解下一个小小的锦囊，在二皇娘眼前晃了晃，说：“您看，贵重东西我都带回来了。”

“娘的儿！”二皇娘又死而复生了。

凤钗问道：“我爹走不走？”

“宋哲元都扔下北平跑了，他又何苦在萍水这棵树上吊死。”

“爹在哪儿？”

“他在巡视四城，临走使个稳军计。”

凤钗吃地一笑，忽然又一阵悲戚袭上心头，说：“我总得跟那个冤家说一声，到底还是做了几日夫妻，不能不明不白地问了他。”

“什么夫妻！”二皇娘恶狠狠地哼道，“又没有办喜事，宴宾朋，野合私奔一般过了门，有谁为证？到了天津租界，我跟你爹再给你一个富贵儿郎，俊品人物，还把你当做红籽红瓢儿的黄花闺女嫁出去。”

凤钗哀怨地一声长叹，说了句：“嫁不嫁的，再说吧！”便垂下头，眼泪像房檐雨水似地淌下来。

就在这天的月黑夜，殷崇桂带着二皇娘和凤钗，二十几名警察和一个保安队护驾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跑了。

黎明，在日知中学校外的旷野上，菖蒲骑着柳黄鹂儿的枣骝驹，柳黄鹂儿骑着柳长春的雪白马，柳长春骑着柳摇金的灰兔儿马，正在彩霞中驰骋飞奔，忽见老仆人门古气喘嘘嘘跑来：“菖蒲，老先生请你赶快回去！”

菖蒲在马上高声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儿？”

“殷崇桂带……带着全家跑了。”

“这个狗官！”菖蒲咬牙切齿地说，“凤钗呢？”

“也……也……也走了。”

“——这个……可憎的女人！”菖蒲气得脸白如纸。

“咱们把少奶奶追回来！”柳黄鹂儿一扯缰绳，雪白马一声长嘶。

菖蒲摆了摆手，说：“落花流水，随她去吧！”

门吉走到马前，说：“老先生一听殷崇桂跑了，马上写了几张安民告示贴出去；早饭也没吃，就到县衙门召集各界有头有脸儿的人，会商守城大事。”

“长春，你立即回校吹紧急集合号，全体学生武装进城！”菖蒲下令。

“是！”柳长春打马而去。

但是，菖蒲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马上，目光沉暗，心情优郁。

“俞公子，你别难过吧！”柳黄鹂儿呜咽着说，“萍水县的黎民百姓没人管了，就靠你跟老举人了。”

“我跟舅舅都担当不起如此重任。”菖蒲的眼睛放出光明，他在凝望着呈现在东山峰峦之间的一抹红光，“救国于危亡，拯民于水火，只有靠中国共产党！”

古庙里，响起嘹亮的军号声。

十一

萍水县的国民党军仓皇败退，有个机枪连连副叫郑三发，伙同他的盟弟、骑兵连二排长阎铁山，挟枪携款，骑马开了小差。

两个家伙逃到萍水湖畔，筋疲力竭，人困马乏，就躲进一块黑松林坟圈子里，放马吃草，他们仰躺在石供桌上，大吃烧鸡。

坟圈子里，黝黑黝黑，松风阵阵，阴阴森森。

突然，从一片野蒿丛里，有人伸着懒腰，打着哈欠，吸溜鼻子，吧唧着嘴，喃喃地说：“好香！”

郑三发吓得从石供桌上滚下了地，骨碌爬起，尖叫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野蒿丛里蟋蟀卒卒。爬出一个花白胡须、灰头扯脸的老道，摇头摆脑地说：“贫道万年知，云游天下，寻觅真主。昨夜仰观天象，得知青龙、黑虎两座星宿，今日下降此地黑松林中，是以早日前来恭候。”

郑三发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吁出了一口凉气，笑骂道：“原来是个走江湖的杂毛老道！你既然自称万年知，想必一定会相面算卦啦？”

万年知哈哈一笑，回答道：“贫道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相面算卦何足挂齿。”

郑三发撕下一条鸡大腿，扬手扔了过去，说：“哪你就给咱家算个卦，少不了你的卦礼。”

万年知虽已年过花甲，手脚却十分利落，一个饿狗扑食，把鸡腿接在手里，狠狠啃了一口，便盘膝大坐在松树下，问道：“主公，您是垂询吉凶祸福，还是想问功业前程？”

这一声主公，叫得郑三发骨酥肉麻，羞羞答答地说：“道爷，我想问功业前程。”

万年知把鸡腿连骨头也吞下肚去，伸了伸脖子，说：“主公请上坐，且听贫道‘林中对’。”

“道爷，什么叫‘林中对’呢？”郑三发一窍不通。

万年知用长长的黑指甲剔着牙齿，然后响脆地咳嗽一声，吐出一口粘痰，装腔作势地说：“想当年刘皇叔三顾茅庐，诸葛武侯纵论天下大事，名曰‘隆中对’；贫道乃当世之孔明，在此黑松林内，与主公畅谈当今天下大事，故名‘林中对’。”

“道爷高才！”郑三发双挑大拇指，“请道爷详细批讲，我郑某人支棱着耳朵恭听。”

万年知眯起眼睛，捻着乱如蓬麻的胡须，咬文嚼字说起来：“主公，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员，辰宿列张；这人主之份，自有天数。前朝旧代不必讲，只论当今胜败兴亡事，民国以来，四方割据，干戈不已，国无定主；那蒋介石也不过草头蛇混充真龙天子，命小福薄，并非九五之尊，所以一统天下不几年，东洋鬼子兴兵进犯，就丢了东四省。方今天下，正是风云万变，江山易主之际，主公命贵青龙之相，顺天应时，乘机起兵，必能成就大业。”

郑三发听得手脚飘飘然，抓耳挠腮，嘿嘿笑道：“道爷，我有这么大的造化吗？”

“主公不可妄自菲薄，片万年知连忙给他打气。“明太祖朱元璋，原不过是个捅牛屁股的小牧童，到头来还不是削平群雄，独得天下，金銮宝殿上一坐，称孤道寡。”

郑三发乐得印堂发亮，急煎煎地说：“道爷，干脆你就给我当军师吧！”

“嘻！”万年知端起架子，两眼望天。“周文王渭水访贤，刘皇叔三请诸葛，可不是这么一条鸡腿就能雇来的。”

那个麻脸暴眼的阎铁山，是个野驴脾性，扑了过来，叉开五指，揪住万年知的胡须茎子，吼叫道：“老条毛！坐轿子嚎丧，不识抬举，我把你扔下湖里喂老富！”

“混蛋，撒手！”郑三发慌忙撕扯阎铁山。“道爷，别跟这畜牲一般见识，我郑三发要学那周文王、刘皇叔。”

万年知揉着血糊糊的胡子，呻吟道：“贫道愿效驾钝之劳，辅佐主公定国安邦。”

郑三发毕恭毕敬地问道：“军师，寡人该从哪一方起兵呢？”

万年知手指萍水湖，说：“此湖潜伏龙脉，最有风水，正是起兵吉地。不过，闯大业，成大事，必须立旗号，招兵马，设官爵，定尊卑，才显得奉天承运。”

郑三发鸡啄米似地点头，问道：“军师，立什么旗号，设什么官爵呢？”

万年知早已胸有成竹，答道：“吴佩孚号称直军，张作霖号称奉军，孙传芳、张宗昌号称什么三省五省联军，一个个却都好景不长，兵败山倒，可见旗号不祥。依贫道之见，主公起兵，号称四面八方得胜军，最为吉利。主公暂且屈称司令，下设旅、团、营、连、排、班长，论功封官赐爵。”

郑三发高兴得好似爬杆的猴子，手舞足蹈地叫道：“着，着，着！军师，事不宜迟，兵贵神速，赶快抢占萍水湖！”说罢，抱起万年知，扔在他的马背上，率领阎铁山劫了一只渔船，进入萍水湖的芦苇深处。

半月时光，郑三发凭仗一挺机关枪，霸占了萍水湖，散兵、游勇、逃犯、亡命徒，以及走投无路的东北难民，纷纷入伙，竟然拉起了二三百人马，一百多条枪支，他们的眼线一直放到通州，不但月黑风高打家劫舍，而且光天白日抢掠行人。

中午，俞菖蒲在熊大力和柳长春左右保驾下，进入萍水湖西岸的青纱帐中。

青纱帐里像蒸笼似的闷热，菖蒲渴得喉咙冒烟，忽听前面不远处，传来母鸡下蛋的咯嗒咯嗒声，想必是有庄户人家，便寻声而去。

果然，一块牛腿高粱地里，有两间窝棚小屋，房山荫凉里坐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，正在喂一窝唧唧啾啾的小鸡。菖蒲下马，满脸带笑地说：“大嫂，讨口水喝。”那位大嫂吃了一惊，愣愣怔怔地盯了菖蒲半晌，忽然慌慌乱乱地站起身，走进屋去，眶啷关上了门，小鸡也吓得吱吱喳喳地乱钻。

屋里一阵叮叮咣咣的响动，菖蒲从门框的裂隙里看见，那大嫂拿起一口菜刀，闪到门后。

菖蒲不便逗留，又骑上马去，面朝门里，平和地说：“大嫂，不要怕。我是城里齐柏年老举人的外甥俞菖蒲，前来萍水湖，联合得胜军，共同抗日，惊扰你了，对不起！”

他正要拨转马头，屋门吱扭一声响，那大嫂端着满满一大葫芦瓢凉水追出来。菖蒲又要下马，那大嫂却把水瓢高高托过头顶。

“刚才慢待了！”那大嫂羞愧地低下眼睛。

“谢谢，大嫂！”菖蒲胸膛里一阵激动，在马上深施一礼，俯下身去，咕咚咚一口气喝下半瓢。剩下的半瓢水，熊大力和柳长春分着喝了。

他们连连道谢，告别大嫂，沿着青纱帐蜿蜒小路，继续向前走去。

菖蒲知道，踏上得胜军的地面，内行的要报路，可免冷枪暗箭。半瓢凉水下肚，菖蒲浑身清爽，喉咙凉润，呼吸着田野上散发的醉人芳香，他兴致勃勃地说：“大力，长春，咱们唱个歌。”

于是，他们放声高唱起来：

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
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，
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！……

高粱叶子唰啦啦山响，十几个强汉跳了出来，黑洞洞枪口封住他们的前后左右，齐声断喝：“不许动！”

菖蒲端坐在胭脂红的枣骝驹上，笑道：“弟兄们，辛苦了！我是城里齐柏年老举人的全权代表，前来会晤贵军郑司令，有劳回禀一声。”

“贵姓高名？”一个干核桃脑瓜儿的小头目问道。

“在下俞菖蒲。”俞菖蒲彬彬有礼地答道，“请问当家的，你的官称大号？”

“四面八方得胜军一旅一团一营营长贾三招儿！”贾三招儿挑起大拇指，点着鼻子尖，摇晃着干核桃脑瓜儿。

“幸会，幸会。”

“交出枪来！”贾三招儿陡地脸色一变，失声刺耳。

菖蒲抖了抖身上的杭纺长衫，说：“手无寸铁。”

“我要搜！”

“请”

贾三招儿打了个手势，几个强汉扑上前来，将菖蒲、熊大力和柳长春上上下下搜查一遍，齐声报告说：“身上没有凶器。”

“屈尊了！”贾三招儿抱了抱拳。“一连继续巡哨，二连原地埋伏，三连随我护送。”

菖蒲、熊大力和柳长春被蒙上眼睛，一个强汉牵马，一个强汉持枪跟在马后。拐弯抹角兜圈子，走了七八里，菖蒲一路上只听见水声喧哗，小鸟啼唱，昏天黑地，辨不出方向。

忽然，他们被喝令站住，贾三招儿跑向湖边的一个渡口。

湖边一片白沙滩上，柳棵于中掩映着一座酒馆和赌场，肉香扑鼻，酒气薰天，豁拳行令，吵蛤蟆坑。这座酒馆和赌场的后门外，一溜木桩，拴着几支小船。

贾三招儿冲院里喊叫一声：“尤副官，我给司令送一网鱼，使条船。”

土墙里，露出个兔子脸，探了探头儿，嘻笑道：“贾营长，得了赏钱，快来坐庄！”一缩脖子不见了。

贾三招儿将菖蒲等人赶上船去，三匹马拴在船后凫水，橹声咿哑，划进苇塘。高高的芦苇丛中，砍成一道道七纵八横的窄巷，只能容下一只船穿来钻去。

郑三发的司令部在湖中央的石瓮村，村庄内外坑道交错，土堡林立，遍布老虎眼枣树。船靠码头，岸上一座鹿砦寨门，迎面是鬼气森森的三太子庙，庙门口，左右两只石龟，竖立着两根响着青铜串铃的旗杆，飘舞着两面犬牙杏黄旗，一面上绣着四面八方得胜军，一面上只有个斗大的郑字。一个麻脸凶汉，面皮好似雨打沙滩，鼓凸着一双暴眼，脚踏到石龟背上，手叉着腰，满脸杀气。

“报告间旅长！”贾三招儿跳下船，哈着虾米腰，一溜碎步跑上前去，“我打了一网鱼，请您过过目。”

“押过来！”阎铁山吼了一声。

菖蒲被摘下黑布眼罩，只见阎铁山那一双暴眼，放射凶光，正恶狠狠地死盯着自己。

“你是阎铁山旅长吧？”菖蒲面无惧色，镇定地微笑着，“我奉齐柏年老举人的派遣，前来萍水湖，商讨联合抗日、守土安民大计，请问旅长引我面见郑司令。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阎铁山傲慢地从鼻孔里问道。

“齐老举人的外甥俞菖蒲。”

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刚从北京大学毕业，现在协助我舅父开展抗日救国活动。”

“原来是个喝墨汁的书生哥儿！”阎铁山充满敌意地嘲笑道：“你开口抗日，闭口救国，会打枪吗？”

“会一点。”

“哪儿学的？”

“学校。”

“跟师娘学的还是跟师妹学的？”

贾三招儿和那几个强汉，掩着嘴吃吃发笑。

“我受过军训！”菖蒲忍住怒气，但是提高了声音。

“会骑马吗？”阎铁山恶声恶气地问下去。

“会一点。”

“哪儿学的？”

“萍水县城里。”

“跟谁学的？”

“马戏班的一位女骑手。”

“是被窝里学会的吧？”阎铁山色情地挤了挤眼，一副下流丑恶态。

贾三招儿和那几个强汉哈哈狂笑起来。

“阎旅长，请你放尊重一点儿！”菖蒲红涨了脸。

柳长春却咽不下这口肮脏气，怒叫道：“不许你污辱我姐姐！”就要扑上去跟阎铁山交手。

菖蒲忙拦住他，说：“长春，不可鲁莽。”

阎铁山的两只暴眼凸了出来，骂道：“小狗日的！你姐姐跟这位大学士睡觉，算是给你家光宗耀祖啦！”

菖蒲不愿跟这个混帐东西再多费话，催道：“阎旅长，我已经说明了身份，讲明了来意，请带我去见郑司令。”

阎铁山那丑恶的目光，投向上岸来的三匹马，问道：“哪一匹是你的？”

菖蒲不得不一指胭脂红枣骝驹，说：“哪一匹。”

“好一匹俊俏的马儿！”阎铁山乜斜着眼儿，“那小娘儿们必定花容月貌，我也骑一骑。”

菖蒲连忙劝阻，说：“这匹马貌似娇弱，性子却很暴烈，生人难以接近。”

“我就不信！”阎铁山暴跳嘶叫，“阎某人见过烈马无其数，降伏这匹娘儿们胯下的马崽子，不费吹灰之力。”

菖蒲看透这个家伙野蛮而又愚蠢，不给他个钉子碰，不会放乖一点，便说：“那就请阎旅长试一试看。”

阎铁山气冲冲走上前去，扯住胭脂红枣骝驹的缰绳，狂暴地吆喝一声：“走！”

胭脂红枣骝驹高昂着头，正眼也不觑他，傲岸地挺立在地面上，纹丝不动。

阎铁山恼羞成怒，把缰绳挽得死紧，拼命揪扯马勒口，大骂道：“走，走，走！不走我就拆了你，卸了你，宰了你，碎了你！”

胭脂红枣骝驹一声呼啸，嘶鸣高昂激烈，令人不寒而栗，唿地一阵旋风，腾空而起。

阎铁山鬼叫一声：“我完啦！”在半空中连翻了两个筋斗，呱地摔昏在地上。

十三

这时，庙门大开，胖得像个油篓的万年知，身穿肥大的八卦道袍，头顶挽个冠髻，斜插两根烧蓝赤金簪子，手摇着鹅毛羽扇走出来；抬手投足，一举一动，惟妙惟肖地模仿戏台上的诸葛亮。

“何人在此喧哗？”开口也是戏文。

“回军师的话！”贾三招儿一溜小碎步，来到万年知面前，朝菖蒲努了努嘴儿，献媚地说：“他是县城里齐举人的外甥，还是个大学毕业生；一条大鱼，开得个高价。”

“原来是俞公子大驾光临，万年知这厢有礼！”万年知满脸惊喜神色，高

高打了个稽首。“公子降生百日，曾在小道主持的凌霄观寄名，不知公子尚有记忆否？”

菖蒲怔住了。他出生在外省，五岁丧父之后，母亲带他千里迢迢投奔舅父，生长在通州。在他的记忆中，家乡并没有一座凌霄观，更不记得做过寄名小道士。

“公子专心在学问上，早把这芝麻粒大的陈年往事忘却了。”万年知亲亲热热地拉着菖蒲的手，甜腻腻地笑着。“当年，小道曾是举人府上的常客，举人老爷最喜欢跟小道谈古论今，讲究琴、棋、书、画；后来，小道云游峨眉、武当、四明、黄山，又到江西龙虎山修道，所以我们多年不见了。”

菖蒲听他漫天撒谎，强忍着才没有笑出来；舅父洁身自好，平生不与僧道交往，何曾有过道士常客？他看得出，这个土匪军师不过想假借舅父的声望，给自己脸上贴金。

此时此地，也不便拆穿他，倒不如投其所好，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便说：“既然万军师与舍下是老相与了，就请引荐我去见你们的郑司令，学生有要事相告。”“公子请稍候。”万年知放开菖蒲的双手，整了整衣冠袍带，“我家司令思贤若渴，礼贤下士，小道先代公子通禀，司令必定隆重出迎。”说罢，急急忙忙走进庙门。

万年知回到庙里，郑三发还在大殿上跟那个军火贩子鬼吹灯夏三吵得像二犬相争，难解难分；一个针尖，一个麦芒，一个扯破了喉咙，一个喊哑了嗓子。

鬼吹灯夏三不但倒卖军火，而且贩卖人口。今天，他刚给郑三发运来两挺机关枪，三千发子弹，又要带走六个花票卖到妓院。这两笔生意、三言两语，谈笑之间就成了交。

发生争吵，抓破面皮，是为了一身军装。

“这一身偷棺挖墓来的破殓衣，只配拆铺衬，打格褙，给月子里的小孩儿撕尿布！”郑三发粗脖子红脸地挖苦说。

“井底之蛙，有眼不识金镶玉！”鬼吹灯夏三的怀里，紧紧搂着一个大黄缎子包袱。

“它是洪宪元年，袁大皇帝钦赐曹锟的陆军上将官服；袁大皇帝在太和殿登基，曹锟就穿的是这身官服见驾。”

“怎见得货真价实？”郑三发瞪着眼珠子问道。

“我有官服执照！”鬼吹灯夏三一拍腰间，口沫飞溅。“曹锟死后，十几房姨太太，二三十位少爷小姐，请来了租界地的洋人律师给他们分家，这身官服分到了十二公子的手里。十二公子最好女色，姘了八个洋窑姐儿，瓢泼大雨一般花钱，只花得赤条净光，身无分文，十二少奶奶也进了勾栏院。穷途末路，十二公子才把这一身传家之宝的上将官服，连同有袁大皇帝御玺加印的官服执照，送进了当铺。亏得我夏三手眼通天，费尽心机，才从当铺掌柜的手里钓了出来，好心好意送到萍水湖，谁想你竟狗咬吕洞宾。”

“你到底要多少钱？”郑三发斗不过鬼吹灯夏三的三寸不烂之舌，怒气冲冲地问道。

鬼吹灯夏三翻了三下巴掌，说：“一千五百块。”

“给你家买坟地呀！”郑三发蹦起来叫骂，“还是到窑子里给你娘赎身？”

“姜子牙钓鱼，愿者上钩。”鬼吹灯夏三搭起二郎腿，两眼望天，“少一个崩子儿，我不卖。”

“我不上钩，我不买！”郑三发赌气地说。

“牛不喝水，咱也不强接头。”鬼吹灯夏三站起身，把大黄缎子包袱甩在肩上，“不穿这身官服，你这个司令怎么抖得起来大将军八面威风？”说罢，抬腿要走。

“慢！”郑三发扯住他的胳膊。

郑三发自称司令以来，就高价收购佩戴高级官衔的军装，穿在身上，抬高身份。他已经搜罗了少校、中校、上校的军装穿过几回，都觉得派头儿不足，锁进柜子里。谁想，鬼吹灯夏三神通广大，竟从当铺里挖掘出一身陆军上将官服，而且是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的遗物，不但难得，更属珍品，他怎能不馋涎欲滴呢？可是，鬼吹灯夏三索价高昂，明明是敲他的竹杠，抓他的大头，他又不甘心割肉。

他正拿不定主意，万年知走进了大殿，忙问道：“军师，一千五百块大洋买这一身虫吃鼠咬的陆军上将官服，值不值？”

“值！”万年知在鬼吹灯夏三的每一笔生意中都吃回扣。“夏三爷要是能找到一身大总统官服，给我们司令送来，我保你开口不还价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。”

“还是万军师见识高，懂得钱该怎么花！”鬼吹灯夏三吹捧说。

万年知打开大黄缎子包袱说：“司令，您赶快换这一身贵重官服，去接一位贵客。”

“什么贵客？”郑三发问道。

“县城里齐举人老爷打发他的外甥，大学毕业生俞菖蒲公子，前来找我，请我带他面见司令，共商大计。”

“举人老爷派人来跟我共商大计！”郑三发先是受宠若惊，后又产生妒意，“举人老爷为什么如此赏你的脸？”

“我跟举人老爷是老交情。”万年知对于自己的谎言，也信以为真了。“在我云游江南之前，常到举人老爷家谈古论今，讲究琴、棋、书、画。这位俞公子，在他降生百日那一天，还在我当年那个凌霄观里记过名。”

“这件光宗耀祖的大事，我怎么早没听你说？”郑三发发生了疑问，“军师，你可是有粉从来不忘搽在脸上的。”

“我是怕间旅长又说我是牛皮匠呀！”万年知拉长了脸，“这不是俞公子来了吗？也不必我自吹自擂了。”

于是，郑三发穿起了曹锟遗留的、早已失去光采的、散发着当铺潮霉气味的陆军上将官服，那模样儿，真称得起是沐猴而冠。在万年知的陪同下，他挺出一副威严神态，走出大殿；但是一想到就要会见的是一位高品人物，不免心情紧张，走起路来，抬手动脚都显得僵硬。当他一步就要跨到庙门口的时候，阎铁山醒转过来，正要开枪行凶，他断喝一声，阎铁山便两手软绵绵地垂落下来。

“俞公子是齐举人老爷派来跟我共商大计的，你怎么可以不顾大礼，以下犯上？”郑三发手指阎铁山的鼻子，大声呵斥。

“你别听那老杂毛胡说八道！”阎铁山吵嚷着说，“这个姓俞的本是贾三招儿绑来的肉票，老杂毛痰迷心窍，把他捧成活神仙。”

郑三发跟阎铁山是生死之交，怀疑地问万年知：“军师，你可别跟我鬼画符！”

“阎旅长上了贾三招儿的当！”万年知顺手牵来一只替罪羊。“俞公子前

来萍水湖，贾三招儿不明大义，把俞公子当成肉票绑了，还想冒功领赏。”

“贾三招儿，你这个狗娘养的！”郑三发一个耳光打过去，贾三招儿像陀螺似地团团打转，又抬腿一脚，踢得贾三招儿连翻了几个筋斗。

“司令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看在俞公子面上，饶恕这个狗东西一回。”万年知又扮演了慈悲为怀的善人角色。“俞公子，快请过来跟我们郑司令相见。”

菖蒲也就顺水推船，走过来跟郑三发握手，说：“郑司令，久仰。”

“俞公子高抬郑某了！”郑三发出身卑贱，虽然早已自封司令，而且又身穿上将官服，但是在高品人物面前，仍然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低人一等的奴才相儿。

万年知躬腰一揖，说：“俞公子请到司令部大堂，跟郑司令叙话。”

“铁山，你也来陪贵客！”郑三发吩咐道，“到内宅去，让你嫂子打开衣柜，把那身上校军装给你穿上。”

“是！”阎铁山欢天喜地走了。

十四

走进大殿，只见三太子的塑像高高供奉在神龛里。香案后面，有一张披着锦绣椅套的高背雕花太师椅，那便是郑三发的宝座。香案两侧的两张太师椅没有椅套，文东武西，那是万年知和阎铁山的位置；此外还有一些散放的方凳、圆凳、条凳，那是大小头目的座位。

“请俞公子上座！”郑三发躬身说。

“客不欺主，还是郑司令坐在首席。”菖蒲表现出大家风度，彬彬有礼。

万年知抚掌大笑道：“平起平坐吧！”

鬼吹灯夏三忙将阎铁山那张太师椅搬到香案后面，跟郑三发的宝座并列；没有锦绣椅套，就把他的大黄缎子包袱皮披在椅背上。

落了座，互道寒暄，敬烟献茶。万年知又先开了口：“俞公子，举人老爷贵体可大安？”

俞菖蒲欠了欠身，答道：“家舅布衣蔬食，淡泊功利，所以身体很是康健。”

“对，对！”郑三发插嘴说，“鱼生火，肉生痰，菠菜豆腐保平安。”

万年知见他出口鄙俗，怕他言多失礼，连忙转人正题，问道：“举人老爷派遣俞公子前来，与郑司令商讨守土安民大计，不知是否携来举人老爷的宝札？”

菖蒲从贴身小衫里掏出齐柏年的涂蜡手书，递到郑三发手中，说：“请郑司令过目。”

郑三发目不识丁，接信在手，歪着头儿，上看看，下看看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苦着脸儿说：“郑某人才疏学浅，看不懂老举人的梅花篆字，还是请万军师替我宣讲吧！”

万年知起立，正了正衣冠，毕恭毕敬捧过书信，然后摸出一副老花镜，架在鼻梁上，装模作样地看起来。他虽然熟悉麻衣神相，满腹六交八卦，但

都是师父口传心授，并不通晓文理，所以一句也看不懂齐柏年那古奥文字。然而，他既不愿在菖蒲面前有失尊颜，更不愿在郑三发面前露出马脚，于是便望文生义，信口胡诌起来：“举人老爷的意思……意思是……萍水县衙门散摊子了，他老人家承头，自立保土安民国号，亲任执政，还要聚拢萍水县各路人马，组成联军，请司令就任总指挥……”

菖蒲真是啼笑皆非，不得不打断他的胡言乱语，说：“万军师，家舅的书信文字简约，言不尽意，还是让我来解说明白吧！”

“好，好！”万年知正想借坡下驴，忙将书信奉还菖蒲，“举人老爷的文章，是前朝皇上御笔朱批的上上品，贫道只能略懂七八；要是秀才们写的玩艺儿，我闭上眼也看得懂。”

菖蒲把一只手按在舅父的书信上，一只扞住胸口，沉静了一下心情，声音朗朗地说：“日寇于七月七日在卢沟桥发动了侵华战争，当局无心抗敌，是以平津相继沦陷。萍水县政府大小官员，背弃职守，鸟兽四散，置民众生死于不顾；家舅出于爱国热忱，从不过问政治的隐居生活中挺身而出，领衔成立萍水抗日救国会，筹建萍水民众自卫军。目前，我们已在县城建立一支学生武装队，但是，毕竟敌众我寡，因此家舅殷切期望郑司令加入自卫军的战阵，共同抗击入侵萍水县的日寇。国家存亡，匹夫有责；保卫家乡，义不容辞。我想，郑司令必能深明大义，乐于与我们组成统一战线，并肩携手，共御外侮。”

郑三发听罢菖蒲这一番慷慨陈词，心里也一阵沸腾；但是他一向胸无主见，便向万年知道：“军师，你看呢？”

万年知一心想攀附风雅，忙说：“举人老爷如此看得起咱们得胜军，咱们怎么能不给举人老爷的面子呢？”

郑三发刚要点头，一直站立在他身旁的鬼吹灯夏三，杀鸡抹脖子似地向郑三发连递眼色，郑三发会意，改了口说：“多蒙齐老举人抬举，郑某人脸上十分光采；不过，军机大事非同小可，我还要跟我的一文一武会商，再给齐老举人回话。”

“大哥，任他千条妙计，你可要有一定之规！”殿外一声驴吼，阎铁山身穿满是油渍的上校军装闯了进来。

“那么，依你之见呢？”郑三发问道。

阎铁山叉着腰，岔着腿，说：“咱们跟齐老举人的队伍划地为界，井水不犯河水。”

菖蒲正色说道：“阎旅长，大敌当前，我们必须联合抗日，不应割据一方；割据一方只能被日寇各个击破。”

“俞公子言之有理！”万年知跟阎铁山唱反调。

“老杂毛，你吃里扒外！”阎铁山骂着。

鬼吹灯夏三悄悄扯了扯郑三发的衣襟儿，努了努嘴，又咬了咬耳朵。

菖蒲不动声色，说：“郑司令要跟一文一武会商，我在一旁诸多不便，暂且告退。”

郑三发站起身，向俞菖蒲连连拱手，满脸堆笑，说：“俞公子一路劳乏，请万军师陪同俞公子先到客房安歇。”

万年知又引领俞菖蒲走出庙去。熊大力和柳长春牵着马，守候在庙门外；贾三招儿是今晚的值星官，带着四名喽罗，团团看住熊大力和柳长春。

“三招儿！”万年知吆喝一声。

“在！”贾三招儿赶忙答应，躬身听命。

“你护送俞公子到客房去，吩咐灶上预备丰盛酒席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再到花票房子，提出几个俊俏的雏儿，服侍俞公子安寝。”

“遵命。”

万年知不等菖蒲开口回绝，就道了一声失陪，急急回庙里去了。

石瓮村是个菱形的小岛，贾三招儿和四个喽罗手提风雨灯，沿着村外水边，护送俞菖蒲、熊大力和柳长春到菱角尖上。一片桃树林中，有一座高墙大院，铁皮大门，钉满狼牙钉，门楼上吊着一盏红灯笼。这里是郑三发的迎宾馆，又是他的花票房子。

“三寸丁，开刚”贾三招儿喝叫。

铁门哗啦啦开铁栓，走出一个罗圈腿的小男子，面图像个丑八怪，怪笑着问道：“三招儿，有个阎旅长吃够了的剩货，我正留给你尝鲜儿。”

“闭上你妈的臭嘴！”贾三招儿笑骂道。“我护送郑司令的贵客俞公子，还有他的两位马共。到你这儿逍遥一夜，你要好好侍候。”

这个名叫三寸丁的罗圈腿丑八怪，忙给菖蒲打躬作揖，谄笑着说：“请，请！”

俞菖蒲、熊大力和柳长春走进铁门，铁门又哗啦啦关闭，三寸丁插上铁栓，先带着熊大力和柳长春牵马到牲口棚去，然后引路到东小院，直奔北房。

开了房门，点着一盏头号玻璃罩煤油灯，照亮了粉刷得雪亮的房间，只见四壁挂满了五光十色的八扇屏，有的是：“买卖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。”有的是：“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”有的是：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”此处还有横七竖八的字画，有的是花卉鸟虫鱼，有的是山水人物像，明明是从财主商户家洗劫来的杂牌货，却牛头不对马嘴地装点风雅。一张花梨木条案上，摆设着座钟、胆瓶、红漆拜匣；两把太师椅，一新一旧，一高一矮，参差不齐；炕上铺着雪白的苇席，架着碧纱蚊帐，炕桌上有一副茶具，一套烟具，居然还有几卷书，翻开一看是佛经。

“俞公子，您稍候，马上有人来服侍您。”三寸丁一副奴颜婢膝的模样儿，点头哈腰地退了出去。

工夫不大，门外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和吃吃的笑声，房门吱扭一响，扑进一股刺鼻的脂粉气味，两个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女人，一个端脸盆，一个捧茶壶，扭着腰，飞着眼儿，嘻皮笑脸地说：“俞公子，我们姐妹俩来侍候您，您多多怜爱我们吧！”说着，走上前来，就要粘在菖蒲身上。

菖蒲又羞又恼又慌，喊道：“大力，长春！拦住她俩。”

“闪开！”熊大力和柳长春张开双臂，像是在菖蒲身边围起一道栏杆。

菖蒲沉着脸问道：“你们叫什么名字，可是好人家的女子？”

穿红袄的女人说：“我叫滴滴娇。”穿绿裤的女人说：“我叫迷魂香。”

但是都不肯说出真名实姓和各自的家世。

菖蒲也不想追问，说：“大力，长春，送她们回去。”

“俞公子，您可怜可怜我们吧！”两个女人眼泪汪汪，“好歹让我们陪您睡一夜，送回去我们要皮肉吃苦。”

“送她们回去！”菖蒲挥着手。“大力，长春，你们替我转告花票房子，不许虐待她俩；明天我面见郑司令，要求释放全部女票。”

熊大力挟起滴滴娇，柳长春扶起迷魂香，也不管她们踢蹬着腿，哭哭啼啼，打千斤坠儿，奔跑出去。

十五

但是，熊大力和柳长春一去不回头，菖蒲一人孤独地坐在空房里，听四下一片死寂，感到不安。他猛地站起身，开门正要走出去，忽然一颗石子像一道流星飞来，他来不及躲闪，头上的凉帽被打落地上。

菖蒲打了个冷怔，只见一个面带杀气的女子跳到他的面前。

这个女子颇有几分姿色，却是女扮男装，身穿飘飘欲仙的杭纺长衫，一顶白凉帽压在眉梢，抬手动脚，矫健而又袅娜，然而目光咄咄逼人。

“姑娘，你是谁？”菖蒲定了定神，尊重地问道。

“我替滴滴娇和迷魂香来服侍俞公子！”这个女子把菖蒲推进屋去，反关上门。

菖蒲皱起眉头，冷冷地说：“我不要谁来服侍，请你离开。”

这个女子莞尔一笑，眉目传情，顾盼流光，妖冶风骚地说：“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我要跟俞公子结鸳鸯。”说着，解开长衫的领扣，露出一抹葱心绿的围胸。

“姑娘请自重！”菖蒲后退着，“我已经是个有了妻室的人。”

“那就给俞公子做二房，再不就做一对露水夫妻。”这个女子不依不饶，逼上前来。

“无耻！”菖蒲大怒，一拍桌子，抓起茶壶，“你再不顾脸面，可就别怪我的手黑。”

这个女子哈哈一阵大笑，扯开长衫，腰间红绶带上斜插着一把雪亮的匕首。她高高一抱拳，说：“俞公子果然是一团正气的上品人物！实不相瞒，你要是色迷心窍，碰我的身子一下，我这把匕首就刺进你的胸膛。”

菖蒲不禁惊出一身冷汗，强笑着问道：“姑娘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是郑三发的妹子小藕。”这个女子又穿上长衫，笑吟吟地说。

“失敬了！”菖蒲连忙施礼。

郑小藕一边给菖蒲斟茶，一边说：“刚才俞公子的两位部下把滴滴娇和迷魂香送回花票房子，我把他们二位扣留下来，问明了你们的来意，这才前来试探俞公子，看你是不是上等人品？”

菖蒲笑了笑，说：“我来萍水湖，会见令兄，是想跟令兄联合抗日，保卫乡土。据我看，令兄目前还举棋不定，所以还要请藕姑娘多多帮忙。”

“俞公子请放心，我能作我哥哥一半的主。”郑小藕忽然脸上一红，低下了头，“不过，也要请俞公子帮一帮我的忙。”

“只要藕姑娘张口，我一定有求必应，尽力而为。”菖蒲捧着茶盅，等候郑小藕提出条件。

“我想……”郑小藕羞涩地咬了咬嘴唇，“我想把你那个柳长春留下来，他说要听你的将令。”

菖蒲笑道：“只要你们两厢情愿，我更想成人之美。”

“多谢俞公子！”郑小藕眉开眼笑，“我这就去找我哥哥，帮他拿主意。”

郑小藕传唤了三寸丁，为俞菖蒲、熊大力和柳长春摆上筵席，然后一阵风奔三太子庙去。

三太子庙大殿里，郑三发跟他的一文一武商讨军机大事，鬼吹灯夏三在一旁敲边鼓。

“抗日？屎！”阎铁山急赤白脸，满嘴喷溅唾沫星子。“日本兵有飞机、大炮、坦克车，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还没有打上几个回合，就丢盔弃甲，落花流水了，咱们这一点破铜烂铁的家当，怎么能拿鸡蛋碰碌碡？”

“可是，日本鬼子果真打到萍水湖，我招架不招架呢？”郑三发忧心忡忡地说。

鬼吹灯夏三眨了眨眼睛，鬼鬼祟祟，噤噤喳喳地说：“我从天津来，听说齐燮元要出山，招兵买马成立治安军，跟日本人提携亲善，维持社会治安；你们不如前去搭一股，讨个名正言顺的番号，得个加官进爵的封赏，占一块膘肥肉厚的地盘，那可真是一本万利。”

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”万年知连摇肥头，“宁做小国之君，不做大国之臣，宁为鸡头，不为凤尾；郑司令是青龙星下界，怎能屈居人下？”

“可是，跟齐老举人联合，齐老举人名高辈大，我也还是矮一头，低一等呀！”郑三发苦着脸儿说。

“这却又不同。”万年知老谋深算地拉着长声说，“齐老举人并不争名夺利，俞公子是个文墨书生，他们爷儿俩不过是金字牌匾，兵权还是握在司令手里。咱们借用这两块招牌，打着抗日旗号，扩充队伍，成就大业，正是天赐良机。”

“有理，高见！”郑三发眉头舒展了，两眼直放光，“那就押这一注。”

“且慢！”鬼吹灯夏三又插了一杠子，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，只怕万老军师没有看透这位俞公子。如今的大学生，十个有五对是共产党。前年冬天，共产党赤化了张学良跟杨虎城，在西安扣押了蒋委员长；郑司令跟这位俞公子联合，手下弟兄一被他赤化，不光要丢了兵权，只怕性命难保。”

郑三发打了个寒噤，心慌意乱地说：“万军师，你赶快打听明白，俞公子到底是不是共产党？”

“不是！”万年知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怎见得？”郑三发问道。

“我暗中给俞公子相了面。”万年知故弄玄虚，“从头上看，共产党的华盖放红光，那俞公子的华盖放金光；从脸上看，共产党面带煞气，那俞公子满面春风；从眼神看，共产党的目光如电，那俞公子的眼色柔和。所以，我敢断定，俞公子不是共产党。”

“老杂毛满嘴跑舌头！”阎铁山咆哮着，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那个俞公子嘴上甜言蜜语，心里不怀好意。依我的锦囊妙计，干脆把他扣下来，捎信给齐老举人，叫齐老举人交出县城赎票。”

“然后跟齐元燮合伙！”鬼吹灯夏三拍着巴掌，“我马上返回天津，给你们双方撮合。”

郑三发手托下巴，翻着眼珠儿，沉吟半晌，才说：“你们各有道理，我看咱们还是脚踩两只船，哪头炕热睡哪头，哪边顺风倒哪边。”

“我连夜动身！”鬼吹灯夏三趁热打铁又趁火打劫，“我给你跑腿儿，你得花几个鞋钱。”

“要多少？”郑三发从腰间摸出钱袋子。

“白送我十个花票。”鬼吹灯夏三伸出两个巴掌，都张开五指。

“你给我抱着脑袋滚蛋！”阎铁山像一只疯狗，又泼口大骂鬼吹灯夏三，“这十个花票就是十棵摇钱树，一枝一杈也不能给你。”

鬼吹灯夏三却不急不恼，嘻笑着说：“铁山，花票房子的生意你不必多嘴，我去讨藕姑娘的金口玉言。”

“姑奶奶来啦！”郑小藕大摇大摆走进来。

鬼吹灯夏三赶忙凑上前去，打躬作揖说：“恭喜藕姑娘！”像一只哈叭狗，围着郑小藕团团转。

“喜从何来？”郑小藕冷冷地问道。

“请到花票房子，我向藕姑娘详细禀告。”

“好话不背人，背人没好话，你就鸣锣响鼓地唱吧！”

“我……我给藕姑娘找了个如意郎君，”鬼吹灯夏三涎着脸儿说，“那真是小白脸，美男子，会说一口字正腔圆的日本话，就要在治安军里当个少校翻译官。”

“收起你那小白脸的美男子，留给你们夏家的姑娘受用吧！”郑小藕扬着脸儿，两只翡翠金耳环荡来荡去，“姑奶奶我有主儿啦！”

“谁？”郑三发吓了一跳，大嚷着问道。

郑小藕故意羞答答，慢吞吞地说，“俞菖蒲俞公子……”

“他！”郑三发大惊失色。

“……作媒人。”

“到底是谁？”

“跟我们当户对，棋逢对手。”

“究竟是个什么人，快快告诉我！”郑三发急得青筋暴起，跳着脚喊叫。

“哥哥，我来告诉你！”郑小藕的嘴角掠过一抹冷峭的笑影：“我不光替自己找了主儿，也替你作了主；咱们得打定主意，改邪归正，跟俞公子联合抗日，挣一个光宗耀祖的好名声。”

“小妹，你给鬼迷了心窍！”阎铁山气恼交加，又不敢过分发作，“那个俞公子迷住了你，你上了那个书生哥儿的当。”

“迷住了我的是俞公子那一片堂堂正正的道理！”郑小藕高声说。“哥哥，要是你们不愿跟俞公子联合，那就分给我一支人马，我跟他合伙。”

“好一个心比天高的藕姑娘！”万年知热烈捧场。

郑三发只得长叹一声，说：“小妹，就依了你，带我去见你给我选中的妹夫吧！”

十六

石瓮村外，萍水湖畔，雕花龙船上，郑三发大摆酒席，盛宴俞菖蒲。

岸上柳荫如伞，遮住毒热的阳光，湖上荷风阵阵，流荡着醉人的莲香。一张八仙方桌，摆满煎、炒、烹、炸、荤、素、冷、热，菜是美味；茅台、大曲、杏花、青梅，酒是上等。

俞菖蒲和郑三发首席正座，左侧是熊大力和柳长春，右侧是万年知和

郑小藕，对面虚席以待，安排的是阎铁山和鬼吹灯夏三的座次。

“阎旅长在湖上操练队伍吗？”菖蒲问道。

“到龙舟渡口和亲去了。”万年知在菖蒲面前，一心要表现得十足风雅，开口闭口都是文言字话，似通非通。

“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！”郑小藕撇了撇小嘴儿，鼻孔里尖酸地一哼，“只怕打不着狐狸反惹一身臊。”

“李托塔胆敢扫我的面子，我就血洗龙舟渡口！”郑三发满脸霸气。

原来，萍水湖上，三分天下。郑三发盘踞石瓮村，自称四面八方得胜军司令；大地主袁大跑猪在瓦官阁登了基，自立国号称了王；而龙舟渡口的龙头大爷李托塔，也扯起了一面大旗，旗号叫保土安民义和团。

李托塔已经年近古稀，大半辈子闯荡江湖，交了花甲才叶落归根，回到家乡龙舟渡口；从袁大跑猪手中夺得这个萍水湖的出入码头，坐地三分肥，来往船只要交雁过拔毛的买路钱。但是，他钱来得如流水，钱去得像风吹，不少穷苦的渔民船户沾他的光，赢得了快肝义胆的名声。

卢沟桥炮声一响，他心头起了火，召唤龙舟渡口的晚辈儿郎，打造了长矛、大刀、弓箭，还从鬼吹灯夏三手中买了几支鸟枪火镜；喝了血洒，指天发誓，枕戈而眠，只要日本鬼子闯进萍水湖，就叫他们葬身鱼腹。

但是，还没有看见一个日本鬼子的影儿，却只见国民党的败兵，像一群群的蝗虫，从萍水湖边向南逃窜，抓鸡、打狗、杀猪、宰羊，吃得胀破了肚皮，抹抹嘴儿又仓皇而去；更有的敲诈勒索，奸淫民女，无恶不作，萍水湖像遭了一场连天的雹灾。李托塔恨得咬牙切齿，气得七窍生烟，所以郑三发强占石瓮村以后，他一直想赶走这伙兵匪；而郑三发更想吞并龙舟渡口，扩大地盘。双方势不两立，只因瓦官阁有个虎视眈眈的袁大跑猪，又有鬼吹灯夏三往来双方之间做生意，才没有刀兵相见。

李托塔有个女儿，也跟随她爹在江湖上闯荡多年，得了个诨名，叫胭脂虎。胭脂虎三十多岁了，还没有嫁人，是她爹的主心骨。可是，在性情上，这个女人跟她爹大不相同；她狡诈、刻毒、贪婪、吝啬，又有一口烟瘾，李托塔百事都依她，唯有在挥金如土上不肯被她把手捆住，爷儿俩常为财帛翻脸。鬼吹灯夏三趁虚而入，巴结上了胭脂虎，合伙暗算老头子。胭脂虎偷攒了一笔私房，经鬼吹灯夏三的手，在外边放印子钱；本利驴打滚儿，虽不是腰缠万贯，可也有千金之数了，所以胭脂虎把鬼吹灯夏三引为心腹人。

鬼吹灯夏三到石瓮村之前，先在龙舟渡口下马。拜望了李托塔，又给胭脂虎送上八两贵土。俩人躺在胭脂虎闺房的卧榻上，喷云吐雾中做成一桩交易。原来，胭脂虎见石瓮村不能强攻，就想智取，打算嫁给郑三发，把郑三发抓在手里，请鬼吹灯给她保媒。

谁想，鬼吹灯夏三来到郑三发的内宅，刚一开口，郑三发的老婆就扳倒了醋缸，哭闹起来，跟鬼吹灯夏三撞头，又要上吊，又要投水，不可开交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郑小藕手持一把杀猪的青条子，骂上门来；要不是阎铁山和万年知赶来劝架，鬼吹灯夏三就在郑小藕的刀下作鬼了。

阎铁山一句话解了围：“我来娶这只母老虎！”

“二哥，娶不得！”郑小藕急忙拦道，“我听说那个女人心黑手狠，只怕你娶虎不成，反被虎咬。”

阎铁山淫猥地挤了挤眼，说：“小妹，二哥自有一身金枪不倒的硬功夫，骑上这只母老虎，管叫她软成肉蒲团。”

郑小藕满脸飞红，照间铁山那一张麻脸上连啐了几口唾沫。

阎铁山也有他的打算。在四面八方得胜军里，他虽然是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，却不如郑小藕和万年知能左右郑三发，有名无实。宁做鸡头，不当凤尾，他想娶了胭脂虎，自己也在龙舟渡口称孤道寡。

万年知占卦，今天是黄道吉日。早起，阎铁山剃头刮脸，换上一身长袍马褂，头顶一只红疙瘩青缎帽盔，携带一份会亲厚礼，由鬼吹灯夏三陪同，贾三招儿率领他那个官多兵少只有三十几人的一营护卫，兴冲冲到龙舟渡口去了。

“希望你们两家结为秦晋之好。”菖蒲不明底细，只当阎铁山向胭脂虎求婚，也像郑小藕和柳长春结成伴侣一样。“为了抗日救国正该亲上加亲。”

他的祝愿还没有落音，一只小船像枪子儿追赶的兔子，一溜烟划来，船上的贾三招儿，鼻青眼肿，嘶哑着嗓子喊道：“报报……报告司令，胭脂虎……变了卦，扣押了……阎旅长，还口出……狂言

“怎么讲？”郑三发霍地站起身，大步走到雕花龙船船头，一只手把贾三招儿从小船上提起来。

贾三招儿伸了伸脖子，咽了口唾沫，说道：“我们来到龙舟渡口，夏三爷带着我先进村送礼，那胭脂虎满面笑容，一连声请阎旅长跟她相会。谁想，阎旅长刚到她家门口，她忽然变脸，吆喝一声，埋伏在四外的打手一拥而上；我跟阎旅长寡不敌众，被他们生擒活捉，没当上座上客，反做了阶下囚……”

“少唠叨这些零碎儿！”郑小藕不耐烦地喝道，“胭脂虎为什么把你放回来？”

“她叫我给司令捎来口信……”

“说些什么？”郑三发青筋暴起，两眼充血。

“她……她要司令归顺李托塔，四面八方得胜军并人龙舟渡口保土安民义和团，不然就把阎旅长五马分尸。”

郑三发哇呀呀怪叫：“队伍紧急集合卜……”

“主公且慢动怒！”万年知慢声慢气地说。“买卖不成仁义在，胭脂虎使出这个绝招儿，只怕另有文章。”

“军师料事如神！”贾三招儿胁肩谄笑。“在我们来到龙舟渡口之前，胭脂虎早使出另一手绝招儿。她假意向袁大跑猪上表称臣，请袁大跑猪派遣太子给他们父女加官封爵；袁大跑猪果然中计，打发他的太子，带着他的圣旨，驾临龙舟渡口，封李托塔为一字并肩王。不料，这正是安排鱼饵钓金鳌，胭脂虎把袁太子锁在她的闺房，逼迫袁太子跟她成亲。”

“什么胭脂虎，一条浪母狗！”郑小藕骂道。

万年知摆了摆手，说：“且听三招儿讲下去。”

“胭脂虎也把袁太子的一个亲随护卫打发回去，给袁大跑猪捎信，要袁大跑猪认可她跟袁太子的亲事，给她个王太子妃的名位，还得许她执掌朝政。”

“铁山性命难保！”郑三发拍着桌子叫苦。“胭脂虎必定把铁山当见面礼，献给她那个大跑猪公爹。”

万年知却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主公放心吧！胭脂虎扣留袁太子，阎旅长反倒安然无恙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郑三发迷惑不解。

“袁大跑猪最讲门第出身，眼眶子高，胭脂虎门不当，户不对，他绝对

不答应。”万年知胸有成竹，“再者，胭脂虎已经三十五六岁，人老珠黄，袁太子刚刚二十出头，青春年少，也有失体统。”

郑三发半信半疑，说：“儿子的小命儿抓在人家手里，袁大跑猪惹不起胭脂虎。”

万年知摇着羽毛扇，说：“袁太子的生母已经去世，眼下是三姨太太专宠；三姨太太一心想让她的亲生儿子当这个小朝廷的太子，她一定要趁机把袁太子置于死地。”

“三姨太太能使什么手段？”

“下令民团，进攻龙舟渡口。”

“民团打下龙舟渡口，铁山更没命了。”

“龙舟渡口一告急，胭脂虎就要向咱们求援，不得不放回阎旅长。”万年知悠然自得，满有把握。“司令，您就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船吧！这叫做柔情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”

郑小藕拍着手欢笑，喊道：“万事大吉，赶快开席！”

“大敌当前，不能自相残杀！”菖蒲庄严起立，“我要前去龙舟渡口，劝说胭脂虎以大义为重，释放阎旅长，也释放袁太子；大家携起手来。枪口对外，一致抗日。”

“俞公子，你可别去探虎穴！”郑小藕拦挡菖蒲。“怕只怕胭脂虎也把你扣留，逼你跟她成亲，你可就骑虎难下了。”

“邪不压正！”菖蒲一挥手，“大力，长春，跟我上路。”

“长春不能去！”郑小藕隔着桌面，双手扯住柳长春，“胭脂虎要是知道了长春已经是我的男人，连皮带骨都得吞下去，我就守了望门寡。”

柳长春推揉着她，说：“爹跟姐姐吩咐了我，要和俞公子寸步不离，大难临头，替俞公子死。”

“长春，听我的话，你留在得胜军里。”菖蒲斟满一大杯酒：“都干下去，为我和大力壮行！”

十七

只有熊大力一人保驾，俞菖蒲走湖畔旱路，骑马飞奔龙舟渡口。

龙舟渡口深藏在四面屏障的高岗之内，只有一条通道跟外界来往，村口高坡下就是码头。这个日环蚀形状的高岗，隆起在萍水湖的平沙岸上，远远望去，很像一座孤山。

高岗上孤坟野树，荆棘丛生，断壁残垣，埋设蓬蒿，显得十分凶险阴森。

俞菖蒲和熊大力距离龙舟渡口还有半里之遥，便从村口涌出一彪人马，一窝蜂似地包围上来。

领头的人打着一面红统黄缎犬牙旗，人人身穿紫花布裤褂，羊肚手巾包头，打裹腿，穿洒鞋，前额上朱砂画符；他们有的手持红缨长矛，有的肩扛鬼头大刀，有的身背一张弓，腰挎一壶箭，滚滚雷声一般呐喊着：“站住，站--住！……”

菖蒲向熊大力递个眼色，俩人跳下马，仁立在一棵浓荫蔽日的老龙腰

河柳下。

他们一共十三个人，越来越临近俞菖蒲和熊大力；犬牙旗摇了三摇，列成战阵，掌旗的人居中，左右各是六人，刀枪并举，箭上弓弦，杀气腾腾，如临大敌。

熊大力忽然眼前一亮，手搭凉棚望去，只见那个掌旗的头领，身高六尺以上，膀大腰粗，四方大脸，一双扫帚浓眉，两只圆睁环眼，毛刺刺的络腮胡髭，活像一只出山虎，不禁自言自语：“这个人，好面熟。”

菖蒲毕竟是个书生，神情不免有点紧张，小声说：“大力，赶快自报家门。”

熊大力跨上一步，当胸一抱拳，高声喊道：“龙舟渡口的好哥们！县城里的齐老举人，打发我们来看望你们的龙头李大爷，商量保土安民，抗日救国的大事；我身旁的这位学士，是齐老举人的外甥俞菖蒲公子，我是俞公子的亲随护卫熊大力，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。”

掌旗的大汉陡地一怔，猛收住脚，那十二名汉子也就原地踏步。突然，掌旗的大汉狂喜地大叫：“熊大力！”挥舞着大旗跑上前来。

“碾子！”熊大力也欢呼着跑上前去。

此人名叫金碾子，也是从东北逃进关内的难民，跟熊大力一路同行三个月，到萍水县才分了手，五六年不见了。

金碾子流落在萍水湖，给袁大跑猪扛长工。袁大跑猪欺他是个外乡人，又是秤庞一般的实心眼儿，等他干完一年活，快要结账算工钱了，便暗中买通警局子，硬诬他是来路不明的逃犯，把他抓进监牢。等到第二年春耕时节，袁大跑猪又假充善人，把他从警局子里保出来，再当一年牛马，年末岁尾再抓进去。

一连三出三进，金碾子终于打破了问葫芦，醒过梦来。他一出牢房，就像一头火牛，直奔袁大跑猪门前，吼叫着要把袁大跑猪捅上百八十个透明窟窿。可是，他虽有两膀子扳倒牛的蛮力，无奈敌不过袁大跑猪的打手人多，于是他又被抓回警局子。这一回，他可不再自认晦气，甘受其苦了；押送途中，走到前不着村，后不靠店的湖边荒野，他怒吼一声，挣断了身上的绳索，两只手像两把老虎钳，拧断了押解他的巡警的脖子，摘下那巡警的枪支子弹，逃进芦苇荡中，穴居野处，茹毛饮血。李托塔看中了他的大个子，更看中了他那支枪，收留了他，隐藏了他；直到县衙门和警局子鸟兽四散，金碾子才重见天日，李托塔挑选他扛那面红结合黄缎犬牙旗。

金碾子把大旗深深插在地上，跟熊大力搂抱一起，摔跤打滚儿，烟尘弥漫。

熊大力从弥漫的烟尘中爬起身，大笑道：“碾子，快带我们去面见你们的龙头大爷！”

“列队，回营！”金碾子把大旗一挥。

风吹大旗呼啦啦，俞菖蒲进入龙舟渡口。狭街窄巷，泥棚茅舍，柳小(个果)子地里，一片白沙演武场，刀枪架上，陈列着十八般武器。

“你是个不够月份下出来的尿种！”柳荫中，一个铜钟大嗓门儿，吼声如雷。“袁大跑猪刚龇了龇牙，你就把脑袋夹在裤裆里想求和，滚你娘的吧。”

“老人家，您不能逞匹夫之勇呀！”是鬼吹灯夏三那尖声细气的声音，“扣留阎铁山，得罪了郑三发；不放袁太子，袁大跑猪要动刀兵。腹背受伤，兵家大忌呀！”

“我投靠齐老举人……”

“齐老举人的外甥……像是共产党……”

俩人的声音低下来，喊喊喳喳了。

“老人家，齐老举人派来的贵客到！”金碾子大嚷一声。

“在哪里？”

柳枝摇曳，闪出一个老者。

他六七十岁年纪，黄缎缠头，两道寿眉，寿眉下却是一双鹰眼，刀条子脸，三绺白胡；穿一件斜大襟半大夏布衫，黄铜疙瘩钮扣，腰间煞一条大红褶袍，下身穿一条黑绸灯笼裤，打鱼鳞裹腿，脚穿抓地虎快靴。

“面前可是李龙头？”菖蒲从怀中掏出老举人齐柏年写给李托塔的信，双手呈递过去，“学生俞菖蒲，请多指教。”

“岂敢，岂敢！”李托塔慌忙撩起夏布衫的前摆，擦了擦手，恭敬地接过信来，“俞公子，小老儿自幼失学，目不识丁，请光临舍下，犬女代拆代读。”

这时，鬼吹灯夏三从柳棵子地里钻出来。在石瓮村，菖蒲跟鬼吹灯夏三见过一面，本是走私贩子的装束，眼前却换上了武士打扮，令人不能不拭目相看。只见他瘦小枯干，尖嘴猴腮，碎麻子，黑牙齿，两只锥子小眼滴溜溜乱转；他头戴一顶米黄色巴拿马凉帽，敞开白纺绸密扣小褂儿，露出腰间一条牛皮板带，插一把带鞘的匕首，下身也穿的是练武黑绸灯笼裤，却散着腿儿，脚下是皂鞋白袜。

熊大力看那模样儿滑稽可笑，问道：“夏三掌柜，你改了行？”

“夏某人文武全才！”鬼吹灯夏三一副傲慢无礼的嘴脸。“这是个春秋战国的年头儿，苏秦贩的是合纵，张仪卖的是连横，看谁的生意兴隆吧！”

他翻了俞菖蒲一眼，悻悻而去：

熊大力牵着马，菖蒲跟随李托塔，缓步走向他那青砖小院。

“俞公子，请！”走到门口，李托塔存了一步，躬了躬腰，抬了抬手。

“还是李龙头请。”菖蒲后退，不肯先行。

“那么，携手而进吧！”

李托塔一挽菖蒲的胳膊，正要进门，不提防从影壁后面蹿出一个女人，跳到门口，手扳着枪机，顶住了菖蒲的胸窝。

这个女人色相已衰，但是风骚老辣，嘴角一颗豆粒大的美人痣，两只勾魂索命的媚眼；她头上插的是花妆楼，插满了金钗碧玉簪，鬓角上一朵绢制的绿叶牡丹花，两耳垂着叮当打脸的耳环，腕子上戴着黄澄澄耀眼的手镯；一身轻飘飘的男式裤褂，上衣扣着三个纽绊儿，松开四个纽绊儿，露出粉红的围胸，两只山羊奶子隐约可见，一双薄底快靴上缀着一朵颤悠悠的紫绒球儿。

“胭脂，不得无礼！”李托塔喝道，“俞公子是一位文墨书生，你不要惊吓了他。”

但是，菖蒲却沉住了气，面不更色，眼也不眨，毫无畏惧地迎住胭脂虎那多疑而又闪烁着欲火的目光。

胭脂虎进发出一阵尖利刺耳的笑声，却又一拧眉毛，逼问道：“俞公子，你是不是想把萍水湖三家归一统，由你来独吞萍水湖。”

菖蒲凛然正气，淡淡一笑，说：“我是想把萍水湖三家归一统，一致抗日；但是，我并不想独吞萍水湖，想吞下萍水湖的是日本鬼子。”

胭脂虎收回了枪，变出一张笑脸，问道：“抗日不能光是我们三家，你

们有多少人马？”

“几十名学生。”

“一群小把戏，添不了秤！”胭脂虎轻蔑地冷笑道。

“我们还有萍水城的平民百姓！”菖蒲血涌上脸，“誓与县城共存亡。”

胭脂虎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说：“让我们保土安民义和团进城，给你们助阵。”

李托塔擂着胸膛说：“只要齐老举人看得起小老儿，信得过小老儿，小老儿情愿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父女二人，一个是真心实意，一个是另有打算。菖蒲沉吟片刻，才说：“县城里的各界首脑人士议定，守城之事，由城内的抗日武装担当；萍水湖的三家人马，当日寇攻城之时，从背后开火，以收前后夹击之效。”

胭脂虎老大不高兴，脸上下了一层霜，说：“你们城里人，一肚子钟表的瓢子螺丝转儿，怕我们乡巴佬进城手脚不干净？”

“胭脂，你不懂兵书战策！”李托塔一副内行人的神气，“我听着，人家俞公子是从孙子兵法里得来的见识。”

他们进入院内，细作商量。

十八

突然，湖上响起一阵枪声，惊起了群群水鸟，飞鸣上天。

胭脂虎头一个冲进屋子，厉声高喊道：“出了什么事儿？”

“袁大跑猪的民团攻上了码头！”金碾子在门外像失了火似地大叫。

“抄家伙！”李托塔大吼一声，抓起立在门后的丈八长矛，摘下墙上的牛筋老弦盘引

“李龙头，不能打！”菖蒲赶忙劝阻。

李托塔早红了眼，跺着脚嚷道：“袁大跑猪胆敢太岁头上动上，定叫他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！”说罢，扛起他这一套古老的武器，直奔枪声响处。

菖蒲追了出去，想到阵前给两家讲和。

“不许走动！”胭脂虎拦住他的去路，黑洞洞的枪口，阴森森、恶狠狠地瞪着他，“到东跨院去。”

菖蒲不想跟这个女人多费口舌，只得走进东跨院；背后，两扇门呕啾关住，咔嚓一声落了锁，胭脂虎也上阵去了。

巴掌大的小小院落，只有一间香堂，两间耳房，静悄悄一片死寂。

香堂敞着门，菖蒲走了进去，只见并没有神龛，不过是迎面墙上挂着八扇屏，画的是关云长斩颜良，诛文丑，过五关，斩六将，全是从庙会上买来的货色；八扇屏前一张条案，摆放着香炉铜磬，什锦供品。

一阵风来，吹得八张画飘然而动，不知何处，传来一声凄惨呻吟，吓了菖蒲一跳；他慌忙退出香堂，四下张望，这才发现，东耳房那被抓破窗纸的窟窿里，露出一张血污的脸。

“你是谁？”菖蒲走过去。

“救……命！”那人从一双暗淡无光的眼眶里，淌下大颗大颗的眼泪，“我叫袁……”

“你是袁太子！”菖蒲来到窗前，只见室内是一座香案，袁太子被扯破了衣衫，捆住了双手，却是个囚徒。

“我叫袁……袁萍生……”袁太子嚤嚤啜泣。“我是您上中学的……母校的学生，前年听过您回校的讲演，还订阅您主编的杂志《拂晓》。”

“你已经毕业了吗？”

“今年刚刚毕业，本想到省城去升学，谁想打起了仗……”

“你就甘心当这个太子吗？”

“我父亲是个愚蠢野蛮的土豪，我……反对他的胡作非为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替他到龙舟渡回来传圣旨呢？”

“那是我三姨娘的毒计。”

“你答应了……”菖蒲打了个手势，“这门亲事吗？”

袁萍生摇摇头，说：“……她抓我，打我，折磨我……”

这时，湖岸枪声大作，杀声阵阵。

“你家的民团在攻打龙舟渡口。”菖蒲紧皱着眉头说，“只怕又是你三姨娘的借刀杀人计。”

“俞先生救我！”袁萍生哭叫。

菖蒲隔着窗棂，给袁萍生的手腕松绑，说：“我来萍水湖，联合三家武装抗日；你快跟我到阵前，劝你家民团退兵，然后陪同我去回见你父亲，说服他捐弃前嫌，枪口对外，把民团改编为抗日武装。”

“俞先生，我追随您！”袁萍生转悲为喜，又有了活气。

“换一换衣裳，从窗口跳出来！”说着，菖蒲猛力折断了两根窗棂的立柱，可以钻出身子。

“俞公子，您也把我救出牢笼吧！”西耳房又传出阎铁山的哀求声。

菖蒲又到西耳房，捅破窗纸一看，阎铁山被捆成一只粽子，蜷缩在柴草上。

“阎旅长，受惊了。”

阎铁山像一头栽下陷井的野兽，牙齿咬得咯崩崩响，说：“阎某人阴沟里翻船，丢人现眼，不报仇我是狗娘养的！”

“阎旅长，你这就是不明大义了！”菖蒲正色地说：“我已经跟郑司令、万军师和小藕姑娘讲定，不与龙舟渡口动刀兵，你可不能小不忍而乱大谋。”

“那我就打掉了牙咽进肚子里！”阎铁山恨恨地说。

却在这时，门外有人开锁，菖蒲急忙离开西耳房窗下，装作若无其事地在小院里散步。

“恭喜间旅长，贺喜间旅长！”鬼吹灯夏三念着喜歌走进来。

“放你娘的屁！”阎铁山瓮声瓮气地骂道，“我喜从何来？”

“胭脂姑奶奶答应了你的亲事！”鬼吹灯夏三眉飞色舞地说，“你赶快回石瓮村搬兵，两下夹攻，把袁大跑猪的民团打个落花流水。”

“叫胭脂虎来给我低声下气！”阎铁山端起了架子，“我不是她的座下骑，胯下马，扬鞭就走，垂鞭就停。”

“胭脂姑奶奶挂了花，那个熊大力把她背了回来，刚放在炕上。”

“快给我把绑绳松开！”

阎铁山倒不是多情，而是怕水性杨花的胭脂虎又相中了熊大力。

袁萍生换上胭脂虎女扮男装的一身短打扮，钻出东耳房；菖蒲牵着他的手，说：“快走！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”

“哪里去？”鬼吹灯夏三张开两只螳臂，横眉立目，狗仗人势模样儿，“乖乖地等候发落，不然我就先斩后奏。”

“谁敢冒犯俞公子！”熊大力一声虎啸，闯了进来。

鬼吹灯夏三吓得像老鼠钻了洞，抱着脑瓜儿躲进了香堂。

熊大力保护着菖蒲和袁萍生，奔跑至高岗上；袁大跑猪的民团已经逼近龙舟渡口，弹如雨下，占了上风。

一棵老龙腰河柳下，李托塔手挽强弓，射出一箭又一箭，屹立不动，死也不肯退一步。

对面，百步开外，一个团丁高擎一柄红罗伞，红罗伞下一张铺着红毯的太师椅，端坐着黄袍加身的袁大跑猪；两旁站立着四名龙套似的亲随护卫，很像是在演出了一场野台子戏。

“李托塔，寡人奉天承运，命中注定九五之尊；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还是赶快交出太子，归顺天朝，孤封你上马金，下马银，官居一品！”

袁大跑猪满口戏文，行腔吐字，也都模仿的是戏台上的皇帝的板眼。

“袁大跑猪，我要抓住你这条草头蛇，剁成七零八碎，到萍水湖上钓甲鱼。”

李托塔火冒三丈，大骂连声。

袁大跑猪龙颜大怒，一挥他的龙袍水袖，叫道：“儿郎们，举枪瞄准！”

“爹，不要开枪！”

袁萍生突然把整个身子挡在李托塔的面前，低下头，垂着手。

袁大跑猪急忙下令：“枪放下！”

菖蒲和袁萍生并肩而立，声音朗朗，义正词严地说：“袁乡绅，日寇发动侵略战争，战火眼看就要烧到家门口了；国家存亡，匹夫有责，每一个人，每一颗子弹，都应该投入抗日救国，而不应自相残杀，使亲者痛，仇者快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？”袁大跑猪惊问道。

“齐柏年老举人的外甥，俞菖蒲先生。”袁萍生抢着答道，“俞先生奉齐老举人之命，前来联合萍水湖的三家武装，共赴国难。”

“袁乡绅，请你撤兵！”菖蒲又大声说。

袁大跑猪嚷道：“李托塔得放回我的……儿子……太子……”

菖蒲笑着对李托塔说：“李龙头，冤家直解不宜结，请放回袁家大少爷；我也要到瓦官阁去，把家舅的信交给袁乡绅，并且商讨三家归一统的大计。”

这场交火，李托塔多少吃了一点亏，他不能一无所得，便说：“俞公子到瓦官阁去，得把熊大力留下。”

菖蒲向熊大力点头示意，说：“大力，你要多跟李龙头讨教。”

于是，他和袁萍生走出龙舟渡口。

“儿郎们，得胜还朝！”袁大跑猪发号施令。

鼓乐声中，菖蒲前往瓦官阁，游说萍水湖上第三家。

龙舟泊岸，俞菖蒲下船，走上瓦官阁渡口，一顶四人抬的翠盖红围小轿，将他搭到驿馆的一座花园小院。

袁大跑猪的御膳房，送来十八样仿膳风味的佳肴，在假山凉亭上摆下接风酒筵，却没有一个陪客。

菖蒲匆匆吃过饭，就在凉亭上凭栏远眺，观赏瓦官阁的村景；思索下一步的行动。

花园小院墙外，一池碧波，荷花满塘，白鹅戏水；岸上绿杨垂柳，浓荫中莺啼燕啭，不闻人声，不见人影。

菖蒲正要收回目光，忽然墙外一簇柳丛沙啦啦响。他一阵心惊，俯身望去，扑噜噜一只秃尾巴鹌鹑飞出来；芭蕉放了心，转身回客房作息。柳丛里却爬出了一个瘦骨伶仃的老头儿，一溜烟向村东北角跑去。

村东北角的一座柳篱茅舍中，住着一位九十九岁的孤寡老太太，穷门小户人人都叫她彭祖奶奶。当年，瓦官阁不过是萍水湖畔的一片荒滩；太平天国大将林凤祥、李开芳和古文元率领北征军孤军深入，待到逼近北京，已经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最后失败，有一支死里逃生的人马，假扮逃荒的流民，在萍水湖落脚开荒，逐渐形成村镇。这支人马的首领，便是彭祖奶奶的老爹；彭祖奶奶当时已经十七岁，嫁给北征军的一员小将，突围时丈夫战死，她一直守寡八十二年，眼下，这支北征军人马只剩下彭祖奶奶硕果仅存，后代儿郎却已经出生四辈人，所以彭祖奶奶是大家的活祖宗。

他们暗中有个三合会，林、李、吉三姓子弟辈辈当会头。正会头叫大两，两名副会头分别叫二两和三两；这个头衔，可能来自太平天国的守土乡官制。太平天国的守土乡官制规定，五家为伍，设伍长，五伍为两，设两司马，瓦官阁三合会的大两、二两和三两，便是从两司马这个乡官头衔演变而来。

彭祖奶奶虽不是大两，但是辈份最高，而且珍藏着北征军一面血染的军旗，所以在三合会里最受尊崇；金口玉言，令出必行，千声百响，一锣定音。而且，按人头份儿分摊，三合会里大人小孩每年一人一升粮，奉养彭祖奶奶；此外，打鱼捞虾，摘瓜下果，挑水拾柴，碾米磨面，晚生下辈孝敬老人家，更是寻常。

难得的是彭祖奶奶已经九十九岁，算上闰年闰月，百岁挂零了，却耳不聋，眼不花，三十二颗牙齿一个也不残缺，虽然嚼不动铁蚕豆，但是吃起小米烩饭的锅巴，并不费劲。

这时，彭祖奶奶正坐在柳篱茅舍外的荫凉里，嗡嗡嗡地摇着纺车；一条老狗守在身边，几只母鸡在门外啄食虫子，两头山羊在溪边吃草，鸟儿在树上叫。

“老祖宗，大事不好！”

那个从驿馆墙外柳丛中跑来的瘦骨伶仃的老头儿，进门风风火火喊了一声。

彭祖奶奶并不停住纺车，连眼皮儿也不抬，皱了一下眉头，说：“二两，你撞了黑煞，这么惊惊咋咋、”

瘦骨伶仃的老头儿姓李，是李家的长门长子，所以当上三合会的二两。他本来有个奶名儿，却没有大号，人已年过花甲，因而大家都叫他的官称。

李二两的本行是杠房的杠头，闲下来又做吹糖人儿、卖糖葫芦的生意，外带算卦相面，捉妖拿邪，人老孩子脾气。

他走到彭祖奶奶身边蹲下来，压低了声音，神色紧张地说：“老祖宗，袁大跑猪接来一位贵人，看那穿着打扮，眉眼神态，八成是东洋鬼子打发来的说客。”

吱扭一声，彭祖奶奶把纺车停住了，眼睛发亮，问道：“当真？”

“我在驿馆墙外柳丛里，偷看他吃了一顿饭……”李二两跑得嗓子冒烟儿，连咽了两口唾沫，“按照麻衣神相的方位、尺寸、讲究，我相看了他半个时辰，断定他来路不正。”

“快把豹犊儿给我找来！”彭祖奶奶吆喝道。

“得令！”李二两扭头撒腿就跑。

豹犊儿姓林，是瓦官阁三合会的大两，在村外种地，垄里套瓜。

一会儿，李二两手牵着一个满头大汗的年轻小伙子，一阵风而来。

这个小伙子就是林豹犊儿，刚刚二十一岁，生得豹头环眼，扇子面胸脯，六尺高的个头儿，家传一身好武艺；彭祖奶奶的丈夫，太平天国北征军的一员小将，是林豹犊儿高祖的胞弟，所以他是彭祖奶奶的玄孙。

他被李二两牵着一只手，另一只手拎着一只柳篮，柳篮里装的是蜜软浓香的面瓜，荷叶盖顶。

“祖奶奶！”林豹犊儿屈膝打了个千儿，“您老人家传唤我来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东洋鬼子打发说客来，勾引袁大跑猪卖身降贼！”彭祖老奶奶咬牙切齿，“你今夜晚到驿馆去；给我取下他的人头。”

林豹犊儿一怔，疑疑惑惑地问道：“这个说客是骑马来的，还是坐轿来的？我在村外，怎么没看见？”

“此人是乘船来的！”李二两咬定地说。

“我倒看见三姨太太的姘头金镶玉乘坐一只莲花快船，贼头贼脑上了岸。”林豹犊儿沉吟着说，“金镶王从来都在八仙观藏身，不会住到驿馆。”

“那个说客，坐的是袁大跑猪的龙舟！”李二两的小眼睛瞪得溜圆，“看来官品不低，派头儿不小。”

林豹犊儿大笑，说：“我耳闻那位坐龙船来的学士先生，是县城齐老举人的外甥，奉齐老举人之命，劝说萍水湖三家合伙，守土安民，抗日救国。”

“当真？”彭祖奶奶一惊一喜，脸上放光，“齐老先生是咱们这一方的圣人，人品齐天，学问盖世，一辈子惜老怜贫，积德行善；若是他的外甥前来，咱们三合会得众星捧月，可不许碰他一根汗毛。”

“豹犊儿耳听为虚，我眼见为实！”李二两粗脖子红脸不服气，“揭皮看瓢儿，我这一双眼睛人骨三分。”

“再探！”彭祖奶奶沉下脸来，“是东洋鬼子打发来的说客，齐脖子一刀两断；是齐老举人的外甥公子，替我请安问好。”

纺车又嗡嗡响起来，林豹犊儿和李二两你东我西，分头打探虚实。

袁大跑猪的三姨太太贾燕环，是个讼棍的女儿，自幼许配给她的表哥，她却嫌贫爱富，一心想退了婚，凭仗她那一副花容月貌，嫁个富贵郎君。于是，她每日浓妆艳抹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手里拿着绣花绸子，脚踩门槛，肩倚门框，半遮半掩地跟过路的纨绔子弟后来眼去，打情骂俏。那些富家儿郎只想吃鲜桃一口，讨她的便宜，却没一个真要娶她。

有一天，几个纨绔子弟挤在她家门口，跟她动手动脚，调笑逗嘴。袁大跑猪骑马路过这里，她向袁大跑猪飞去一个媚眼儿，又假装羞答答低下头，雪白的牙齿咬住樱红的嘴唇。袁大跑猪突然大喝一声，挥舞手中的皮鞭，打得那几个纨绔子弟鬼叫连天，哭爹喊娘，四散奔跑；然后，跳下马走过来，长满黑毛的大手一托贾燕环的下巴颏儿，粗声恶气地问道：“小妞儿，想汉子了吧？你抬起头，瞧我怎么样？”

“去你的！”贾燕环扭动着杨柳腰肢，“我早有主儿了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我表哥，指腹为婚。”

袁大跑猪哼了一声，摘下垂挂在胸前的金表练儿，七缠八绕在她的脖子上，说：“这就算下了订礼，你归我了！”狠狠拧了一把她那粉嫩的脸蛋儿，跨上马奔驰而去。

第二天，她表哥的死尸，躺在了萍水湖畔的三岔路上。又过了一天，袁大跑猪打发一顶八抬大花轿，十六面红罗伞，三班鼓乐吹吹打打，把她抬进了袁家大院。

花烛之夜，贾燕环一人洞房，吓得魂飞魄散。袁大跑猪手提一条懒驴愁皮鞭子，杀气腾腾，审贼一样，问一句她得答一句，一句答不上来，皮鞭就像雨点一般落在她的细皮嫩肉上。以后，三日一问，五日一审，身上的伤痕一层又一层。除此之外，袁大跑猪还强令她每日背诵《女诫》，恭楷书写《女诫》，说是不但要武火炒，而且还要文火炖，才能将她这个小家碧玉调理得收心敛性，恪守妇道。

三年功夫，袁大跑猪觉得她修成了正果，打骂减少下来；贾燕环丧失了天真的轻挑，养成了深藏的刻毒，表面上对袁大跑猪百依百顺，不敢有半点拂逆，内心里可揣着五把刀子摇旗呐喊，三把攘子。她暗暗把袁大跑猪的大老婆视为眼中钉，那个胖得像一堆囊肉的母老虎，虐待她比袁大跑猪更残忍。忽然一天，母老虎在雨后滑了个跟头，栽成了半身不遂，烂死在炕上。于是她野心勃发，一心盼望袁大跑猪将她扶正。袁大跑猪却一定要她生个儿子，才能取得这个高贵的身份。她一面每日到八仙观晨昏三叩首，拜神求子，一面把软弱怯懦的大少爷袁萍生看成肉中刺，拜神求子时又祷告十殿阎罗，赶快打发白无常把袁萍生勾魂索命而去。

卢沟桥一声炮响，国民党军屁滚尿流而逃，萍水县衙门也鸡飞狗走四散。袁大跑猪异想天开，白日大做皇帝梦，在瓦官阁自立国号，划地称王；择吉登了基，却只册封贾燕环为贵妃，皇后的位子虚席以待，还不知落在哪个女人的身上。

因此，贾燕环就更常跑八仙观，暗害袁萍生也越发刻不容缓。

八仙观座落在瓦官阁西北角的高坡上，粉白围墙，青石台阶，内外花木葱茏，彩蝶纷飞；走进庙门，是一座古色古香而又小巧玲珑的殿堂。殿堂虽小，却也雕梁画栋；四壁画的是群峭碧摩天，松高白鹤眠，野竹分青霭，高峰挂流泉。八位木雕泥塑，面目不同，形态各异：袒露大肚皮的汉钟离，

背着酒葫芦的铁拐李，倒骑驴的张果老，峨冠博带的曹国舅，执拂尘佩宝剑的吕洞宾，吹洞箫的韩湘子，挑花篮的何仙姑，梳娃娃髻的蓝采和，栩栩如生，真好像有血有肉。

三姨太太贾环燕，头上插满黄灿灿的金钗玉簪和五彩缤纷的丝绒花朵，描眉打鬓，涂脂抹粉，两耳垂着叮当响的金耳环，手腕戴着沉甸甸的金手镯，上身穿的是茉莉红缎小袄儿，下身穿的是葱心绿酒花绸裤，外罩一条丹凤朝阳百褶裙，脚上是尖尖小小的绣花凤头鞋，坐着官轿来到八仙观，进门直到正殿阶前才下轿。

风摆杨柳，轻挪莲步，贾环燕扭扭捏捏走进正殿；八仙观那个眼斜心不正，明里不染红尘，斩断七情六欲，暗地里男盗女娼，窝脏聚赌拉皮条的老道士，赶忙迎接出来，站在香案一侧，躬身稽首。贾环燕点燃红烛高香，敲钟击磬，三跪九叩，四起八拜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
“请娘娘静室休息，小道拜茶！”老道士深深一揖，高声说道。

贾环燕的嘴角微微一笑，吩咐跟班和轿夫，庙外恭候。老道士前边引路，她独自一人到后院去。

后院，别有洞天，满庭花草，掩映着几间斗室。老道士轻轻关上小门，就在门下把守。贾环燕轻车熟路，直奔斗室中的一间安乐窝。

房门张开半扇，贾环燕闪身进屋，室内幽暗，栽到了等候多时的金镶玉怀里。

金镶玉二十七岁，油光的大背头，一张小白脸子，穿一身杭纺裤褂。他原是萍水县警察局的巡官，派驻到萍水湖，认袁大跑猪当干爹，穿堂入室，十分亲密，干爹对干儿子深信不疑，干儿子就勾搭上了干娘。殷崇桂和金雄飞溃逃，到天津以后便躲进租界，不肯南下。金镶玉留在了瓦官阁，辅佐干爹登基坐殿，官封一品军机大臣。前几天，忽然接到殷崇桂和金雄飞的密信，到天津跑了一趟，刚刚回来。

“盼得人家眼蓝，想得人家肠断！”贾环燕在金镶玉的怀里撒娇打滚儿。

“官星高照，我走红运了！”金镶玉得意洋洋，“殷崇桂跟日本特务机关挂上了钩，等日军打下萍水城，他还回来当县长。金雄飞投靠了齐燮元，齐燮元成立治安军，委任金雄飞当团长，配合日军进攻萍水。殷崇桂跟金雄飞当面给我封官许愿，只要我把袁大跑猪劝降，提升我当警察局局长。”

“你先慢一点官迷心窍吧！”贾环燕撇了撇嘴，“城里齐老举人，打发他的外甥俞菖蒲，劝说袁大跑猪合伙抗日，还不知道袁大跑猪脚踩哪一只船？”

“开市大吉！”金镶玉狂喜得手舞足蹈，“俞菖蒲送上门来，我正要杀他。这才是天上掉馅饼，活该我有口福。”

“俞菖蒲是殷县长的乘龙快婿呀！”贾环燕一阵惊吓，“你杀了俞菖蒲，殷县长饶得了你吗？”

“这是二皇娘给我的大令。”金镶玉咬着贾环燕的耳朵，“殷崇桂是个缩头男子，二皇娘叫他往东，他不敢往西，叫他打狗，他不敢骂鸡。”

“二皇娘为什么想杀自个儿的姑爷呢？”贾环燕纳闷地问道。

“她想把女儿改嫁给金雄飞。”金镶玉噙着口水，眉眼乱动，“俞菖蒲人头落地，齐老举人必不答应，带兵攻打瓦官阁，乱军之中我再替你谋害亲夫。袁大跑猪的万贯家财归了你，你愿意改嫁就改嫁，不愿意改嫁就招野汉子。反正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你就随心所欲吧！”

“你今夜就下手！”贾环燕急不可耐，“袁大跑猪一死我就嫁给你。”

二十一

月黑杀人夜，风高放火天。

已经半夜三更，菖蒲还没有人睡；他走出客房，在花园小院里来回踱步；天上是沉沉的阴云，地上刮起呼呼的大风，闪电在夜空金蛇狂舞，不时传来轰轰的雷声，看来要有一场大雷雨。

一整天，菖蒲被软禁在驿馆，袁大跑猪没有打发人来邀见他，袁萍生也没有到驿馆来看望他。夜长梦多，节外生枝，他有点后悔单枪匹马前来瓦官阁。

柳长春留在了石瓮村，熊大力留在了龙舟渡口，他失去了左膀右臂，而柳摇金和柳黄鹂儿远在萍水县城，他更缺少心腹之人。人生地不熟，睁眼一团黑，他这个空有满腹文章的大学生，心慌意乱了。

此时此刻，此情此景，他不禁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枪然而涕下。

几颗铜钱大的雨点，打在了他的脸上，他骤然惊醒，急忙挥去悲愁，情不自禁地吟起他的朋友、北平学联主席黄诚抄赠他的一首诗，

茫茫长夜欲何之？

银汉低垂曙尚迟；

搔首徘徊增愧感，

抚心坚毅决迟疑。

安危非复今所寄，

血泪拼将此地糜；

莫谓途艰时日通，

鸡鸣林角现晨曦。

他心情激动，念到最后两句，竟在风雨雷电中高呼起来。

“俞公子！”花丛中，突然有人轻轻唤道，“大雨就要来了，你快回屋歇息吧。”

菖蒲毛骨悚然，心惊肉跳地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那人并不自报姓名，黑暗中低声问道：“俞公子，你可认得金碾子？”

“那是我新结交的朋友。”菖蒲又反问道，“你也认识他？”

“他在瓦官阁扛过三年长工。我跟他有八拜之交。”那人说下去，“天色大黑，他从龙舟渡口前来找我，嘱咐我暗中护卫俞公子。”

菖蒲看看四外，只怕隔墙有耳。这时，雨点也富起来，便说：“壮士，请到客房里坐。”

走进客房，菖蒲捻亮书案上一盏头号玻璃罩煤油灯。这才看见，来人身穿一色青，是个威武雄壮的年轻小伙子。

“小子林豹犊儿，拜上俞公子！”小伙子恭恭敬敬地深施一礼，“也替我家彭祖奶奶，给齐老举人请安问好。”

菖蒲喜出望外，一边还礼一边说：“我的舅父编修萍水县志，彭祖奶奶不但被列入节妇篇中，而且名列乡贤之长老将内。我出城之前，舅父叮咛我，若到瓦官阁，替他拜望彭祖奶奶。”

林豹犊儿慌忙一揖到地，说：“我替我的祖奶奶，多谢齐老举人。”

菖蒲又说道：“还有柳摇金老师父，在我临来时，也嘱托我，他在江湖卖艺，跟瓦官阁一位捉妖拿邪的李二两拜过把子，叫我问候。”

“唉呀，越发是一家人了！”林豹犊儿笑道：“二两大伯，就在墙外柳丛中。”

菖蒲忙说：“快请他进来。”

林豹犊儿一摆手，说：“彭祖奶奶吩咐我们爷儿俩，他在墙外观风，我到院里护卫。”

菖蒲请林豹犊儿坐在一把大师椅上，赞叹道：“壮士进墙，我竟毫无知觉，真是武艺高强。”

“不敢当。”林豹犊儿欠了欠身，“我见过柳家班卖艺江湖，柳摇金老师傅的女儿柳黄鹂儿，才称得起武艺超群。”

菖蒲笑着说：“黄鹂儿已被家母收养，跟我情同兄妹。”

林豹犊儿目光炯炯地问道：“俞公子，你到萍水湖来，是想劝说三家合伙，守土安民，抗日救国吧？”

“正是！”菖蒲点着头说，“可是袁乡坤一直不肯跟我会面，共商大计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？”

“他是个好雄！”林豹犊儿冷笑道，“他本是张宗昌身边的一个副官，自吹是洪宪皇帝的侄子，一心想乱世为王。姓袁的有奶便是娘，哪头炕热睡哪一头，俞公子千万小心，别上他的当。”

“他的儿子袁萍生呢？”菖蒲问道。

“那是一条扶不直的井绳！”林豹犊儿更是十分轻蔑，“多亏他姥姥家的舅舅、表哥们支撑着他，三姨太太贾燕环才不敢在他身上下毒手。”

菖蒲沉思片刻，恳切地说：“壮士，你看我到瓦官阁来，该从哪里人手？”

“我们三合会，愿投齐老举人旗下！”林豹犊儿站起身，神态庄严正气，“它合会几十伙众，虽不过是长矛大刀，并没有枪炮子弹，可是人人有一颗斗胆，胸膛里装的是真情实意。”

“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呀！”菖蒲感动得热泪盈眶，“明天一早，我要备下厚礼，拜见彭祖奶奶。”

“自家人，不要那些俗套。”林豹犊儿拧着眉头想了想，“为了得到几条枪，袁萍生那条井绳也不能扔；不过，俞公子得帮我们秉公明断一桩公案，三合会才能宽恕袁萍生。”

菖蒲莫名其妙，催道：“请讲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”

林豹犊儿未曾开口，先叹了一口气，才难为情地说道：“李二两大伯有个女儿叫桃枝，人长得好看，脚步却走得不大端正，她到袁家大院帮工，可怜在袁家窝囊受气，被袁萍生甜言蜜语，鼻涕眼泪乱了心，跟他有了身孕。三姨太太贾燕环发觉，就把桃枝送回了家，要不是彭祖奶奶拿出老祖宗的威势，二两大伯就要把女儿勒死；袁萍生这个软胎子，却藏头缩脑不敢打个照面。”

“始乱终弃，可耻可恨！”菖蒲忿然作色，“我一定劝服袁萍生，迎娶桃枝姑娘。”

林豹犊儿铁青着脸，说：“收拢了袁萍生，再打下去贾燕环，袁大跑猪就不难降伏了。”

菖蒲纳闷地问道：“这个三姨太太如此厉害，有何背景？”

林豹犊还没有来得及答话，一块瓦片从墙外飞来，正打在窗户上，他连忙一口气吹熄了灯，说：“二两大伯递来暗号，有刺客！”说着，把菖蒲揉进套间，他贴住门培守候。

房顶上，传来轻飘疾走脚步声，窗外一个亮闪，有个人影从房上降落下来，亮闪过后一个响雷，刺客左手持刀，右手扳着枪机，破门而入。

林豹犊儿眼疾手快，脚下一个绊子，刺客像一堵墙咕咚栽倒，右手飞出了枪，枪走了火，叭！子弹打在了墙上。

刺客左手还握着刀，正想挣扎爬起身，林豹犊儿跳上前去，一只铁脚踏在了刺客的脖子上。

“掌灯！”林豹犊儿大喊一声。

菖蒲从套间里走出来，划着火柴，灯亮了。只见刺客被踏得口鼻出血，奄奄一息，像一条死狗。

刺客正是三姨太太贾燕环的姘头金镶玉。

二十二

萍水湖上，一只大船，向瓦官阁渡口乘风而来。

船身三丈六，船面一丈二，船头雕刻着日出碧海和二龙戏珠，船帮雕刻的是绿叶红莲和鸳鸯戏水，金漆彩画的高篷船舱，四面明光晶亮的玻璃窗，舱门挂着水珠子彩帘；高高桅樯上的白帆，像从半空中扯下一幅行云，白帆上四十八只金光闪闪的小铜铃铛，风吹铃铛叮叮咚咚响。

一道绵屏，间隔前舱后舱。前舱坐的是殷崇桂和他的大小官员，吸着香烟，喝着名茶，吃着上等糖果糕点，观赏湖上风光景色；后舱坐的是二皇娘、殷凤钗和一大群丫头老妈子。二皇娘躺在藤床上抽鸦片，殷凤钗斜倚舱窗，惆怅地远眺水天苍茫。

殷崇桂扔下萍水县城，逃到天津卫的外租界当寓公，暗中打听消息，窥测方向。

一天，他正在家中闷坐，金雄飞忽然来访。大吃一惊之后，却又喜出望外。金雄飞统领一营国民党军，驻守萍水，卢沟桥炮声一响，便望风而逃，不知去向；现在，肩膀佩戴上校军衔，当上伪治安军的团长了。于是，殷崇桂也连忙向伪京东特区督办公署报到，仍被委任为萍水县知事，配合日军一个小队和金雄飞的伪军，夺取萍水县。

萍水城内，老举人齐柏年领衔成立抗日救国会，齐柏年的外甥俞菖蒲拉起一支学生武装队；又走马萍水湖，联合石瓮村郑三发的四面八方得胜军，龙舟渡口李托塔的保土安民义和团，瓦官阁的三合会，建立萍水民众自卫军，严阵以待。

殷崇桂也打发鬼吹灯夏三和金镶玉当说客，拉拢收买萍水湖上的各路人马，却只有瓦官阁大地主袁大跑猪的民团，宣布中立。袁大跑猪自吹跟袁世凯是家，便自立国号，登基称王；他只允许殷崇桂的官船在瓦官阁泊岸，却不允许金雄飞在瓦官阁暂借一块安营扎寨之地。

坐在太师椅上，殷崇桂感到前途吉凶未卜，心中七上八下。

锦屏后面，二皇娘和殷凤钗这母女二人的心中，也是十五只吊桶打水，忐忑不安。

二皇娘没有拦住女儿的一意孤行，殷凤钗在萍水县城一团混乱中跟俞菖蒲成了亲；洞房花烛之夜，小夫妻就情不投意不合，志不相同心难通，吵成一座热窑。三天接回门，殷凤钗哭回家，二皇娘挑三窝四，将女儿拐逃到天津卫。躲进租界，二皇娘比丈夫还心急，只盼殷崇桂东山再起，高升一步；女儿有一副杨贵妃的花容和体态，大可利用，便想另择佳婿，眼睛盯在金雄飞身上，百般劝诱女儿改嫁。殷凤钗虽是个轻浮浅薄的女子，却仍有几分贪恋俞菖蒲的人品和文才，更不甘心眼看俞菖蒲落入那个跑马戏的女艺人柳黄鹂儿手中，强咬住牙关不点头。殷崇桂和金雄飞临行之前，伪京东督办和日本顾问官有令，只要齐柏年和俞菖蒲大开城门，欢迎日军进驻，齐柏年可以到督办署当教育司长；俞菖蒲愿意作官，委任一个甲等县的县知事，不愿意作官，拨一笔巨款，出洋留学。二皇娘是个财狼食黑吃独份儿的脾气，哪里容得俞菖蒲从殷崇桂的嘴里抢走肥肉，所以她宁愿俞菖蒲死心眼子；而殷凤钗却想的是夫荣妻贵，但愿俞菖蒲顺水推舟，不要逆水行舟。

忽然，一阵巨响，各怀心思的殷崇桂、二皇娘和殷凤钗都惊惊咋咋地吓了一跳，原来船到瓦官阁了。

渡口码头上，鼓乐齐奏，鞭炮飞花，震耳欲聋；殷崇桂压住心跳，整了整衣冠，安坐太师椅上，等候袁大跑猪进见。

但是，上船来的却是金镶玉。

“一品军机大臣金镶玉，拜见殷县长！”金镶玉站在水珠子彩帘外，尖着嗓子甜丝丝地高叫一声。

“进来！”殷崇桂怒形于色，“袁某人怎不亲自出迎？”

金镶玉走进舱去，嘻笑道：“老昏君白日作梦，自以为是九五之尊，不肯有失万岁爷的身份，迎接一位七品县令。”

殷崇桂气得刀条子脸蜡黄，恶狠狠地哼道：“卧榻之上，岂容他人酣睡？此害不除，县无宁日。”

“眼下，您还是忍辱屈尊一时吧！”金镶玉挨到殷崇桂身边，咬着耳朵喊喳喳，“袁某人二三百人马，都是他当年手下的老兵油子，一个个如狼似虎，只怕金团长惹不起；而且，他不跟俞菖蒲联合抗日，也算助您一臂之力。”

“俞菖蒲还在瓦官阁吗？”殷崇桂面带杀气地问道。

“他和林豹犊儿带领三合会的青壮年，回萍水守城去了。”金镶玉轻描淡写，不敢亮出真相。

几天前的一个月黑夜，金镶玉刺杀住在驿馆的俞菖蒲，被林豹犊儿生擒活捉；三姨太太贾燕环下令民团包围驿馆，最后走马换将，林豹犊儿交出金镶玉，保护俞菖蒲来到三合会的地面，三合会加入了民众自卫军。

殷崇桂眼珠子一转，问道：“袁某人有个儿子，上过中学，能不能笼络过来，为我所用？”

“那个窝囊废是一条祸根！”金镶玉的脑瓜子摇得像货郎鼓，“他想投靠俞菖蒲，被他爹臭骂了一顿，才不敢多嘴；可是，他跟三合会李二两的女儿通奸，袁某人为了拉拢三合会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个小子仍然是吃里爬外。”

殷崇桂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明白了，下船吧！”

鼓乐和爆竹声中，殷崇桂倒背着手，迈动四方步，踏着大红油漆的跳

板，架子十足地走下船来。二皇娘、殷凤钗乘坐官轿带着丫头老妈子到驿馆；殷崇桂坐上袁大跑猪的龙车，到金銮宝殿去。

袁大跑猪本是个恶霸地主的儿子，在张宗昌的直鲁联军里当过团副，后来被张宗昌看中，当上亲随副官。张宗昌兵败下野，树倒猢狲散，他拐跑了几大箱子金银珠宝，回到瓦官阁，买下萍水湖岸的几百顷地；为了抬高身价，他重金礼聘一名讼棍，替他伪造家谱，自称是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远房侄子，并且改名叫袁洪宪，以表示名正言顺。

鸟兽四散的旧部找他算军粮，他便将这些老兵油子都收留下来，成立民团，横行霸道，鱼肉乡里。七七事变以后，萍水县一片空白，他便趁机称孤道寡；民团改叫御林军，三座宅院改叫皇宫，霸占了隔壁的会仙酒楼，改叫金銮宝殿。

瓦官阁是萍水湖上的大码头，只有沿湖一条街，绵延二三里。湖岸蜿蜒，高低上下，起伏不平，远看像一条游龙。每天来来往往的船只，多如过江之鲫，层层云帆，布满湖面，遮天蔽日，十分壮观。

东街是农户，西街是渔家，中街是市集；两大船坞，三大鱼行，四家客栈，更有一座高踞陡岸的会仙酒楼。会仙酒楼的佳肴美味，远近驰名；一边饮酒作乐，一边观赏湖光水秀，很为雅趣。袁大跑猪封会仙酒楼老板为御膳房大总管，便将酒楼据为己有，楼上改作金銮殿，楼下仍然办酒席。不过，做出的饭菜，只供袁大跑猪一家和他的文臣武将大吃大喝，每日酒池肉林，猜拳行令，一个个醉成烂泥。

袁大跑猪又把瓦官阁轿子房和权房的吹鼓手，走江湖跑野台子的戏班文武场，拘拿到会仙楼；每到他吃饭和上朝，便吹三通，打三通，远处听来，好像出大殡。

金镶玉陪同殷崇桂一行人来到会仙楼下，说了声：“请留步！”独自一人跑上楼去。

过了一会，楼上一个阴阳嗓子拉着长声儿，喊叫：“洪宪王有旨，萍水县长殷崇桂上殿--哪！”这个人原是野台子戏班的三花脸，擅长扮演太监。

殷崇桂窝着一肚子火，也只得忍下这口怒气。上楼陛见。

这位黄袍加身的袁大跑猪，是个脑满肠肥的大胖子，他头上脚下穿的是戏衣铺买来的行头；一双肉泡子眼里，大肚皮像倒扣一口铁锅，坐在铺着大红缎子软垫的高背雕花太师椅上，呼噜气喘。

“萍水县长殷崇桂，叩见洪宪王！”殷崇桂假戏真作，手舞足蹈地拜了拜。

“平身！”袁大跑猪抬了抬手，“赐座。”

从袁大跑猪身后走下两个红袄绿裤的大丫头，给殷崇桂搬过一只绣墩。

殷崇桂在绣墩上落座，咳嗽一声，欠了欠身子，说：“殷崇桂临行之前，奉京东督办和大日本顾问官口谕，承认洪宪王的王位，萍水湖是洪宪王的万世江山。”

“日本顾问官够朋友！”袁大跑猪咧开大嘴抖动肚皮大笑，“糟老头子齐柏年，黄口小儿俞菖蒲，花言巧语，插圈弄套，哄骗我跟他们合伙打日本，我才不中他们的借刀杀人计。”

“洪宪王真是圣明英主！”殷崇桂马上趁热打铁，给袁大跑猪连戴高帽儿，大灌迷汤，“大日本皇军的一支常胜小队，治安军金雄飞的一个团，攻打萍水县城，削平犯上作乱的齐柏年和俞菖蒲，也为洪宪王根除了心腹之患，还望洪宪王同心协力，多给方便。”

“你们敬我八两，我也得还你们半斤。”袁大跑猪吆喝一声：“金镶玉听旨！”

“臣，在！”金镶玉双膝跪倒。

“赐你尚方宝剑！”袁大跑猪从他的龙袍玉带上，摘下一把指挥刀，“命你统率御林军，配合友军，随机应变，见机行事。”

“领旨！”金镇王叩了个头，接过指挥刀，大权在握了。

“大摆酒筵，给殷县长接风！”袁大跑猪从宝座上站起身，伸了个长长的懒腰。

一转眼，金銮殿变成了宴会厅。

二十三

石瓮村三太子庙后院，是郑三发的内宅，贾三招儿带领八名喽罗，手提驳壳枪，轧满子弹，扣住扳机，把守门口，连军师万年知也不许入内。

郑三发的卧房里，插上门闩，挂起窗帘，幽幽暗暗；郑三发和他的婆娘红鸾星，还有盟弟阎铁山，头碰头，耳交耳，喊喊喳喳，唧唧咕咕。

“我早就料定，俞菖蒲给咱们挖的是陷阱，你偏听信万年知那老杂毛的云山雾罩！”阎铁山青筋暴起，怨天恨地，“如今怎么样？日本兵的常胜小队，金雄飞的一个团，在瓦官阁外安营扎寨；开起火来，俞菖蒲躲在四面城墙里，咱们可就成了头刀菜。”

郑三发两眼挂着血丝，热锅蚂蚁似的在屋里走来走去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。

今天下午，金雄飞打发一名副官，前来石瓮村，勒令郑三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将四面八方得胜军的人马，归并到他那个团，胆敢抗命，那就发动进攻，一网打尽，鸡犬不留。郑三发急得像火烧眉毛尖儿，又三心二意拿不定主意。

“走错这一步棋，也不能全怪你大哥瞎了眼。”红鸾星一副酸溜溜的腔调，“小藕看上了俞菖蒲的跟班柳长春，你大哥娘们儿心肠疼妹子，睁着眼睛跳火坑。”

郑三发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，雷殛了似的，闭着眼睛，脸色灰白，鼻孔里只有一丝丝凉气。

俞菖蒲走马萍水湖，熊大力和柳长春保驾，郑三发的妹子郑小藕，是个出污泥而不染的清白少女，爱上了柳长春这个忠厚、勇敢、俊秀的小伙子，而且带领她的十几名亲兵，也跟随俞菖蒲防守萍水县城去了。

“寡不敌众，别拿鸡蛋碰石头，咱们只得还回到金雄飞的房檐下吧！”阎铁山凄凄惶惶地说。

“能屈能伸大丈夫，可不要船到江心补漏迟呀！”红鸾星又不咸不淡地说。

郑三发原是金雄飞部下的机枪连连副，红鸾星跟金雄飞有过奸情，所以她很愿意重投旧主。

“我跟金雄飞尿不到一壶，拴不到一个槽上。”郑三发有气无力地说，“金雄飞率领队伍南逃，我挟枪携款开了小差，打起旗号自立门户，他心中能不

恨我？只怕归队之后，打下萍水县城，他就得卸磨杀驴。”

“惹不起，躲得起！”阎铁山笑道，“反正咱们已经腰缠万贯，不如逃到天津卫的外国租界里，买一所洋楼，开个钱庄银号，娶上三妻四妾，快快活活吃一碗安乐茶饭。”

“此路不通，此路不通！”郑三发又摇头，又摆手，“咱们这些货色进了城，就像狗熊闯进瓷器店；做起生意更外行，只怕赔得连尸首也剩不下。”

“你上天无路，人地无门，只有伸长脖子，等人家一刀割下脑壳来！”阎铁山粗脖子红脸地喊叫。

红鸾星冷笑着问道：“你一不肯降，二不想躲，难道要跟俞菖蒲一块下葬？”她悄悄握紧挂在裤腰上的手枪，只要郑三发一点头，她就将郑三发一枪毙命。

郑三发的脑瓜子耷拉到裤裆里，只是吱声叹气。

正在这时，内宅门口，万年知又哭又闹：“司令呀，贫道忠心保上，谁想竟被当贼防？真叫人寒心呀！”

“一个窝心脚把这个老杂毛踢出去！”阎铁山凶狠地说。

“你跟我都是面汤锅里煮元宵--混蛋一个，还是听他断一断吉凶祸福吧！”郑三发说着走出屋去，满脸堆笑，“军师，你多疑了！快进屋来，共商大计。”

万年知被郑三发搀进屋里，一行鼻涕两行泪地说：“士为知己者死，贫道甘愿粉身碎骨，报效主公，想不到……想不到……”委屈得像个失宠的妾妇。

“我急得像猫爪抓心，你就别再疑神疑鬼啦！”郑三发不耐烦地断喝一声，“我不愿投靠金雄飞受肮脏气，也不想躲进外国租界里坐吃山空，更不肯跟随俞菖蒲自取灭亡，你看是不是还有别的路可走？”

万年知破涕而笑，故弄玄虚地说：“司令面前正有一条阳关大道，仔细看一看。”

郑三发眯起眼睛，又手搭凉棚，风车打转儿，上上下下，前前后后，看了又看，眼底空空，不禁又烦躁起来，说：“军师，我心如汤煮，你就开恩吧！别卖关子了。”

“不辞而别，找老齐搭股去！”万年知摇头晃脑地说，“今夜三更时分，神不知鬼不觉把人马拉走，然后备下重金厚礼，买通齐燮元的身边亲信，请他将咱们这支四面八方得胜军招安，封司令当个团长，跟金雄飞平起平坐。”

“妙计，妙计！”郑三发抓着头皮，嘿嘿发笑，“只是……只是咱们这支人马连影也不够四百，老齐岂能给我高官厚禄？”

“兵不厌诈，买空卖空呀！”万年知抚掌大笑，“大买卖靠广告，小买卖靠吆喝；咱们一出萍水湖，刮风下雾，大吹大擂，号称三千人马，老齐就不敢隔着门缝看人了。”

阎铁山不能不佩服万年知的鬼点多，笑骂道：“老杂毛，你真是一肚子掏不完的鸡零狗碎。”

“老弟，可惜你比混屎虫只多一挂下水！”万年知反唇相讥，“你还是赶快到龙舟渡口走一趟，带着胭脂虎跟咱们一同走。”

龙舟渡口的李托塔、熊大力和金碾子，率领保土安民义和团奔赴萍水县城，只留下胭脂虎和她那一伙鸡头鱼刺，鬼吹灯夏三给她当狗头军师。每天夜晚，阎铁山坐一只快船过湖跟她相会；但是，这个女人的淫狠像一只蝎

子，阎铁山招架不住，也有两天不照面了。

“这个娘儿们吃人肉，喝人血，敲骨吸髓不吐核儿，我……不想跟她藕断丝连了。”阎铁山谈虎色变，直打寒噤。

“她手中有一杆旗，大小也算一路诸侯呀！”万年知劝道，“咱们投靠老齐，买一送一，鸡毛蒜皮也添秤，多多少少能给咱们长几两分量。”

“铁山，你就辛苦一趟吧！”郑三发低声下气地说。

红驾星在一旁冷言冷语：“牡丹花下死，作鬼也风流，亏你还算个男子汉！”

阎铁山只得壮了壮胆子，硬着头皮，走出三太子庙；来到码头，解下一对小船，贾三招儿带两个喽罗伴驾，向对岸的龙舟渡口划去，像一头愁死的驴子下汤锅。

船到湖心，远望龙舟渡口，灯笼火把，照如白昼，湖风阵阵，吹来悠扬的鼓乐声。

“慢！”阎铁山喝令停桨，站立在船头观看，扯着耳朵听了又听，“三招儿，龙舟渡口有鬼，你去打探一下。”

贾三招儿划另一只小船，悄悄向龙舟渡口靠近。

萍水湖南岸，瓦官阁方向，日军小队和金雄飞那个团的营寨，人喊马嘶；阎铁山心惊肉跳，冷汗淋漓，湖风一吹，手脚冰凉。

贾三招儿紧打双桨，落荒而回。

“胭脂虎在耍什么把戏？”阎铁山问道。

“龙舟渡口……大办喜事，袁大跑猪娶胭脂虎……做正宫娘娘……”贾三招儿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这个娼妇！”阎铁山扳倒了醋缸，“她口口声声嫁给我，两天不见就变卦，我要把她抓来骑木驴。”

贾三招儿怕阎铁山一怒之下横冲直撞，忙平息他的火气，说：“我打听得仔细，金雄飞也给胭脂虎下令，交出她那一伙鸡头骨刺，赏两千大洋，胭脂虎不想卖了人丢地盘；鬼吹灯夏三便给瓦官阁说媒拉纤儿，袁大跑猪也觉得人单势孤，于是一拍即合，各怀鬼胎搭了伙。”

“不报夺妻之恨，我阎某人岂不成了软盖的王八？”阎铁山仍然怒气冲冲。

“娘儿们是衣服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”贾三招儿悄悄拨转船头，“胭脂虎不过是一件打满了补丁的破褂子，估衣摊上也卖不出价钱，扔了不可惜。”

郑三发的人马，星夜逃离萍水湖，日军小队和金雄飞那个团，占领了石瓮村，解除了后顾之忧，就要向萍水县城发动进攻了。

二十四

殷凤钗坐轿，袁萍生骑马，前后左右八名卫士，从萍水湖往萍水城去。

坐在轿子里的殷凤钗，心乱如麻。新婚燕尔，她被父母骗拐，逃到天津卫，临行也没有跟丈夫见一面，这些日子很想念丈夫。她虽然轻浮浅薄，

一点也不懂得俞菖蒲的思想和志向，但她却知道俞菖蒲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只要走运，前途似锦，自己也能沾光。殷凤钗心中有愧，却又颇为自信；猜想得到，见面之后，俞菖蒲会跟她大发脾气，但是不能不贪恋她那艳丽的姿色，只要枕席之间，由意奉承，千娇百媚，软言柔语，俞菖蒲就得乖乖地俯首贴耳。她从带在身边的梳妆盒子里，摸出一面菱花镜，掀开轿帘一角，透进一缕阳光，照见了自己那艳如桃李的花容月貌，得意地顾盼自怜起来。忽然，天上飘过一片黑云，菱花镜也掠过一抹阴影，她想起了婆母梅姑奶奶，舅公齐柏年老举人；花言巧语蒙哄不了二位老人家，甜言蜜语也迷惑不了二位老人家，于是心慌意乱，闭上眼睛，手捧着怦怦乱跳的胸口，失悔自己的冒险进城，然而已经骑虎难下，只有做一名过河卒子了。

骑在马上袁萍生，却跟殷凤钗大不相同，只有欢欢喜喜，满腔高兴。自从他结交俞菖蒲，得到一位良师益友，糊涂的脑瓜亮堂起来，芝麻粒的胆子也大了一点儿。他利用袁大跑猪眼下不愿得罪三合会的心理，跟李二两的女儿桃枝明来暗去；彭祖奶奶作媒，他暗中跟桃枝结了婚，还加入了三合会。俞菖蒲和林豹犊儿带领三合会的青壮年到萍水守城，他本想也一同前去，但是被俞菖蒲留下来，在他爹身边当耳目。现在，袁大跑猪已经跟殷崇桂互相勾结，又把胭脂虎娶进门来，民团交给了金镶玉，他已经无能为力。

金雄飞请袁大跑猪派遣他进城当说客，袁大跑猪本来不想答应，但是他另有打算，想趁此机会，进入萍水城中，就跟俞菖蒲形影不离，所以一定要去；胭脂虎和贾燕环居心叵测，两张嘴在袁大跑猪枕边吹风，袁大跑猪被吹得耳软心活，也就同意了。

袁萍生身穿学生装，苍白的脸上丰腴红润起来，眉眼间也扫除了过去那萎靡不振的神气，颇有几分新气象了。他在马背上轻声哼唱一支歌，哪里想到杀机四伏，他将死无葬身之地。

八名卫士，身穿便衣，都是金雄飞的鹰犬，殷崇桂的爪牙，四名轿夫也是乔妆改扮的探子。

一行人走古驿道，远远望见了萍水县城的城楼；路边有一架茶棚，一座草亭，冷清清，空落落，不见一个人影，八名卫士的小头目儿下令停止前进。

“小姐，我们不能再多送一程了！”小头目儿在轿前打了个千，“小人们祝您一路平安。”

“等我的喜信吧！”殷凤钗强打精神笑了一笑，掩饰不住她心神不安。

四名轿夫抬着轿子，向城门飞跑。

袁萍生也要打马追赶前去，却被小头目儿一把抓住笼头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袁太子，您留步。”

“我也是说客呀！”袁萍生瞪起眼睛。

“您是陪客！”小头目儿把袁萍生拽下马来，“等殷小姐大功告成，您不费一口唾沫也得彩。”

四名卫士把袁萍生拉扯到茶棚下，划地为牢。

萍水县城内，李托塔和金碾子率领保土安民义和团，把守南门，林豹犊儿率领三合会的儿郎，把守北门，柳长春和郑小费率领亲兵，把守西门，熊大力和柳摇金率领学生武装队，把守东门。

金雄飞的探马，早已刺探了萍水四城的布防；殷凤钗知道把守东门的是学生武装，料想俞菖蒲必在东门城楼上，这乘轿子便直奔东门外的石桥而

来。

城门紧闭，石桥上堆起土垒，搭满了杨枝柳杈，几个年轻人枪上膛，刀出鞘，如临大敌。

“站住！”哨兵喝道，“司令部有令，萍水城严禁出入。”

轿子落地，轿夫打起轿帘，殷凤钗下轿袅袅娜娜走上前来，问道：“什么司令部呀？”

“萍水民众自卫军司令部。”

“谁是司令？”

“俞菖蒲公子。”

“我是俞司令的太太！”殷凤钗变了脸，傲慢地叫道，“你们敢不让我进城？”

几个年轻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带队的小伙子打发一个哨兵，跑到城楼下，喊道：“熊队长，柳教官，俞公子的太太回来了，放不让她进城？”

城楼上，熊大力和柳摇金坐镇。熊大力从龙舟渡口回萍水县城，被委任为学生武装队队长，跑马戏的柳摇金，一直在学生武装队当武术教官。

“奇怪！”熊大力紧皱双眉，“要打仗了，她怎么反倒回来？只怕有诈。”

“俞公子自有主张。”

“我先去问一问菖蒲。”

“人家夫妻相会，咱们何必坚打楔子，横插杠子。”

熊大力也只得同意放行。

殷凤钗又坐上轿子，四名轿夫抬她过了桥，熊大力打开一扇城门，轿子进了城。

萍水县城内，家家关门闭户，大街小巷冷冷清清；大乱人多，小乱人城，城里的有钱人都逃散到四乡去了，留下来的人家，也都不敢出门寸步。

齐柏年的宅院，一片静悄悄。

殷凤钗下轿进门来，就连声喊叫齐家的老仆人：“门吉，门

沉寂了一会儿，院里有个清脆悦耳的声音问道：“谁叫？”

殷凤钗一听便是柳黄鹂儿的口音，不禁炉火中烧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尖叫道：“长着眼睛，开门看！”

吱一声门开了，柳黄鹂儿身穿跑马戏的短打扮，腰间左插四把柳叶刀，右挎一支手枪，光彩照人。她开门一看，目光一惊；定了定神儿，才笑吟吟地说：“原来是少奶奶回来了。”

殷凤钗脸上下霜，说：“我的婆家，想回来就回来！你吩咐门吉，给四位轿夫做饭。”

“舅舅的救国会，菖蒲哥的司令部，都在老县衙门办公，门吉大伯服侍他们爷儿俩去了。”

“你做饭去！”

“娘的身边离不开我。”

殷凤钗听柳黄鹂儿开口闭口管梅姑奶奶叫娘，管齐柏年叫舅舅，冷笑道：“哟，原来柳姑娘长了行市，升为小姐了！那就叫他们四个人进院去，自己到处上做点吃喝。”

柳黄鹂儿站在门口，拦道：“大舅妈有话，家里都是妇道人家，不许男人进宅。”

四名轿夫一听院里没有男子，起哄乱叫：“我们都有两只手，会做满汉

全席！”说着，就问上前来。

柳黄鹂儿从腰间拔出一把柳叶刀，柳眉倒竖，喝道：“谁敢上前一步，看那葫芦！”说罢，抖手一道白光，嗖地一声，一支柳叶刀飞向小菜园的葫芦架，钉在一只大白葫芦上。

四名轿夫吓得倒退，直了眼。

殷凤钗气得咬牙，也只得说：“对不起你们四位，你们四位到街上喝酒吃饭去吧！”

酒足饭饱就找个小店住下，等我差遣。”

四名轿夫接过赏钱，悻悻而去。

殷凤仪走进内宅，柳黄鹂儿关上门，向上房跑着喊道：“大舅妈，娘！少奶奶回来了。”

齐夫人满脸病容，梅姑奶奶也显得形容憔悴，正坐在上房说闲话，听见柳黄鹂儿的喊声，都皱了皱眉，流露出惊疑神色。

柳黄鹂儿在二位老人面前摆下红毡垫子，殷凤钗四起八拜，低眉顺眼地说：“大舅妈，娘！我身不由己，被父母拐走，趁他们疏忽大意，逃了回来。”

梅姑奶奶见她满脸涂脂抹粉，花旗袍紧箍着身子，露出一双嫩藕似的胳膊和两条肥白的大腿，心中不悦，沉着脸说：“兵荒马乱，你回来又多一个累赘！”

“媳妇想念婆母，想念大舅妈……”殷凤仪呜呜咽咽，抽抽噎噎，“也挂念……菖蒲。”

“唉！难为了你这份孝心。”齐夫人菩萨心肠儿，被殷凤仪哭得心软，“黄鹂儿，你找个人，给你菖蒲哥捎个话，叫他晚上回家来住。”

殷凤钗心中暗笑，自以为得计。

二十五

俞菖蒲巡视四门城防，查看城内岗哨，不敢违逆舅父和舅母的严命，古刹钟声正三更，他才回家去。

母亲和舅母早已经睡去，柳黄鹂儿在门楼上守夜，只有他的房中还灯火通明，殷凤钗等他回来同床共枕；这些天，他四处奔走，日夜奔忙，早已忘记自己还有个妻子，妻子的名字叫殷凤钗。

俞菖蒲跨进屋门口，眼前洞房花烛夜的旧景重现。床上，半卷的红绡帐里，粉莲花的湘绣合欢被，只掩住殷凤钗那半裸的一围腰身，展现出一幅海棠春睡的媚态。俞菖蒲禁不住一阵目眩、耳鸣。心跳，呆呆地凝望着这个娇艳肉感的女人。

殷凤钗并没有酣睡，她眯眼偷看俞菖蒲的神色，故意像睡梦中翻了个身，把合欢被蹬落床下，整个身子都裸露在俞菖蒲面前，更令人眼花缭乱，不能不动心。

俞菖蒲走过去，抬起合欢被，正要给她蒙在身上，她突然惊醒了。

“瞧你！毛手毛脚，吓我一跳。”殷凤钗抓住俞菖蒲的双手，按在她那涨

落起伏的胸脯上。

俞菖蒲在床边坐下来，板着脸问道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“想你……”殷凤钗双手吊在俞菖蒲的脖子上，“想这间屋子，这张床……”

“你那爹娘怎么会放你回来？”俞菖蒲目光凌厉地问道，“是不是打发你来当说客？”

“你真是一双慧眼！”殷凤钗吃吃笑，“我将计就计，他们才放我。”

俞菖蒲长吁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要是替他们来劝降，我就不得不执行军法！”

“别吓唬我。”殷凤钗那粉团子似的身子打了个哆嗦。

俞菖蒲粗声大气地说：“抗日救国会和民众自卫军有令，言降者杀！”

“你不必杀我，想你也快把我想死了！”殷凤钗一口气吹熄灭了灯，粘在俞菖蒲身上，“菖蒲，你想过我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俞菖蒲冷冰冰。

“狠心贼！”殷凤钗哭了，“咱俩燕尔新婚，我怎么会舍得撇下你？是我的爹娘绑票似地把我押走了。”

俞菖蒲感到自己未免冤枉了她，过于冷酷无情，便亲吻了她一下，说：“我把你当成了无情无义的软骨头。”

“我的心是软的，身子是软的……”殷凤钗呢呢喃喃，“这些日子累苦了你，枕着我的胳膊，我把你搂在怀里睡吧！”

在热烘烘的香雾笼罩中，俞菖蒲迷醉了……

但是，殷凤钗却不许他安睡。

乡村景色的南城，处处生长绿树；初秋之夜，梆打三更，月牙儿挂在绿树枝头，杜鹃声声啼叫，在空落落的萍水城中回荡不已。

“菖蒲，这座小城你守得住吗？”殷凤或交颈叠股地问道。

“守得住！”俞菖蒲满怀信心，“城中有几百人马，日伪军攻城，郑三发和胭脂虎从背后夹击，坚持一个月，援兵必到。”

“哪儿来的援兵？”

“共产党的队伍。”

殷凤钗那灼热的身子一阵发冷，恐怖地问道：“你是共产党？”

俞菖蒲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我有共产党的老师和朋友。”

“菖蒲，你还蒙在鼓里！”殷凤钗在黑暗中幸灾乐祸地冷笑，“郑三发拉起他那支人马，逃离了萍水湖，投靠齐燮元去了，胭脂虎也嫁给了袁大跑猪当正宫娘娘，坐山观虎斗。”

“这两个狗男女！”俞菖蒲挣脱殷凤钗搂抱，霍地坐了起来，“我要赶快从袁大跑猪的民团里拉出一支人马。”

“你是不是指望袁萍生？”殷凤钗也爬起身，把俞菖蒲箍在怀里。

俞菖蒲自言自语：“我要跟他秘密见一面。”

“别再竹篮打水啦！”殷凤钗手指轻轻戳了一下俞菖蒲的额角，“袁萍生也来当说客了。”

“他在哪儿？”俞菖蒲浑身像起了火。

“被金雄飞的卫士扣下了。”

“为什么扣他？”

“拿袁萍生的人头，换来袁大跑猪跟你作对。”殷凤钗那轻松的口气更显

得恶毒，“他们想把袁萍生的人头，装在盒子里，送给袁大跑猪，谎报是你杀死了袁萍生；袁大跑猪为子报仇，也要发兵打你。”

“豺狼！”俞菖蒲气怒交加地喊道。

“日本兵二三百，金雄飞的人马一千多，你孤掌难鸣，抵挡不住呀！”殷凤钗夸大其词，吓唬俞菖蒲，“咱们一家老小，不能坐以待毙，你得想个两全之计。”

“我与县城共存亡！”俞菖蒲悲忿地说。

“为什么一心只想死呢？”殷凤钗扳着俞菖蒲的肩膀，摇晃他，揉搓他，“日本人愿意跟你讲一讲条件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俞菖蒲喝道，“我宁死不降。”

“我也不是劝你当汉奸呀！”殷凤钗委屈地说，“只要你放弃这座县城，他们答应给你一大笔钱，出洋留学，保全你的面子。”

“糊涂！”俞菖蒲叹了口气，“这是拌了毒药的诱饵。”

突然，前院门楼上，柳黄鹂儿一声断喝：“什么人？”

砰！一声枪响，前院开了火，子弹纷飞。

俞菖蒲推开殷凤钗，匆忙穿上衣裳，拿起枪；殷凤钗扯住他的胳膊，假哭道：“你别去送死！”俞菖蒲一拳把她打倒，冲出屋去。

他跳到院里，只见前院房上四个鬼影；柳黄鹂儿一枪打死一个，他也抬手一枪，击毙了一个，另外两个家伙跑下了房。

前院正房里一声惨叫，柳黄鹂儿哭喊一声：“菖蒲哥，贼人杀死了大舅妈！”她从门楼上站起来，沿着墙头向北房飞跑。

吧咕！从菖蒲房中射出一颗子弹，掠过柳黄鹂儿的鬓角，柳黄鹂儿一闪身，落下墙来。

原来，殷凤钗偷偷携带一支手枪，俞菖蒲并没有发觉。

“殷凤钗，是你下毒手！”俞菖蒲掉转枪口，一梭子弹射进房中。

殷凤钗早已钻进梅姑奶奶的屋里，威吓道：“您老人家下令，叫菖蒲别走死路，咱们一家享不尽荣华富贵。”

“呸！”梅姑奶奶啐道：“家贼难防！你这个败坏俞家门风的无耻女人！”

“我杀了你！”殷凤钗凶相毕露。

砰，砰，砰！枪响连声，殷凤钗鬼叫，倒地而死；原来俞菖蒲摸到窗根下，从窗口连开了三枪。

前院正房冒起一团浓烟大火，那两个家伙使用调虎离山计，想要跳窗逃走；柳黄鹂儿右手开枪，左手投刀，结果了他们的狗命。

四个家伙，正是那四名轿夫。

二十六

日军小队和金雄飞的伪军一个团，将萍水县城重重包围。

金雄飞骑一匹银鞍白马，屁股后面二三十名护兵，跑马绕城一圈，手端着望远镜观察城防兵力。然后，返回南门外古庙，又登上钟楼，左手抱着右胳膊肘，右手托着下巴额儿，昂着头，眯着眼，装模作样地模仿拿破仑的

姿态，悠闲地欣赏萍水小城风景。

三个营长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都沉不住气，偷觑他们这位上司的脸色。

“馋得难熬是不是？”金雄飞斜了他们一眼，装腔作势地问道。

三个营长垂手答道：“是。”

“我正要把全团的馋火撩起来！”金雄飞自作聪明地大笑，“萍水城好比一桌丰盛的酒席，我已经让你们拿起筷子，只是不许下箸，逗得你们垂涎三尺；待我一声令下，个个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，岂不有趣？”

“团座真会用兵！”三个营长大加吹捧。

金雄飞掏出象牙烟嘴，点起一支香烟，深吸了一口，自鸣得意地说：“古往今来的名将，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，没有不是心旷神怡，谈笑风生的；你们要熟读兵史，悟出用兵的奥妙。”

三个营长又谄笑道：“侍候团座，随时随地长学问。”

“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了，雄姿英发。”金雄飞得意忘形地吟唱起来，“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强虏灰飞烟灭。”

忽然，古驿道上烟尘滚滚，传来疾风暴雨的马蹄声。

“袁大跑猪发兵来啦！”三个营长齐声喊道。

“老蠢猪中了我的借刀杀人之计！”金雄飞拍着花巴掌，“你们三人各回东、西、北门，只等袁大跑猪攻破南门，打开缺口，再发动攻势。”

“遵命！”三个营长分头而去，返回各自的阵地。

袁大跑猪在张宗昌手下带兵多年，也像他的主子一样，嗜酒如命，嗜杀成性，好色成癖。他最爱吃狗肉，一个人能吃一条肥狗，喝一坛老酒。酩酊大醉，溜下座椅，鼾声如雷，屁声隆隆。他又喜欢亲自动手，用牛耳尖刀，剜出活人心肝，做醒酒汤吃。但是，不管他醉得多么昏死，睡得多么沉酣，只要枪声一响，却能一跃而起，跳上光背战马，冲入枪林弹雨，上阵厮杀。

年过半百，每日沉溺酒色的袁大跑猪，虽然骄横不可一世，锐气却大不如前了。

金雄飞的八名卫士，捧着装在盒子里的袁萍生的人头，前来报丧。袁大跑猪跟胭脂虎和贾燕环胡闹了一夜，又吃了一条肥狗，喝了一坛酒，正醉得一塌糊涂，赤条条沉沉大睡，守卫寝宫的副官不敢叫醒他。直到听见他在帐中哑着嗓子喊道：“茶来！”副官才牵着八名卫士的小头目儿，躬腰曲背，踮着脚尖儿走进来。

袁大跑猪半醒半睡，坐在紫檀雕花大床上，赤着一身黑内，满身十几块梅花斑似的枪伤弹痕，搔着丛生黑毛的胸窝，眼泡浮肿，目光呆滞，嘴里喷出大蒜烈酒的臭味，副官摸透他的脾气，这个节骨眼上惹他恼火，那就是活腻了。因此，递上一壶香茶，只轻轻说了一句：“启奏洪宪王，金雄飞团长差人面奏军情。”便将手捧木盒的小头目儿推到床头，自己抽身门退，远远躲到屋门口，察颜观色，见机行事。

小头目儿一见袁大跑猪这副嘴脸，早吓得手脚发麻，舌头僵硬，哼哼唧唧，说不出个所以。袁大跑猪酒后还没有清醒，头昏脑胀，一肚子邪火，听得烦躁，把手里的一壶热茶，照小头目儿劈头砍去，骂道：“嘴里像含个屈，有屁快放！”小头目儿一骨碌跪倒床下，抹着满头满脸的茶水和血水，哆里哆嗦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太子……被俞菖蒲……砍了头……”袁大跑猪的脑瓜子里仍然是一盆浆糊，奇怪地龇牙一笑，哼哧着鼻子说：“砍下来……”

就长不上了。”胆战心惊的小头目儿，忍不住噗哧一笑，袁大跑猪却猛然狂吼一声，抡起放在枕边的护身宝刀，将小头目儿劈了个黄瓜彩腌葱大斜碴儿。

他率领他的御林军，烟尘滚滚中杀奔萍水县城而来，直奔南门。

南门城楼左右，李托塔和金碾子各带一队人马，分守两侧城墙，大多数人都是手持长矛大刀和弓箭短弩，只有十几支鸟枪，七八支沈阳造和汉阳造步枪。城楼门窗大开，齐柏年老举人身穿雪白的夏布长衫，家常布鞋罩上一层白布，头戴麻冠，为风雨同舟，生死与共六十载的亡妻齐夫人挂孝。他视死如归，沐浴更衣，剃头修面，叩拜了文庙和祖祠；然后，抬一口棺材，登上城楼，正襟危坐在高背靠椅上，像一尊庄严的石像。

南门外，是日军小队和殷崇桂的警察队的阵地；死了女儿的殷崇桂枯萎黄瘦，像一条落水的癞皮狗，但是日军小队长仍然命令他到阵地前沿，趴在一土坡上，向城楼喊话。

“齐……老宗师！”他声嘶力竭，像一犬吠影，“你已濒于绝境，为保全……萍水县城黎民百姓的身家性命，还是……还是化干戈为玉帛吧！”

“来人！”齐柏年一声召唤。

李托塔黄缎子包头，前额上朱砂画符，走进来抱拳问道：“会长，您有何吩咐？”

“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我不想和卖国求荣的殷崇桂对话，脏了我的清白口齿。”齐柏年怒指城下，“你们把这个投敌附逆的汉奸乱箭射死！”

“是！”

李托塔的梆声一响，箭如雨下，吓得殷崇桂从土坡上一溜儿，哭爹叫娘爬回阵地。

这时，袁大跑猪的御林军一阵狂风冲来，也不跟日军小队会合，就向南门猛扑。

“儿郎们，杀进城去，金银财宝随便拿，每人三个娘儿们开荤！”袁大跑猪一马当先，狂呼乱叫，“哪个婊子养的后退一步，我一刀一刀割了他喂狗！”

但是，城上箭弩齐发，把这一群疯狗阻挡在桥头。金镶玉见势不妙，喊了声：“我去找皇军开炮支援！”拨马掉头就跑。军心大乱，四散奔逃，袁大跑猪拦也拦不住。

日军小队开了炮，一颗炮弹呼啸着飞向城头，打坍了城楼一角，飞砖溅瓦，尘烟四起。

“老会长，您快下城吧！”李托塔喊道。

齐柏年神色不变，安坐不动，挥了挥手说：“我死不还家，守城要紧！”

袁大跑猪的御林军又聚拢起来，向石桥冲撞。李托塔也就顾不得劝驾，赶忙指挥守城。

一颗颗炮弹接二连三飞来，有的落在护城河中，溅起几丈水花，有的落在城上，保土安民义和自的团众不少人挂了花，又一颗炮弹落到城楼，城楼冒起一团黑烟。

“老会长！”金碾子冒火冲进黑烟中。

齐柏年那雪白的夏布长衫，已被鲜血染成红袍，停止了呼吸，却牢牢抓住座椅扶手，身躯不歪不倒。金碾子连忙将老人抱进棺材里，喊来三名团众，抬棺下城，又打发一人给俞菖蒲报信。

俞菖蒲巡视了东、西、北门，在奔向南门路上，遇见全身披挂刀枪的柳黄鹂儿，匆匆而来。

“你怎么离开娘的身边？”

“娘有门吉大伯侍候，打发我来护卫你。”

“跟我到南门去！”

他们刚走出几步，那个报信的人跟头流星跑来，一见他们的影子，便喊道：“俞公子……老会长……升天了！”

“舅舅！”柳黄鹂儿放声大哭。

俞菖蒲自幼被舅父栽培成人，恩重情深，不禁心如刀割，泪水盈眶。但是，他身负重任，不能过于伤情，便挥掉一把泪水，说：“老人家是萍水一方文宗，理当葬在文庙；你到我家中。传唤门吉大伯，到文庙守灵。”

俞菖蒲和柳黄鹂儿走进一条街，金碾子等四人抬着棺材进街口，俩人跪倒叩了三个孝头，就吩咐金碾子把棺材抬到文庙去。

他们走过一街穿过一巷，只见保土安民义和团的团众败退下来。

“俞公子，南门给攻破了，快走！”他们喊道。

“李托塔会头呢？”俞菖蒲急赤白脸地问道。

“他老人家跟袁大跑猪扭打，被金银玉打了一阵乱枪，同归于尽了。”

柳黄鹂儿扯住俞菖蒲的胳膊，说：“咱们快带着娘走吧！”

俞菖蒲两眼发直，一动不动。这时西门火光熊熊，看来也失守了，柳黄鹂儿使出全身气力，把他拖走。

跑回家中，满目凄凉，前院已是一片废墟，舅妈齐夫人火葬废墟上；看来门吉已经到文庙去了，忙直奔后院。

谁想到，后院那株松竹相伴的老梅上，梅姑奶奶颈系一条白经自尽了。

“娘啊！”俞菖蒲和柳黄鹂儿哭叫着，把梅姑奶奶的遗体解下来。

梅姑奶奶一生守身如玉，白璧无瑕，死后仍然面如皎月，神态从容；她在绸衫的前衬上，咬破中指留下两行血书：“菖蒲吾儿：精忠报国，誓杀倭贼！葬吾井中，汝与黄鹂儿相依为命。母示。”

柳黄鹂儿哭得死去活来，俞菖蒲此时却冷静下来，忍住悲痛，说：“快遵照母亲遗言，将母亲安葬。”

俩人将梅姑奶奶的遗体抬到小菜园，缓缓坠下这口清泉甜水井，挖土掩埋。

敌人已经从四门进城，到处杀人放火；柳黄鹂儿把俞菖蒲抱上她那匹跑马卖艺的枣紧驹，俩人共一骑，夺路而走。

二十七

柳黄鹂儿怀抱菖蒲，骑着嗷嗷嘶鸣的枣骝驹，冲出北门，穿过萍水湖，一缕清风，蹄不沾尘，将追赶他们的一队伪军骑兵远远地甩在后面，奔向盘山。

枣骝驹沿着崎岖山路，仍旧疾跑不已。忽然，前面横切着一道山涧，菖蒲喊叫一声：“黄鹂儿，勒马！”柳黄鹂儿想挽住组绳，但是枣骝驹跑红了眼，缰绳嘎巴拽断了；她急忙搂紧菖蒲，滚下马鞍，枣骝驹冲下涧去，一声凄厉的哀鸣，摔死在悬崖峭壁下。柳黄鹂儿和菖蒲跌落在山路上，滚下几丈

远，幸亏一簇山荆挡住，不然也会滚下断崖，粉身碎骨。但是，也都昏厥过去。

柳黄鹂儿先醒转过来，只见满天繁星，月亮冷冷地挂在山尖，满山满谷都是松涛声。

她想挣扎着爬起来，骨节像是寸寸断裂。她忍住剧痛，向菖蒲身边爬去，伸出一只手，摸着了菖蒲的脚。菖蒲的鞋飞了出去，两脚冰冷僵硬，她当是菖蒲死了，放声大哭。

哭了一阵，她又蠕动两步，摸着了菖蒲的刀，心一横，想用这口刀自尽，跟菖蒲头并头死在一起。终于，她爬到菖蒲身边，撑起身子，伏在菖蒲身上，想亲一亲心爱的人。

忽然，她听到了微弱的怦怦心跳声，破涕为笑，叫道：“菖蒲，你还活着！”眼泪像雨打芭蕉，洒在菖蒲的脸上。

柳黄鹂儿借着朦的月光，向下一望，山涧黑咕隆咚不见底，湍流咆哮，山风呼呼响；抬头一看，万丈峭壁，怪石嶙峋，几株盘曲伸张的老松，倒挂在悬崖上。她想起来，这里必是有名的牛栏山挂松崖。挂松崖是山上山，天外天。晴天，老松挂住大块的白云，站在山下，只见白茫茫一片；用天，雨雾沼沼，更是不露真面目。那么，此地一时还很难被鬼子和伪军发现，正可以暂时隐蔽栖身，再作下一步的打算。

心神一定，便看见了几步之外有一个洞口，洞口像一眼石井。她拼出全身气力，拖着昏迷不醒的菖蒲，一步三寸，三寸一步，爬进了这座不明深浅的洞穴。她的身子像散了架，又疼痛，又疲乏，便紧贴在菖蒲身上，进入黑沉沉的梦境。

早晨，柳黄鹂儿被挂松崖上的鸟叫吵醒了，揉揉眼，满洞金色的阳光，流荡着山花的香气。一道明亮的流泉，挂在生满绿苔的石壁上，叮叮咚咚淌下来。柳黄鹂儿伸过手去，水是那么清凉，掬起一捧送进口，又是那么甘冽她又喝又洗，神清气爽，脸上泛起杏花春雨一般的容光。

青石板上，菖蒲发出低低的呻吟：“……黄鹂儿……你在哪儿？”

“我跟你活在一块儿！”柳黄鹂儿跑过去，抄起菖蒲的上半身，抱在怀里。

菖蒲枕靠着她那温馨的胸脯，脸色惨白，吃力地张开口，问道：“还有谁……冲出重围……上了山？”

“天地间只剩下咱们两个人了。”柳黄鹂儿鼻子一酸，撩起衣襟擦泪。

“去看一看……找一找……”

“我先去给你找点吃的。”

柳黄鹂儿轻轻放下菖蒲，走出洞口。

站在挂松崖，身在云天上，柳黄鹂儿沿着山间小径下行二三里，才从白云缭绕中走出来，脚踏在青翠的山峦上。

已是中秋时节，盘山满山秋色。一片向阳坡上的乱石间，零零落落有几颗皱皮的老虎眼枣树，墨绿的叶子里挂着一串串红艳艳的枣子，远看像一盏盏的小灯笼，摇曳在秋风中。

柳黄鹂儿折了一根长长的柳枝，爬上枣树，棒打红枣，枣下如雨。这时，菖蒲拄着一根枯树杈子，一破一拐走来，连忙弯腰拾拣漫洒遍地的枣子，一会儿便聚起一大堆。

他们正想坐下来吃个饱，突然一连几声枪响，栈道上像蠕动着—串甲虫，鬼子和伪军进了山。

柳黄鹂儿急忙脱下身上的蓝花土布衫子，把枣子包裹起来，搀架着菖蒲四挂松崖。

一整天，枪声回荡山谷，惊扰得鸟飞兽散。人夜，鬼子和伪军放火烧林，一处处火光熊熊，宿鸟哀啼，村村犬吠。

天阴得像一口黑锅，山洞里寒气袭人，菖蒲只穿一身单衣单裤，瑟瑟发抖。柳黄鹂儿把她的蓝花土布衫子投过来，说：“你贴身穿上。”

菖蒲知道，她只剩下了一条围胸，便又把蓝花土布衫子投过去，说：“冻僵了你。”

“我披挂着一身盔甲！”柳黄鹂儿笑着又投回来。“跑马卖艺，赶上风雪阴寒天气，蹲破庙，钻草垛，我冻出了茧子。”

菖蒲接到手中，又投回去，笑道：“我也想练出金钟罩，铁布衫。”

柳黄鹂儿扑了过来，带着一股暖烘烘的紫丁香气息，把菖蒲紧紧地箍住。

黎明前，青石板上冰冻透骨，菖蒲和柳黄鹂儿躺不住了，又相依相偎而坐。

挂松崖下，林火在山风中忽明忽灭，鬼子和伪军扎了营，重重包围牛栏山。

“我们不能被围空山……”菖蒲沉思地说，“一处处火光，正给我们指明出路。

柳黄鹂儿跳起来，说：“我先下山，打探消息。”

菖蒲摇头说：“你单枪匹马，我怎么放心？还是结伴而行。”

“你挂了花，行走不便，反倒累赘了我。”

“可是，你一个孤身女子……”

柳黄鹂儿咯咯笑道：“谈古论今，说文解字，我这个跑马卖艺的野丫头，比不了你这位满腹文章的大学生；人死出生，逢凶化吉，你这位满腹文章的大学生，可就比不了我这个跑马卖艺的野丫头啦。”

菖蒲只得同意，说：“但愿你能找到大力和长春他们。”

“咱们就在牛栏山占山为王！”柳黄鹂儿耍笑地说，“我就是你的压寨夫人。”

“咱们聚集了人马，投奔共产党去。”天像泼墨似地黑下来，菖蒲挥了挥手，“趁黎明前的黑暗快走，一会儿就天亮了。”

柳黄鹂儿伸了伸腰，踢了踢腿，持了个旋子，一片流云似地消逝了。

只剩下菖蒲一人，忽然感到空空落落，阵阵悲凉上心头，闭上了眼睛；迷朦中，吹进一阵微风，睁眼一看，柳黄鹂儿去而复返。

“难出重围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我的心拴在了你的身上，回来再看你一眼……”柳黄鹂儿呜咽着投入他的怀抱。

“这可真是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！”菖蒲沉下脸说，“早去早回，我变成石头也等你归来。”

柳黄鹂儿破涕而笑，这才展翅下山。

熊大力和金碾子三出三进萍水城，没有找见菖蒲；而且，寡不敌众，只得撤退。

跑出十几里，二人穿过一块漫漫高粱地，便是一条大车道；半里外，疏疏落落的桑、枣、榆、槐中，掩映着一个小小的锅伙。他俩正想跑过去，歇一歇脚，喘一喘气，忽见一个头戴破斗笠的农民，牵着两头膘肥腿壮的大骡子，柳枝抽打着，从锅伙里慌慌张张地跑出来。

金碾子三步两步迎上去，作了个大揖，说：“大哥，兄弟火烧眉毛尖儿，想借你这两头骡子骑骑。”

那农民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满身血污的大汉拦路，吓得咕咚双膝跪倒，说：“好汉爷，这两头骡子是东家存放在我这儿的；大兵来了，我扔下妻儿老小，只带它们逃了出来。”

熊大力上前把他搀起来，和气地说：“大哥，我们也是穷苦人，不是万般无奈，也不忍叫你为难。”

那农民哭道：“好汉爷，这两头牲口是东家的一双眼珠子，您们拉走，他不饶我呀！”

听您们说话，菩萨心肠儿，那就高抬贵手，把我放生了吧？”

金碾子起了火，一把扯住两条缰绳，吼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房顶开门，六亲不认！”

你见死不救，就怪不得我手黑心狠。”

熊大力的口气也硬起来，说：“榆木脑壳不开窍！你帮我们这个忙，等你遇到急难，我们也给你两肋插刀。”

那农民又跪下来，抱住熊大力的脚踝骨，直着脖子哀叫道：“好汉爷，您们一定要拉走这两头骡子，那就先把我杀了吧！免得我眼瞧着一家人遭罪。”

“大力哥，破子哥，不许违犯菖蒲的约法三章！”

高粱地中，一个清脆的嗓音断喝一声，柳黄鹂儿从天而降。

“柳妹子，你还活着！”熊大力又惊又喜，“菖蒲呢？”

“他在等你们归队！”柳黄鹂儿脸上像下了霜，“不在他的身边，你们就知法犯法，拦路抢劫吗？”

“这叫火上房，不拘礼！”金碾子怒冲冲地说，“菖蒲兄弟还活着，我更要骑上骡子赶快去找他。”

“你敢！”柳黄鹂儿一手拔出枪，一手拔出匕首，“咱们败了，更要珍重名声；不失民心，才能重整旗鼓。”

金碾子跺了跺脚，只得撒手。

一阵乱枪，大道上传来追兵的脚步声，柳黄鹂儿、熊大力和金碾子急忙钻进高粱地，趴在浓密的豆丛下。

追兵截住了那个农民，呼喝道：“看见从萍水城里跑出来的民众自卫军没有？”

“没……没看见……”那农民哆哩哆嗦地答道。

“妈的，你就是民众自卫军！”追兵拳打脚踢。

那农民疼痛大叫：“长官，饶命！我看见了三个。”

柳黄鹂儿向熊大力和金碾子递了个眼色，三人端起枪，只要追兵一进

高粱地，就把他们撂倒。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顺这条大道，跑没影儿了。”

“带我们去找！”

“他们跑得鸟儿飞似的，怎么追得上呀？”

“你不带路，就拿你交差！”追兵动手捆绑。

那农民放声大哭：“长官，您们把我带走，我一家老小就活不成了。”

柳黄鹂儿听出，追兵不过三四个，又朝熊大力和金碾子一努嘴儿，三人悄悄往外爬，准备突然袭击那几个追兵，搭救那个农民。

几个追兵似乎另打起了主意，问道：“你在哪儿住？”

“家里都有什么人？”

“一个七十岁的老娘，还有一个老婆，俩闺女。”

“闺女多大啦？”

“大的八岁，小的还在怀里吃奶。”

“你那娘儿们呢？”

“二十一”

“虽说是残花败柳，到底还没有老掉了牙！”一个追兵嬉皮笑脸地说。

一个追兵马上说：“我们不追逃犯了，到你家去做客。”

“穷家破舍，吃糠咽菜，招待不起贵人呀！”那农民哀求着。

“我们水米不扰。”又一个追兵色迷迷地说，“还要积德行善，给你种下个儿子。”

“不能，不能，天理不容呀！”那农民哭号起来。

“给脸不要脸！”另一个追兵骂道，“不吃没味儿不上膘，打死你这个贱坯子！”枪托子像雨点般捣下来。

柳黄鹂儿气得七窍生烟，恨得咬碎银牙，嗖地从高粱地里跳出来，匕首像一道寒光投过去，结果了一个追兵的狗命；熊大力和金碾子也抽出背后大刀，削掉了两个追兵的脑壳；剩下一个想跑，那农民扑上去拦腰抱住，熊大力拧断了他的脖子。

柳黄鹂儿面带歉色，说：“大哥，为了遮掩我们，你受苦了；快牵着牲口，躲到严密的地方去。”

那农民连磕了三个响头，扑簌簌淌下泪来，说：“三位救命恩人，骑上这两头骡子，快快远走高飞吧！”

这时，熊大力和金碾子从四具死尸上摘下枪支子弹，又搜出七八十块银元，说：“大哥一片真心，我们也就实受了。东家欺侮你，我们找他算账；这点钱，留你过日子。”

那农民摘下斗笠装银元，哭着说：“老言古语：‘顺民者昌’，我们全家老小供长生牌，烧福寿香，求老天爷保佑你们一路平安。”说罢，千恩万谢而去。

熊大力和金碾子一人牵一头骡子，喜兴兴地说：“柳妹子，这两头骡子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，快带我们去跟菖蒲兄弟大团圆吧！”

“菖蒲吩咐我找齐你们几个人……”柳黄鹂儿皱着眉头想了想，“你俩骑骡子上盘山，到挂松崖上跟菖蒲相会，我还要找到长春和小藕。”

“我们这两个一脚踢死牛的大汉子，怎么能叫你这个姑娘家在兵荒马乱里闯？”金碾子吵嚷着，“你回山，我们去找那一对小鸳鸯。”

“碾子跟随柳妹子，回山护卫菖蒲兄弟要紧！”熊大力下令，“我踏破铁鞋，海底捞针，也要把长春和小藕找到。”

“我不跟你兵分两路。”金碾子撅着嘴，“你是孟良，我是焦赞；焦不离孟，孟不离焦。”

“这是军令！”熊大力大喝道，“眼前我是你的队长，不是你的大哥，令下如山倒。”

金碾子不敢犟嘴，说：“那就给你留下一头骡子，我给柳妹子赶脚，唱一出千里送京娘。”

他们正要离去，桑、枣、榆、槐掩映中的锅伙那边，忽然又枪声四起。

刚才那个农民，身背七十岁的老娘，他那个三十一岁的女人，怀抱着吃奶的小女儿，手拎着八岁的大女儿，跟头流星逃出来。

“大哥，怎么回事儿？”柳黄鹂儿问道。

“三位……救命恩人，赶快……赶快……”那农民气喘嘘嘘，上气不接下气，“六七个追兵，包围了……草料房，草料房里……不知什么时候……躲藏着小两口儿……”

七十岁的老娘说：“花枝似的小媳妇。”

三十一岁的女人说：“那个小伙儿更俊秀。”

熊大力和金碾子说：“必是长春和小藕！”

“不管是谁，不能见死不救！”

柳黄鹂儿一挥手，三人钻进高粱地，沿着田垄，直奔锅伙。

二十九

柳长春和郑小藕冲出北门，渡过护城河，跑了一程，钻进一片苇塘里。

“歇……歇一会儿吧！”郑小藕那浸血的小衫里，胸脯一起一伏，像把两只花胡不拉鸟儿窝藏在怀里。

柳长春擦了把汗，说：“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找一找姐姐跟菖蒲大哥。”

“你放心吧！”郑小藕嘻笑着说：“菖蒲大哥有姐姐保驾，就好比孙悟空护送唐僧取经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”

柳长春只得在她身边坐下来，郑小藕撒娇地头枕在柳长春的肩膀上。

喘了喘气，柳长春心神不宁地说：“这儿不能久停，赶紧走。”

“咱俩洗洗脸，洗洗身子，洗洗衣裳，干干净净上路。”

“什么时候呀，你倒有心思梳妆打扮？”

“有勇无谋！”郑小藕伸出手指，戳了一下柳长春的额头，“光头净脸，穿着齐整，遇见追兵躲闪不及。把枪往草棵树丛里一插，装作过路行人，蒙哄过去。”

“算你足智多谋！”柳长春叹了口气，不情愿也得依了她。

俩人钻进芦苇深处，洗净头上脚下的血污，郑小藕又淘洗衣裳上的血渍。柳长春的紫花布裤褂，郑小藕的红袄绿裤和绣花兜肚，都洗出了本色，晾晒在芦苇上。

一队追兵从苇塘外路过，都要敲山震虎喊两声，虚张声势打几枪，

苇叶乱溅，水鸟纷飞。郑小藕假装害怕，搂紧柳长春沉下水；追兵过去，露出身子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柳长春脸臊得通红，郑小藕捂住嘴吃吃笑。

一阵大风，芦苇倒伏，郑小藕的绣花兜肚被吹上了天。

“好大一只花脖儿鹭鸶！”路过苇塘外的追兵喊道。

“花蝴蝶风筝！”

“娘儿们家的兜肚！”

砰，砰，砰！郑小藕的绣花兜肚像天女散花，乱纷纷飘落下来。

“苇塘里有娘儿们！”

“搜呀！”

追兵一窝蜂冲进苇塘。

柳长春和郑小藕匆匆忙忙穿上半湿不干的衣裳，从苇塘一角溜出去，钻进蓬蒿丛和柳棵子地；一路走走藏藏，藏藏走走，眼前出现一座锅伙。

这个锅伙，座落在一道绵延起伏的沙岗上，临时搭起几溜柳枝糊泥巴的棚屋，便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。这里原是一块寸草不生的荒地，有个地头蛇给县太爷送去五十两云土，就领下了一张开垦文书。不过，本地的农民，都知道给地头蛇开荒，十成有九成九要吃亏上当，最后是两手空空如也，两眼泪水汪汪；所以，尽管地头蛇四处贴满了招租告示，也没有人前来承租。地头蛇只得另打主意，打发狗腿子到大道路口，河边渡头，招揽外乡逃荒的难民。他们甜言蜜语，天花乱坠，将不明真相的难民诱骗而来，一写就是三年租契。三年后，这些难民受尽了敲骨吸髓的盘剥压榨，好不容易熬到了头，却是分文无得，粒米不剩，赤手握空拳。真个是来时逃荒而来，去时逃荒而去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这座锅伙送走迎来一拨又一拨上当受骗的难民，寸草不生的荒地里却变成了米粮满仓，花果满园的良田。

柳长春和郑小藕逃进锅伙，四下张望，只见猪圈、羊栏、磨棚。牲口棚和草厦子连成一片，都不是藏身之处；又怕连累锅伙里的住户，便躲进了跟草厦子相邻的草料房。

草料房里，靠后墙有个炒马料和熬猪食的大灶，灶上一口大锅，灶旁一口大缸，缸里能盛二十挑水。

俩人走得口干舌燥，手扶缸沿，探下身子，扎下头去大喝一气。

柳长春直起腰，抹了抹嘴上的水珠，说：“不怕慢，就怕站，还得走。”

郑小藕双手搂住咕咕叫的肚子，苦着脸儿说：“我饿了。”

隔壁，有个巴掌大的小院落，他俩跳过篱笆，屋里有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，一位三十岁上下的大嫂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，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。老太太给郑小藕一个菜团子，大嫂子给柳长春一块玉米饼子，那女孩还给他俩一捧老虎眼红枣儿，俩人又回到草料房来吃。

吃得正香，枪声响了，俩人刚想冲出去，一阵冰雹似的子弹堵住了门。

“赶快藏起来！”郑小藕急赤白脸地说。

“藏到哪儿？”柳长春团团转。

郑小藕四下扫了一眼，跳上锅台，拔下大灶上的铁锅，说：“你快下去！”

“你呢？”

郑小藕一指墙角落的豆花囤，说：“你下灶，我钻囤。”

不容迟疑，柳长春只得跳下灶坑。郑小藕又将铁锅放回原处，从灶膛里掏出两把锅烟抹在脸上，就拿起水稍，从大缸里舀水，倒进大铁锅里。

一连倒了二十钎，铁锅里的水满了，郑小藕正要钻豆花围，两个追兵进来，喝道：“有民众自卫军没有？”

郑小藕翻了他们一眼，六月连阴天的脸色，棱棱角角的声音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我说没有，你们也不信；掘地三尺，你们搜吧！”

这两个家伙角角落落搜了个遍，人影不见；四只贼眼，在郑小藕那丰满的胸脯上溜来溜去，忽然奸笑道：“还得搜搜你！”

“搜我于什么？”郑小藕倒退了两步。

“逃犯藏在你怀里！”这两个家伙就要动手动脚。

叭！灶膛里射出一颗子弹，打躺了一个家伙。

郑小藕像一只翻天鹞子，扑到那个家伙身上，撕打起来。

“来人……”被柳长春打断了腿的家伙，向草料房门外爬去，“灶膛里……”

一颗子弹又从灶膛里射出来，这个家伙蹬了蹬腿儿，断了气。

“来人！草料房里……有个小娘们……”跟郑小藕厮打的那个家伙，扯着脖子狂吠。

郑小藕一口咬住他的喉咙，疼得他满地打滚儿。

“小藕，杀死他！”柳长春在灶坑里敲着锅底，“拔起铁锅把我放出来。”

郑小藕杀死那个家伙，自己也衣衫破碎，遍体鳞伤，四肢酸软无力；她挣扎着站起身，摇摇晃晃提起水筒，刚要从锅里舀水，又有三个追兵破门而入，三支枪瞄准了她。

她一出溜坐在地上，身子挡住灶门，冷冷地说：“开枪吧！一个换俩，我够本了。”

“便宜了你！”一个追兵阴森森地恶笑，“先把你扔进锅里洗个澡，再……”

这个家伙忽然张口结舌了，只觉得脊梁骨冒凉气，回头一看，背后站着一个满面杀气的女子，枪口顶在他的腰眼上。

那两个追兵身后，是两位顶天立地的大汉。

三个追兵三魂出了窍，软囊囊瘫倒了。

“姐姐！大力哥……流子……”郑小藕喊了一声，昏迷过去。

熊大力和金碾子把三个追兵捆成一串粽子，然后一个舀水，一个拔锅，柳长春从灶坑里一跃而出。

“把这三个家伙扔下去！”柳黄鹂儿命令道。

三个家伙鬼叫连天，被熊大力和金碾子填满了灶坑，熊大力又把铁锅翻了底，泰山压顶扣上去。

柳长春背起郑小藕，问柳黄鹂儿道：“姐姐，咱们奔哪儿走？”

“到挂松崖，跟你……姐夫会合。”柳黄鹂儿脸红得像海棠春雨，容光潋滟，“他带领咱们去找共产党。”

这一行人，抄近绕远，迂回曲折，跳出天罗地网，夜晚才到盘山；他们从悬崖峭壁的后坡，沿一线鸟道，向挂松崖攀登。

夏竞雄指挥的八路军挺进支队正在星夜北上，林壑和芳信儿率领的一支先头小分队，已经进入萍水县境。

1962年——1966年初稿

1979年10月——1981年11月重写

